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行 教授

失能的恐懼——一個研究生寫不出論文的反思



研究生：林依青 撰
中華民國 一百零四年 七月

謝 誌

早在 2012 年，那時我的論文正卡關，越急著找出自已如此混頓的原因，就越找不出來，有天靈機一動，想像自己已經完成論文，已經要寫謝誌的畫面，我就打了一篇謝誌了，現在回頭去看，覺得自己默默用了吸引力法則，所以我現在真的要寫謝誌了耶！

首先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型男恩師—王行老師，如果沒有您願意傾聽我、理解我，最後面質我，我不可能完成這本論文，不僅僅無法畢業，也意味著我這輩子永遠看不清我把自己奴化的過程，以及身為奴隸的我惡性循環的人生，雖然在寫出這篇論文之前，我已經經營了一個讓自己變成主人的事業，但是在書寫的過程和結束後，我更能成為我自己的真正的主人！一路上因為您的無施壓傾聽，讓我可以想說甚麼就說甚麼，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說：「那就混吧！人生難得有幾次機會可以讓你這麼混呢！」，那時真心覺得您太不負責任，現在我才知道，這句話是告訴我要去找尋自由的人生，要我放開那些綑綁住自己的枷鎖，我知道，您一定很喜歡我的論文！謝謝您在堅硬的制度中努力撐開一個小空間，讓我們得以喘氣，有個可以存活的空間。

接著要感謝我的口委—張菁芬老師，三年前，我腦中直覺性的搜尋我願意讓誰閱讀我故事的人，那時我還沒有勇氣找闕漢中老師，最後我選了個性與我相近的張菁芬老師，謝謝您真心告訴我您對我的想法，總是常想到在提論文計畫書時，您說：「我其實很意外依青會念研究所。」說真的，我也很意外！

我也十分感謝我的另一位口委陶蕃瀛老師，我以前不認識您，甚至沒聽過您的名字，一開始提論文計畫書時，我覺得您只是看在王行老師的面子上讓我順利通過，沒想到後來在提口試時，您花了許多時間告訴我您有多欣賞我的論文、您最喜歡的部分和印象深刻的部分，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原來做自己也會有人喜歡，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喜歡自己，老師，我真心喜歡我自己和我的論文。

這本論文寫了六年，感謝許多一起在研究所努力的學長姐和同學們，你們每

個人軟硬兼施的幫助我寫論文，另外我還要感謝政治大學郭志南前輩，謝謝你在完成碩士論文就把全文寄給我，我們素未謀面但您這樣無私，真的很鼓勵我；另外感謝思銘學長，從東吳老中青結緣後，總是覺得你有很多想法，沒想到在最後這個節骨眼，你鼓勵我，感謝你的用心。

一定要謝謝芳如，我們在研究所一起混，最後時刻我們也一起拼命博日子，那一個月的時間，我們都快得僵直性脊椎炎了，還說好一起去推拿，重要的口試日子也在同一天，恭喜我們兩個一起畢業，一輩子的好友。

感謝東吳社工系的幫忙，不論是老師、秘書或是助教，你們總是包容我、喜歡我，尤其是闕漢中老師，謝謝您在我大學時給我許多的機會成長，我才能有今天的能力和社工的人脈。

感謝學生住宿組幫助我，7年的住宿時間及2年的輔導員生涯，我只能感謝。

感謝建佑、大頭及許多的夥伴在我閉關時期，全力支持我，承受我的碎念，持續帶著團隊繼續前進，讓我可以非常安心、專注的在我的論文上面，現在我的目標—UFO 和論文都完成了，這都是因為有你們的支持和無私奉獻。

感謝智州，在閉關時期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煮飯、洗衣、掃拖地樣樣來，有時還得承受我的歇斯底里，真的謝謝你愛我。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你們在我心中真的很重要，謝謝你們總是最支持我，我的爸爸林志誠先生、我的媽媽蕭金玉小姐、我的哥哥林明智先生、我的外婆蕭黃銀澄小姐還有我的侄子林璟豐，我會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感謝你們、愛你們，這本論文我送給我自己和你們，謝謝。

依青 謹致

2015年9月

中文摘要

此篇研究是源自於我身為一個研究所學生卻寫不出論文的反思，我無法寫出一篇對社會工作具有價值的論文，於是因緣際會之下，開始用自我敘事的研究方法書寫自己無法寫出論文的文本，當一篇篇的生命故事的文本慢慢的從言語變成文字後，我也從中找到了一些我無法寫出我所期待論文的線索。

從探討研究生的社會角色為起點，慢慢的書寫出我的生活，提完論文計畫書後，事隔兩年，我才又繼續書寫兩年來我的工作經驗，從中發現了我如何從小就將自己奴化的過程，因為忙於作奴而將自身陷入困境。

最後當我從新再回頭檢視一次這些生命故事後，找回了我的回家之路。

關鍵字：自我敘事、奴隸、勞動者、回家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me, myself as a graduate student who cannot figure out what or which worth able topic to be written. Because of this reason, I began to do a self-narrative research on myself. When thoughts became words, slowly I found a few leads on why I could not write the thesis that I expected.

Begin from the role of graduate student, slowly the draft was telling about my life, it's been two years since I developed my thesis plan, after that it was telling about my work experience, from that it revealed the process of how I being a slave since a child; slave of busy scheduled work which result in pushing me into plight.

At the end, after I look back on these life events, I found my way home.

Keyword: self-narrative, slave, labor, home



目 錄

第一章、研究背景說明.....	1
第二章、問題意識.....	9
第一節、我的生活之一團購	9
第二節、我的生活之二—打工.....	15
第三節、我的生活之三—不像研究生的研究生.....	19
第四節、我的生活之四—雜	22
第五節、我的生活之五一在生活中社會工作的實踐	27
第三章、研究方向.....	33
第一節、我的社會工作觀點.....	33
第二節、研究方法的尋找	37
第三節、研究目的.....	40
第四章、書寫的困境.....	41
第一節、好難	41
第二節、安靜	46
第三節、對話.....	47

第五章、誤入地獄.....	58
第一節、理想的工作	58
第二節、在勞動中的挫敗	66
第三節、被壓垮的勞動者	70
第四節、最後一夜.....	75
第六章、柳暗花明.....	85
第一節、旁觀者.....	85
第二節、快樂的天堂奴隸	90
第三節、勞動者的幻想	102
第七章、看見自己.....	111
第一節、奴化的過程	111
第二節、主人與奴隸	123
第三節、回觀我的家	135
參考文獻.....	147

第一章、研究背景說明

我今年三年級，再過三個月左右正式升為碩四學生，研究所能念六年，其中包含休學兩年，所以如果我再不寫論文，就得休學了，看樣子我好像是被逼寫論文的，的確某個程度來說，我是被逼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這個主流社會要我做的這件事情，但是我也必須說這樣的限制有時候也是件好事，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要求，我想一輩子也沒想過要寫一本自己的書吧！

這幾年研究所生涯，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我了解很多事情不去做，不只是因為你不想做，還有很多的原因導致於你現在無法去做，我對論文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態，其實我一直都想寫論文，從一開始為了想快點畢業去找工作賺錢，然後想好好磨練自己，一直到現在我只想好好藉由論文好好認識自己。

有動機沒動力

雖然這三年也不是很認真，但是經由「偶爾」的跟老師見面，這幾年下來累積了很多文本，都不是些很了不起的文章，大概就是敘述或反思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和心情，雜七雜八的文本要整理實在是一個大工程，我一直很刻意的不想再去翻開那個資料夾，但是我又好想寫論文，我的心情和行為就一直如此矛盾—想寫論文又不去開資料夾、想寫論文又不去開資料夾、想寫論文又不去開資料夾，這樣的無限輪迴，令我很焦慮，而我總能找到許多理由來安慰我自己，我不是故意這樣逃避它。

不過時間是無情的，它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加上身邊其他的同學以及不斷迎接新的碩班學弟妹進來，我快抵擋不住那樣逼人的壓力了，我想，這樣下去好像也不是辦法，好吧！擒賊先擒王，不如我就來探究一下自己為什麼寫不出論文！然後再慢慢把這些事情排除掉，這樣我應該就能寫論文了吧！真是個很棒的方法！於是依舊繼續寫文本。

就這樣又過了幾個月，這個題目其實訂了很久，我非常有興趣，但我依舊沒辦法好好的把那些阻礙我寫論文的事務排除掉，到底為什麼？我意志不夠堅定？

我根本不想畢業？我害怕離開學校？到底是甚麼？我試圖找出原因，但過程不很順利，我對自己很失望！

也許我在研究所的命不該絕，我雖然寫不出論文，但我還是繼續生產一些文本以及厚著臉皮跟老師約見面，加上朋友不斷的鼓勵，我又覺得我再混一下好了，既然認真還是輸了，那就繼續在這個環境生活著，也許能讓我摸出些頭緒來，於是我繼續行政助理的工作、不斷的團購、不斷的跟朋友吃喝玩樂等等，我就是繼續生活著，又過了幾個月，有個機會能在學校工作，我很想去試試看，於是我也投了履歷，但我竟然發現我無法好好幫自己弄出一份履歷！天呀！我是人看人誇獎的林依青耶！怎麼能力這麼差！

最後我沒被錄取，有些失落，但是我發現我自己鬆了一口氣，為什麼？在學校工作一直是我生涯規劃裡一個既定的計畫，但之前我一直沒有很積極的爭取，而這次沒被錄取我也沒有很嚴重的打擊，太奇怪了，終於在我想破頭之前我想到了一—我很害怕—但我進去工作了，那些誇獎我的人會發現我能力原來沒這麼好，然後對我失望，然後我就傷了這些人的心，而他們的對我的看法也會深深的傷害我，因為，我真的好怕，讓人失望。

開了機又當機

碩二下學期，跟其他所有的同學差不多進度，我找了指導老師，也有個大致成形的題目，是有關青少年領域的，我大學時在社區的學校做了一個青少年陪讀方案；碩班實習一次去了青少年機構，當時我協助雙失少年的就業方案；另一次實習去了美國，剛好那邊的社區機構也在作一個青少年方案，機構教導青少年各種科學的技巧及觀念，寒暑假時由這些青少年帶著社區的小朋友認識科學，所以我寫青少年的論文合情合理，沒甚麼問題！但沒想到我會失敗！

開機

不愛念書的我難得的想動筆寫些東西，寫一本屬於自己的書，在實習時就曾經和甲教授談過要著筆的方向了，加上因為選修課程繳交了期末報告，已經將前三章的草稿非常粗糙的寫了出來，於是以此報告為基底，又順了稿子，就興致勃勃地與甲教授約了時間，談的過程十分開心，雖然還是要做修改，但不減我想寫論文的熱情呀！

正常運作中

第一章修到了第三次，依舊興致勃勃的，雖然一直沒辦法將我對青少年自我改變歷程的一些抽象概念寫得更加清楚，但是我有信心可以克服，覺得只需要一些時間或是知識。

沒想到有一天與教授見面時，教授對我說他有件事情想告訴我，但是怕會有些誤會，但他還是得跟我說，我看著老師有點猶豫的臉龐，我心虛的想，老師是不是要念我不夠認真或是都沒看書，內心非常焦慮，我應了聲看著他，老師接著說，甲教授：「依青呀，我覺得你寫的東西方向比較像敘事研究，我覺得你可以去找乙教授¹看看，然後有需要的話，我可以當你的口委…。」

我：「恩。」

離開教授的研究室，我並沒有很仔細的理解教授的話語，只是覺得多找一個教授聊聊也不錯，加上本來就有打算找乙教授當口委，也許趁著機會先接觸也好，於是就約了乙教授。

掃毒中

與乙教授談論的過程也蠻順利的，在論文的部分也有了一些啟發，而對於指導教授這一塊，乙教授對我說

乙教授：「重點不在於你寫得像不像敘事研究，而是你想不想寫敘事研究，也許

¹ 乙教授即為王行老師，在這邊由於筆者不想寫出甲和丙教授的姓名故用代號較一致。

甲教授也許是因為了解你，所以在對談的過程中他有發現你想往這方向寫，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想不想寫。所謂的指導教授，主要是要找一個可以跟你合得來，你們彼此可以聽得懂彼此的話語的人，這樣才能對你有所幫助。」

當機了!!

乙教授提供了兩本寫敘事的論文給我，然後我也很積極地找到了這兩本論文，當天晚上就翻閱了一下，然後……當機了！

那天是5月5日，我從5月6日開始瘋狂的玩「Facebook」²的農場遊戲³，每天從早玩到晚，不僅不想寫論文，也不想念社工師考試的書籍，甚至跟朋友吃飯時都覺得自己沒甚麼話題，連課外書也不看了，突然間好像對甚麼事情都不太感興趣，就是每天玩Facebook的農場遊戲。

為何焦慮又要玩下去？

我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每天回應人家的塗鴉牆⁴，回應我的塗鴉牆，種菜、施肥、收菜、養豬、養羊、養牛、養雞，然後不斷的闖過一關又一關的關卡，雖然自己也覺得沒甚麼意義，但是不能不玩，為什麼？

重複地做著玩遊戲的動作，滑鼠點個不停，留在研究室的學姐及同學拼命的寫論文，這段期間已經有一個人要提計畫書、有兩個也準備要提計畫書了，我很緊張、焦慮、徬徨，但是我停不下來，為什麼？

兩週後，研究室的學姐及同學開始勸說：「你玩遊戲有甚麼意義？」、「這有甚麼好玩的？」、「你怎麼了？」、「你要振作呀！」

又過了一週，研究室的學姐及同學開始使用激將法：「你再這樣下去畢不了業

² Facebook (NASDAQ : FB) 是一個起源於美國的社群網路服務網站，在台灣又稱臉書，於2004年開始流行。用戶可以建立個人專頁，添加其他用戶作為朋友並交換信息，包括自動更新及即時通知對方專頁。此外，用戶可以加入各種群組，例如工作場所、學校、學院或其他活動。

³ 農場遊戲是指Facebook此社群網站中，有遊戲廠商針對用戶設計的各式各樣的網路遊戲，其中包含：農場、養寵物、開店……等等。

⁴ 塗鴉牆只是facebook中每一用戶都有自己專屬的類似留言板的功能，此留言版會將用戶寫在自己留言板的狀態及時更新，也自動更新及即時更新用戶朋友的狀態，讓用戶可以即時與朋友互動。

「唷！」、「你這樣浪費時間乾脆去工作算了！」、「你不要再玩了，隨便去看一本書都比這個有幫助！」，甚至開始威脅我刪除遊戲。

再過了一週，研究室的學姐及同學開始嘗試用漠視我的方法：「不要理她，她這麼做只是想吸引我們的注意」、「我要先跟妳絕交，等妳開始寫論文才要跟妳說話」、「甲教授有在關心妳論文的狀況唷」，我都只是笑笑的。

我到底怎麼了？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玩遊戲沒甚麼意義，學不到甚麼東西，看一本書也許還能學到一些知識或常識、看一部電影還可以跟得上流行、看電視還可以跟這個世界接軌、出去逛街還能發現新奇的事物，但我就是一直玩遊戲。

我到底怎麼了？我也不知道。看見他們拼命的寫論文，討論有關論文的格式以及文獻時，我很羨慕；每次幫他們去圖書館還書時，沉重的不是手上的重量，而是心理的重量；當看見他們提計畫書或最後的口試時，很為他們開心，但一方面對我自己的零進度也緊張得要命，但我還是一直玩遊戲。

我到底怎麼了？我也不知道。在這段期間裡，我也曾試著要看書，但是當我一翻開書，我就開始想著我要跟乙教授討論甚麼，所以我蓋上了；我也曾經試著要繼續修改原有的稿子，但當我打開第一章，看了標題我就不想繼續了；我也曾經試著要換題目，但是最後終究被現在的題目困住；我也曾經試著要去找自己感興趣的東西，但是當我想去找的時候，卻發現我對甚麼都沒特別興趣了；我也曾經試著要去找自己想解答的議題，但是我卻走不出第一步，因為我不知道要去哪裡找；我也曾經試著要找甲、乙教授談談這個狀態，但是只要想到乙教授給我的書沒看，以及要去證實甲教授是不是不收我這個學生時，我又卻步了。

我到底怎麼了？我也不知道。

在這段時間我曾經到一個青少年機構幫忙帶團體，當我上完第一堂課，我發現我帶的團體沒甚麼內容！以前我帶團體時，常常很快地就可以知道要帶青少年們做甚麼，即便他們不想做，那就跟他們討論！但是我當下竟然沒任何想法，於是不斷的與那邊的社工聊天，試圖從中找到一些靈感；另外我也找了一位學姊聊，

但聊到最後學姊說：「依青，你之前不是也帶過青少年嗎？怎麼會沒甚麼想法？」

我：「恩，我也不知道，呵呵。」難道我對青少年其實沒興趣？

由於最後實在了無新意，但發現他們喜愛音樂，所以一堂課讓他們找歌曲跟大家分享，時間就過得很快；一堂我結合校內社團教他們玩樂器，時間也過得飛快，他們開心，我也很開心，因為當我看到他們練習那些他們有興趣的樂器，然後打不好也要繼續打，雖然我不太確定這只是他們上膩了機構的課程，覺得新鮮，抑或是真心喜愛，但我的就是覺得至少有機會滿足他們的表達性需求，心想，這已經是我所能作的了。

電池拔掉後再重新開機，Word⁵還是打不開

當有一天我一樣走到了研究室，卻發現公佈欄多了好多東西，一堆人要提計畫書和口試了，其中我的同學就佔了四個，我好吃驚！但依舊打開遊戲畫面。

晚上，一樣走青少年領域的某同學，神秘的說要讓我看一篇論文，當時我正在電腦教室玩遊戲(因為在研究室用筆電玩會被發現，就會被白眼)，於是當我看見那篇題目跟我十分相似的論文時，像是被雷打到一樣，某同學：「人家寫得出來，你為什麼不行？」我沒有很在意這句話，只是好好地看了一下這篇論文，但發現只是類似，而且他寫的很學術論文，但我當晚還是收菜、種菜，回宿舍睡覺了。

重新安裝 OFFICE⁶

也許驚嚇蠻有效果的，雖然還是不斷的收菜、種菜，但我在 6 月 14 日約談了在美國實習時的指導教授，丙教授，歷時一個小時，我從講不清楚，到後來有些澄清，然後發現我的狀態與我長期關注的青少年很類似，我們知道我們不要甚麼，但是不知道自己要甚麼；我們知道要念書、要工作對自己在社會上生存比較好，但是我們就是不想這麼做；我們知道玩遊戲或是吸毒或是援交未來可能會後悔，或者我們不知道我們會後悔，只是大家都說這些東西不好，但我們就是不做不行，

⁵ Microsoft Word 是微軟公司的一個收費文字處理應用程序，大眾通常簡稱為「Word」。

⁶ Microsoft Office 是一套由微軟公司開發的辦公軟體，它為 Microsoft Windows 和 Apple Macintosh 作業系統而開發。與辦公室應用程序一樣，它包括聯合的伺服器和基於網際網路的服務。

為什麼？

當天下午又約談了乙教授，非常誠實的跟教授說了我自從一個月前跟他談完後就甚麼事情也沒做，然後敘說了這一個月發生了甚麼事情以及我做了甚麼，教授大部分都沉默著，偶爾把狀態問得更深入一點，然後乙教授突然說：「放你自己一馬吧！」滔滔不絕的我就淚眼盈眶了，但還是繼續說，雖然我不太記得我說了甚麼，只是我很用力的不讓眼淚掉下來，然後又談了約 20 分鐘：

乙教授：「好好享受這段歷程，人生有幾次機會能讓你這樣混呀！要好好珍惜！」我有點混亂了，是說要好好的玩遊戲嗎？但一直玩遊戲下場會是甚麼？於是是很急躁的問教授：「混了然後呢？」

乙教授：「我也不知道你然後要怎麼樣，就看你要有怎麼樣的然後。」

聽到這句話，我心中其實默默地想說老師也太不負責任了，但是當我想到了之前帶青少年或是大學生一些反思的課程時，我好像也是這樣子對他們說的，我想那些人一定恨死我了！後來的 15 分鐘左右，我們談了許多的感受、環境對我的影響、重大事件對我的影響，然後結束，我與教授離開了督導室。

重新開機後

與兩個教授談完後，我決定要先把我這段期間的歷程先寫出來，拋開論文、青少年、指導教授……等等，當然我依舊繼續玩遊戲，去體驗甚麼叫做享受這個混的日子，雖然當我知道我在體驗時我就無法完全享受，但我嘗試著享受。

終於打到最後，當我重新看這這 3,179 個字⁷組合起來的歷程，我覺得有些害怕，覺得自己很誇張、離譜，好像浪費生命一個月，我好奢侈，我想就像乙教授對我的回饋：「妳很害怕被淘汰。」是的，但是我自己也好奇，既然害怕自己被淘汰，為何要一直玩遊戲呢？這樣不是更容易被世界淘汰嗎？這讓我思考幾個問題：一、應該要深思為何我要一直玩遊戲，混時間的方式有很多種，為何我偏偏選了這一種？

⁷ 3179 個字是筆者於 100/06/27 整理出自己這段受挫經驗文本的字數。

二、難道沒有可以一邊玩遊戲，又讓我不會被淘汰的方法嗎？

三、被世界淘汰會怎麼樣呢？

從這幾個問題延伸出來的問題是：

一、難道沒有別的研究生也跟我一樣處在這樣的處境嗎？

二、人知道怎麼做對於在這個社會上生存是較好的，但為何就想背道而馳？設定的目標之後為何無法執行？

然後呢？

似乎還是得面對現實，這段時間很空洞，我也不想再這樣下去，加上聽了一位學姊的口試，去了一趟花蓮參與了「敘說與行動探究研討會」，隔天當然也在花蓮趴趴走，回台北後發現身邊有些同學默默的隱瞞自己的寫論文的事實⁸，我有些害怕！開始有很多的不懂、有很多的情緒，想要一個人。

又開始想寫一些東西，在花蓮與海浪嬉戲以及撿石頭的時候，想了一下我想怎麼樣：

一、作個為什麼研究生不想寫論文的研究吧！

二、研究為何人們明知道應該要做甚麼事情比較好，卻無法去真正去執行，究竟是甚麼困住了我們。(也許以青少年為例？)

三、我想寫寫我自己，寫出我如何把自己困住的歷程。

當然，我沒有因此奮發圖強的狂寫論文，雖然找到了一條好像不錯的路，但總覺得似乎不是個時機，於是把它放著，繼續過我的生活。

⁸ 寫論文是研究生的正業，為何要默默的隱瞞自己寫論文的事實，依據筆者的觀點來說，完成論文對研究生來說是一件很有壓力的使命，尤其到了碩二學分都快修完的時候，不論老師、學長姐或同學都圍繞這個話題討論，所以會隱瞞有幾個原因：一、同儕團體通常會有競爭關係，深怕對方知道自己的進度被超過；二、由於不滿意自己正在整理的東西，所以不太敢讓同學們看，但若大家知道你寫好了都會想要參考，為了避免麻煩乾脆偷偷的寫；三、其實沒有刻意隱瞞，只是平常也許較不常見面或沒這麼多互動而不清楚對方狀況。

第二章、問題意識

不寫論文的我到底都在幹嘛？我也不知道？

我開始書寫我的生活，一則是因為我在書寫中找到了一些樂趣，一則是因為沒進度還是令人焦慮的，而在跟老師見面時總是要有些東西，有這些文本總是令人心安些，但是千萬別以為我會花很多時間整理這些文本，題材的部分很生活化，例如：打工、看的一部偶像劇、我和研究室之類的，有時候也會跟老師分享我看了哪一部偶像劇，真的很生活化，所有發生在我身邊的人事物、一句話、一個畫面、一個狀態，只要打動我的心，加上我沒偷懶大概就會變成我手下的文字，所以究竟不寫論文的我到底在幹嘛？

第一節、我的生活之一——團購

故事是這麼開始的，有個很熱心的女生，她⁹秉持著有福同享的原則，認為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的，所以有好東西絕對會與身邊的朋友分享，深怕別人沒享受到。

壹、阿嬤的芭樂

我有個很愛工作的阿嬤，阿嬤在彰化老家種芭樂，我覺得阿嬤種的芭樂實在太好吃，所以每次從彰化回台北念書時總會帶上一些，但是因為芭樂實在保存不易，若沒有放在冰箱很快就會軟掉，不脆就不好吃了，於是這個我就乾脆趁著芭樂還新鮮時，切給我在學校的朋友們吃，加上我與這些朋友們平常都會互相幫忙，所以我也很習慣每一次回彰化都會帶上幾顆分享給朋友們。

有一天，我的朋友們覺得真的太好吃，所以想買，但是我沒辦法帶上太多，所以她就詢問其他朋友們是否也要購買，大家一起買，然後平分運費較划算，沒想到一個找一個，一買就是一百顆，我超級開心，周末回家就告訴阿嬤這個消息，當然阿嬤也很開心，馬上就答應可以寄到台北，但是因為芭樂放不久，所以媽媽就提議星期二再寄到台北來就好，但是如此一來，這個龐大的工程就得落在阿嬤

⁹ 這邊用「她」而不用我，是筆者想讓讀者感覺是要讀一篇故事的引言。

和媽媽身上，我有些擔心，覺得這會造成她們一些負擔，因為阿嬤的年紀大了，而媽媽又是輕度肢障者，她的腳不是這麼方便，但是因為我已經答應大家了，只好勉為其難答應，並且先行做好一些像是找紙箱或聯繫貨運的準備工作，然後就回台北了。

到了星期三下午，芭樂寄來了，然後就是分裝的大工程了，由於不是專業配送，送來時還破掉，但是實在是太重了，只好跟系上借推車到綜合大樓分送，不過綜合大樓的電梯只有一台，然後很慢，大學生很多，完全坐不上去，等了半個多小時，我請人在一樓擋人才運送成功。

在分送前我還另外自己切了兩顆大芭樂，分送給其他朋友吃，邊分送又一邊有人說要訂，實在是覺得好驕傲！於是又接了訂單，沒想到原本只是想讓那些平常照顧我的媽媽姊姊們訂購，結果大家的購買力實在驚人，一個拉一個，訂貨量整個大增，看樣子勢必得分開運送了。

快要結束時，有個學姊眼尖看到了一個阿姨，她就拿了一個試吃品給她吃，問她要不要訂，結果她就開始評論：「這個芭樂很甜，但是不夠脆。」這時候就像熱情的大火遇到雪崩一樣，我心想：「只是給妳吃，又沒賺妳錢，我尊重妳可以講這句話，但我不想賣給妳」，當然我沒講出來，後來學姊又跟她說這是我阿嬤的芭樂，問她要不要買，她感覺就沒有很興趣的樣子，然後就說那買個四五顆好了，我沒回絕，就寫了下來，回研究室後，覺得很累人，因為剛剛到處跑來跑去，又一直講話，最後又遇到一個白目的美食評論家，心感覺有點沉重，以為只是最近太累的關係就沒再去在意這沉重的心。

星期四晚上有個學姊辦活動，她買了 30 顆芭樂當作餐後水果，結果當天另一個學姐打給我，我沒接到就回撥給她，她說：「本來有事情要找你幫忙，但現在已經解決囉！」，我就應了聲就要掛掉，她又說：「那個芭樂爛掉三顆耶！」心中一驚，於是趕快到箱子裡面檢查其他芭樂，果然有幾顆被悶壞，有一顆還爛掉，還

讓我在箱子裡看到蟲子，「Oh my god」¹⁰！我怎麼笨，因為芭樂送上来需要一天，而為了保護芭樂的完整性，會將芭樂的網子和袋子都不拆開直接運送，我應該要先把袋子拆開再封送給大家，而有些會晚幾天拿的人我應該要把這些芭樂冰起來，天呀！我真的蠻自責的，因為阿嬤這麼用心良苦種芭樂，還幫我寄送上来，我竟然這麼不細心，我開始很擔心會不會其他分送出去的也會有一樣的問題，這樣不僅阿嬤因此蒙上汙名，而我本來滿滿的好心，也會因此讓人家覺得我好像要賺錢又拿不好的東西來賣，當晚超級低潮的，覺得早知道就甚麼也別做就好了！

每次跟乙教授討論總會有些新發現，9月22日跟老師談的時候，開頭大概就講了10到15分鐘吧！感覺是一股腦地把這段日子累積的焦慮、壓力、委屈都講出來了，我在事前實在無法整理，所以在講的時候根本就亂七八糟，想到甚麼講甚麼，現在想起來都不太確定當天我到底是怎麼了，還好乙教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幾句話把我唬得一愣一愣¹¹。

說真的那天我有幾度都放空了幾秒鐘，還好我有種習慣是我不懂得一定會問，老師也真是好耐性，舉例再舉例，然後只記得後來老師看了幾次手錶，然後我有點急躁，因為我知道我好像可以寫一個東西，可是下次討論可能又是一個禮拜了，那會有好多天我都沒甚麼進度，後來不知道又跟老師說了甚麼，然後老師就主動約我下次討論，這是第一次老師這麼作耶，天呀，我是不是真的很嚴重了呀？不過約了時間好像就比較安定一些了。

回到研究室後，大家又會來到你的身邊關心你跟老師討論了甚麼，但是我還沒勇氣讓大家知道我和老師討論的東西，我絕對不是想偷偷寫論文，而是我真的是在整理自己呀！很多東西還在整理，連我都搞不懂，依老師的語言，這就是「出櫃」呀，但我都是以我都只是在跟老師聊天，聊我最近做了甚麼，然後他回應我，我沒說謊，真的是這樣，然後大家就會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看我，我也是笑笑。

¹⁰ Oh my god 是一句口頭用語，表示非常驚訝對方的意思。

¹¹ 王行老師表示一定得註解。人，對於自己崇拜或那些說的話語可以貼近你的心裡的人都有一些崇拜之意，而我蠻崇拜王行老師的，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我都覺得他說的蠻有道理並且可以對話，但是有一小部分我自己也沒想過或是沒想清楚，當王行老師說明了我的狀態或下了一些小結時，我當下會不自覺點頭，有時還會回應他，但回家想想又會覺得好像不完全是這樣。

貳、團購人際學

我想從這次的芭樂事件，研究我的人際經營模式，我第一次這麼分析我自己，因為感覺類似的經驗似乎重複發生，只是芭樂變成了雞腳凍、歸國禮物或是其他團購品，以前我總只是簡單覺得也許是太疲憊了，但是這次跟老師討論後我覺得實在太重要了，但我不知如何開始，於是先問問自己幾個問題：

一、為什麼要幫大家訂購芭樂？

因為當別人說好吃，我就會為阿嬤而驕傲，我希望阿嬤也能知道她種的芭樂不只是芭樂，是非常好吃的；另外則是想要把我覺得好吃的東西分享給大家，然後可以認識更多我還不熟悉的人。

二、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分送不讓大家自己來拿？

因為在學校我經常會麻煩很多人，所以現在把我覺得好的東西分享給他們，我無法送他們，我能做的就是以不賺錢然後直接送到他們手上，這是我的能力所即可以報答他們的。

三、為什麼在第一批分送時，要再切一些試吃品給其他人吃？

因為有些人我還不是太熟悉，我希望可以交到更多朋友，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也許我自以為在做人情給他們，未來我有需要幫忙或是他們有甚麼好康的也會想到我，所以我才邊發送邊切；另一點則是因為這次訂購很趕，我知道有些人這次沒訂到，所以我覺得既然要寄上來，不如就一次問齊，以免後續又要零零散散的寄上來，但這件事情應該是因為當我面對有人跟我說：「怎麼我沒跟到？」、「你怎麼沒問我？」之類的話語我就會覺得很抱歉，就會努力想要補償他，但是他們沒訂到又不是我故意不問他，一定是他當時不在位子上呀。

四、為什麼要接第二批訂單？

覺得再辛苦一次就好，未來就讓他們自己湊齊數量，直接以箱為單位寄上來較為方便，因為沒有固定的箱子，所以很難計算一箱會有幾顆芭樂，沒箱子這件事情也是很煩惱的事情，我希望透過這兩次的服務，能夠找到合適的箱子，可以簡化這個程序，也許還可以幫阿嬤賺錢，也讓我那失業在家的小舅舅賺點錢，讓他能透過協助阿嬤宅配芭樂來賺一點點錢，而非整天在家不工作。

五、你到底會常麻煩這些人甚麼？

其實說真的，我沒有常麻煩他們耶！因為我們並沒有業務上的接觸，而他們對我的印象也都蠻好的，我覺得應該是我希望跟這些人可以變成互助的朋友，但是說真的，我還真的不知道他們跟我之間有甚麼部分能夠互助的，除非我真的想當學校校長吧！

六、為什麼常常一片好心但最後都落得換來自己一身狼狽？

類似的例子在我生活中實在不勝枚舉，這次的芭樂大概是較鮮明的例子，因為每當我遇到這樣的事件時，我通常都會有一點小小抱怨，但是隔天就忘了，然後又不斷的重蹈覆轍，但是為何我常常這樣呢？我想除了一些客觀條件上像是比較不細心、不會想太多關於做這件事情的過程及後果以外，主觀上我想我真的非常重視我身邊的朋友對我的想法，我希望他們覺得我溫暖、熱心，然後是個值得交的朋友，如此一來，我們有困難就可以互相幫忙，彼此學習成長，由於不同年齡層、不同工作性質，我想我一定能學到很多。

關於這件事情，前晚與一個好友聊天時發現了一件事，我跟她分享我覺得我人緣也許並沒有這麼好的事情，然後她問我：「為什麼你會覺得人都是互相的？人都會禮尚往來？」我說這不是應該的嗎？就像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天我幫了你，下次我遇到困難，你應該也會幫忙」，但她說她並不是這樣的，她與人之間會保持距離，除非是很要好的朋友才會幫忙，今天她有困難她提

出，並不是逼迫朋友幫她，但是朋友還是幫忙她，她會很感謝，但是下次朋友有困難時，她會看自己狀況再決定要不要幫忙，一碼歸一碼，我有點驚訝，因為我從小大都如此認定，施行了這麼多年，也都沒甚麼問題，雖然常會吃虧，但是大人教我吃虧當作吃補，現在聽到這個說法有點衝擊！



第二節、我的生活之二——打工

差不多有一個月了，我正在知名連鎖麵包店打工。

我個人覺得大學生應該要自己賺錢養自己了，所以大學就再也沒跟家裡拿過錢，我的第一站是麵包店，老闆和老闆娘對工讀生很好，怕我們餓到，上班時店裡產品都可以吃，晚班可以帶隔天早餐走，平常買東西也打折，很照顧我們，也許是個性使然，我又很容易坐上了一個負責管理的角色，因為常常提問，所以常常有機會和老闆與老闆娘一起討論店內的規劃和事務的處理，最後儼然成了一個小店長，負責起算薪水、工讀生排班以及聚會的工作，真的非常開心，尤其大家感情都很好，唯一可以抱怨的就是薪水很少，我剛進去時薪才 85 元，一兩年後調成 90 元，在餐飲業工作很辛苦，因為你會把自己弄得髒兮兮的，身上的味道也會很重，晚上收班時更是疲憊，但是因為老闆和老闆娘對我們很好，所以也就這樣撐著了。

大三那年同學找我去咖啡廳，那時候也覺得自己應付得來，也想多賺點錢，於是就答應了，那邊不像麵包店油膩膩的，洗碗時還會有洗碗機，平常就端盤子和點餐，時薪有 100 元，員工餐也是廚師煮給我們吃的，老闆娘用料實在，所以這裡也成了我分辨食物有分成好吃和難吃的區別的啟蒙地。

到了升大四那年，我必須在這兩間店做抉擇，這樣時數才不會被分割，於是我就選了時薪 100 元，那時候，我覺得麵包店有兩個不錯的工讀生，加上我又想賺多一點錢，而在咖啡廳另一個地方工作比較不會這麼油膩膩，於是我就離開麵包店，決定前我跟老闆娘談過，她說她會尊重我，我知道她對我很失望，但我只是覺得時薪 100 元比較多，對我的生活較有幫助，那一年，我幾乎沒去過麵包店。

碩一的我一樣很忙碌，到了碩二發生了許多事，包含我發現自己的狀態越來越差、去了美國以及論文的打擊等等，讓我停下來看自己，而最近我覺得我的主體性有顯現出來了，我開始更知道我自己要甚麼、不要甚麼，想做甚麼、不想做甚麼，我活得更真實。

壹、還人情債

上個月接到麵包店老闆娘的電話，也是因為這個讓我重新想起當年的那個決定，我永遠都忘不掉那時候我做的那個決定，傷了我們彼此多麼深刻，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難過的，她目前正在外面的麵包店當主管，她說她非常缺人，問我能不能去幫她，我想了很久，決定可以先談談，我很喜歡目前的生活，我有很多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但是這輩子唯一的遺憾就是欠了她這個大人情，如果現在不還以後就沒機會還了，但是我不能花太多時間在還這個人情，剛好有個優質學妹想找工讀，於是那天就帶著她一起過去了，飛快地排完班，被凹了一些時間，但我覺得應該還可以接受，但心理壓力有點大，雖然晚上時間都保住了，但因為一個禮拜三天十個鐘頭，還是占去很多時間，但我也清楚說明我的狀態，無法因為打工而畢不了業，所以也保留一些彈性可以請假喬班，十月份去了一次店裡實習，大致上熟悉環境，沒跟其他人有太多接觸，下午空班時她帶著我出去吃飯，開始聊店內狀況，因為店裡其他工讀生年紀都比我小，最小有快滿 18 而已，再來就都是大學生，有些幹部也比我小，實在是有點害羞，但也許以前打工經歷多了，所以把觀察到的部分跟她討論。

十一月份開始正式工作，一個禮拜三天，所以也花了一些時間才把工作內容弄熟，也開始跟其他員工和師傅們熟識，我開始覺得這個工讀很有趣，以前常常很容易做到管理的位置，到了一個要負責的位置，所以要看得比較遠，現在因為我在這邊工讀只是為了還人情，所以我不介意薪水有多少，也不管有沒有升遷機會，因為我覺得我只是來幫忙的，所以跟大家處的很好，即便過了上班時間，看到大家在忙我也會繼續待一下，任何事情我都不太計較，這樣的角色真的很好玩，因為身為店內最菜的人，勢必會被叫來喚去，然後我也作的開心，他們也覺得我很好用，各取所需。

貳、職場人際觀察

一、店內的幹部說得一口好工作流程

店裡有個儲備幹部，但她沒辦法好好把一件事情完成，很會碎念，常常說得一口好的工作流程，她跟主管常常會有衝突，但主管是想栽培她的，於是主管跟我討論如何與她溝通的相關問題。

二、店內的老人只挑輕鬆的工作做

最近上班都是我跟另外一個妹妹一起搭配，她比我資深，當然我就聽命行事，11 點時就開始準備叫賣和切試吃給客人，這工作很累，因為要一直叫賣，身為菜鳥的我勢必要去站這個位置，當然沒甚麼問題。

下午我休息過後，店內只有一個櫃台，於是開始整理店內麵包，那個妹妹一看到我在整理麵包，就默默從外賣的位置走進來問我會不會烤牛奶棒，我想她一定是要把我趕出去烤牛奶棒兼叫賣，我回她說當然會呀，今天早上不是都是我在烤的呀，我微笑得看著她，但我沒有停下手邊工作，她有點心虛的問我可不可以站在外面烤牛奶棒和叫賣，我微笑的看著她，說好，那實我内心瘋狂大笑，我覺得我可以看穿她想作輕鬆工作的心情。

三、資深人員們當起老師時就變得很專業

主管和幹部一起打我主意，想叫我排開店班，我個人是覺得沒甚麼差別，是從十點上班變成九點上班而已，因為我打工的時間就不進研究室，所以工作時間提早一小時對我而言並沒有太大影響，所以他們只要在店內時，都會讓我在店內學習結帳或做一些雜務，不用出去店外叫賣，看著一些新人羨慕的眼光，我就覺得實在太有趣了，我堅信我是在這邊上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課程，我仔細觀察著這些人和這個環境間的互動。

有天早上妹妹叫我出去烤牛奶棒時，主管就說要她去烤，要讓我在櫃檯學習，我看到那個妹妹有短暫錯愕，幹部後來改口說，因為現在離峰時段，所以

要讓我練習在店內的工作，尖峰時段時再換她進來，她看了一下我，不情願的說好，後來幹部到樓上休息，妹妹還是待在店裡，變得非常勤快，她一邊整理貨品一邊對我說：「我還是不放心店裡，我先把這些東西弄好再出去。」我真的很抱歉，因為我又在內心狂笑了，因為整理好東西大概差不多要尖峰時段了！

後來結帳時有點錯誤，妹妹用比平常認真十倍的語氣，嚴肅的在客人和師傅面前，告訴我哪裡做錯了之類的，我知道這是一種學習，但是因為她的表現實在跟平常不太一樣，現在認真許多，我突然覺得似乎當了前輩或老師後好像都會變得專業，尤其指導後輩時更顯她的地位，但是真的覺得太好笑，因為她教我的那些流程，她平常也不會做到這麼細緻，我心情愉悅，覺得這裡真是一個調劑身心的好地方！

目前為止在那邊的工作都很愉快，雖然身體會疲憊，但是心靈卻是很開心，因為每天上班都可以觀察很多東西，不僅是同事們，也常會遇到有趣的客人，我尤其喜歡切試吃品給路人吃，因為感覺很像免費請別人吃東西，也可以觀察那些人會拿試吃品、誰會因試吃品而進店、上班時間都是誰來買麵包、路人的動態，我覺得我在上社研法。

打工的事情我沒讓朋友們知道，怕知道的話若來探班，這樣我與主管的關係可能就會被店內的人知道了，這樣一來會很麻煩，加上我實在很懶得跟一些只想八卦而非真正關心你的人，解釋為什麼我要去打工的事情，所以我保密著！

這個人情要還到何時？我不是看不出來主管想把我拉成店長甚至更高，但是這樣的生活不是我要的，我並不想在下班後還擔心店裡業績，看到主管這麼疲於奔命，我就害怕；另外我也不想耗損我的身體，所以我不會想在這邊久留，但為了還人情債，我還是在留下幫忙一陣子，幫忙她觀察其他人，然後討論合適的方案，期待幫店內更快上軌道，平穩之後我就可以離開，但到底到甚麼時候才是達標呢？目前我也還在評估中，因為它目前在這邊沒有對我的生活有影響，還可以繼續觀察，我把停損點設定在碩士畢業，但會再評估。

第三節、我的生活之三—不像研究生的研究生

壹、考上研究所只是為了要畢業？

「你現在在做甚麼呀？」

「念研究所。」

「念哪裡呀？甚麼科系呀？」

「東吳社工所。」

「哇，好有愛心唷！幾年級啦！」

「碩三了。」

「研究所要念三年唷？」

「差不多兩年半到三年。」

「那快畢業了吧！」

「恩……」

類似的對話在生活中屢見不鮮，以前總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現在我回答的很好！從碩二開始就有好多這樣類似的問題出現，我的歷程大概是：

一、一開始心虛並官腔的回答：「有呀，有大概在構思，之前的題目不太合適，希望碩三可以畢業啦！」

二、到了似懂非懂了解我的狀態的意義：「喔！我現在正在找題目呀！我有在跟老師談呀！到時候一寫就會很快了。」

現在，我站得穩穩地，有幾種回答方式：

一、圈內人¹²/大眾¹³願意聽版本1

我正在理解我的狀態，我的人生，我不想論文只是一本書，我花這麼多心思去寫它，希望它對我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它要能幫助我更認識自己！

二、圈內人/大眾願意聽一半版本：

¹²圈內人：屬於學術殿堂內的人，像是同學、老師、學弟妹，或是其他學校研究生、大學生等等。

¹³大眾：不屬於圈內人的人

喔，還好啦！就跟老師多聊聊囉！

三、大眾隨便問問版本：

恩，差不多啦！就這樣。

這樣的經驗到了碩三，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也讓我有了一個好大的疑惑：念研究所難道就只是為了畢業嗎？

貳、為何要考研究所？

大四的時候冥冥之中讓我被考上了研究所，其實我一開始還真的不知道為何而唸，但我就真的不是為了不想進入社會而唸研究所的！但我也解釋不出個甚麼鬼來，我只是覺得，未來基本學歷會是碩士，現在不唸以後我根本不會唸啦！我真的不是念書的料子，所以即便上了研究所我還是作我習慣做的事情，打工、交朋友……等等，直到去了美國，也發生了一次寫論文失敗的經驗，讓我有機會重新去看我的人生，而我希望我的論文陪著我，我希望當我完成它時，我會常常再打開它，因為它就是我的其中一面鏡子，所以我想我會寫很久，畢業是我的一個目的，但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最近學會了一件事情，能懂得或是願意聽的人，我會跟他們說故事；對於並沒有很想懂、不太願意聽以及隨口問問的人，就算了吧！以前總認為只要我好好解釋他們就能懂，如果他們不懂，代表我問的方法錯了，但是我卻忽略了一件事，「懂我」這件事情是不是他們的需求，這就牽扯到需求評估啦！如果並非他們的需求，我何不把這些時間及力氣留給我自己或是那些想懂我的人呢？我覺得很有道理！其實有些很頻繁出現的對話我真的很想這麼作：

一、對話一：

「你現在在做甚麼呀？」

「正在念研究所。」

「念哪裡呀？」

「東吳。」

「甚麼科系呀？」

「社工。」

「哇，好有愛心唷！」

「社工並沒有很有愛心，搞清楚！」

二、對話二：

「你現在在做甚麼呀？」

「念研究所。」

「念哪裡呀？」

「東吳。」

「私立的齁？」

「對呀！私立是怎樣！」

三、對話三：

「你現在在做甚麼呀？」

「正在念研究所。」

「念哪裡呀？」

「東吳。」

「甚麼科系呀？」

「社工。」

「幾年級啦！」

「碩三了。」

「研究所要念三年唷？」

「關你屁事！」

參、不務正業的研究生

研究生的正業是甚麼？研究生的唯一是甚麼？研究生的生活是甚麼？答案永遠都是論文！

我不是一個貪心的人，我只是希望我的人生可以比普通人特別一點點就好，真的，一點點就好！我朋友只要比普通人多一點點就好；我的專長只要比別人多一個就好；我賺的錢只要比別人多一點點就好，這樣，很奢望嗎？我只是希望我未來的生存條件能夠比別人好一點點就好，一切只是為了生存呀！

現在的我實在是長得太奇怪了，不寫論文、不找指導老師，每天團購、跟朋友吃飯、看中醫，到底是想要幹嘛？

最近王品有了一個新產業，它開了咖啡廳，然後有活動，買咖啡送布朗尼，我沒有愛喝咖啡，只是衝著王品和貪小便宜的心態下載了折價卷，然後又很擔心限量的布朗尼會被換完，所以我們決定要早點去，它七點開門，我和芳如¹⁴約了七點半在學校見面，再一起去買，但是當天我們都睡過頭，九點多才出發，一路上已經過了上班潮，沒有很塞，但是那間店在東區，很遠很遠，騎車大概也要二十幾分鐘，一路上沒有很多紅燈，直到我們快接近咖啡店時，我們停了一個很長的紅綠燈，然後我就笑了，對她說「我們真的很不務正業耶！」芳如疑惑的看著我，我說：「明明究室研究生，但我們不寫論文、也沒有指導教授，但是我們今天早起這麼拼命，竟然是為了買咖啡和布朗尼，超好笑的！」她聽完，我們兩個一起哈哈大笑。

第四節、我的生活之四—雜

壹、瑣事中的幸福感

今天覺得很快樂、很單純，我想我要的幸福就是這麼簡單吧！

一整天做了一些雜事，好好地把課群訂購的書準備好，等待明天學生繳錢拿

¹⁴ 芳如，本名林芳如，是筆者研究所同學，與筆者感情很好，也是我們同學中，到了碩三才提出論文計畫申請的一般生。

書；之前答應朋友幫她備份的結婚紀錄光碟也完成了；終於把碩班畢旅的照片蒐集完成，接下來只要等待大家來領取即可；這禮拜團購的芭樂數量和運送都已經聯繫完成；寄了張生日卡片給媽媽；中間不時跟同學聊個天，去系辦擾亂一下秘書和助教們，最後晚上跟一個朋友約了去吃我愛吃的蒙古火鍋，一天就結束了。

這一天，沒甚麼不一樣，但是要看見細緻的地方，才能得知特別的地方，我常常這樣過一天，但是總有不一樣的感受，今天我似乎抓到一些些細緻之處：

一、今天我關心了我的家人

昨天跟打電話跟媽媽說生日快樂，然後媽媽說了一句：「阿我又沒再過生日。」聽了覺得很心酸，媽媽可說是我們家的一家之主，她了解我們家每個人的個性、喜歡吃的東西、不喜歡的東西，只要有人住院都非她照顧不可，但是每年母親節我都不知道要送甚麼東西給她，我不知道她喜歡甚麼？不喜歡甚麼？掛掉電話那一刻，我有點難過，馬上就拿了一張寫著：「我真的好喜歡你，我想要我們永遠在一起」的卡片，寫上我對她的祝福，然後今天馬上寄出去，開心。

二、今天我把我對朋友的承諾兌現了

其實這件事情並沒有拖了很久，但她是個特別的朋友，原本我是她的客戶，她是我的髮型設計師，但是她懷孕後就邀我到她家看她和小孩子，我覺得當你會邀請一個朋友到家裡是已經到達某一種程度的信任了，我很意外她會在這樣每一個月剪頭髮的時間裡把我當成這樣程度的朋友，加上她的結婚紀錄只有一份，她問我能不能幫她備份，我答應後她就直接拿給我了，所以我覺得這份信賴讓我很開心！所以今天做完這件事，開心！

三、今天我把眾人交代給我的任務完成了

蒐集照片這件事情其實不是我自願的，是源自於之前謝師宴時我沒帶相機，但又很想得到當天照片，所以我就自願蒐集當天有帶相機同學的照片，以便讓我自己能擁有，後來大家也都會跟我要。

結果這次去了峇厘島，最後要上飛機前就有一個同學說我甚麼時候要蒐集照片，我不訝異，但是我也會覺得為什麼是我，但當下也就為了：「這樣我也能擁有其他人的照片」為理由說服我自己，但其實我應該想的是：「為何這件事情要我來做？」、「我想做嗎？」但是我學聰明了，當初會答應除了為了也能得到其他人的照片，我這次不自己一直催促某人交照片，我就固定在我們一起討論的聊天室內說誰還沒繳照片，讓同學看見他都會催促，輕鬆愉快，加上今天全部都蒐集完成，開心。

四、今天我把明天要準備的事情準備好了

我很喜歡提早準備好的感覺，因為我覺得人生總是充滿著意外及驚喜，我覺得當天急急忙忙的感覺會很焦躁，雖然今天花了一些時間在清點數量及聯繫書商，但是想到明天同學領書時我就不會手忙腳亂，而且可以思緒清楚的處理這件事情就讓人覺得開心。

五、今天我把大家眾所期待的芭樂麻煩的部分都溝通好了

對於芭樂事件有了一個重大突破，還記得那個最後吃芭樂的阿姨評論了一番我阿嬤的芭樂嗎？今天我因為擔心上禮拜計算數量時寫錯，所以就跑到各處室去確認每個人訂購的數量，結果遇到一個學姐(拿芭樂給阿姨吃的人)剛好也問組長要不要訂購，然後他就說：「這是她阿嬤種的，真的很甜很好吃，上次那個 XXX 吃完給人家嫌的亂七八糟的，她上次訂的那個芭樂也沒多好吃呀，最後還給人家訂了七顆，也是好笑，組長要一起訂嗎？」不論最後有沒有訂，聽完就是很爽！

六、今天我跟一個談得來的朋友一起晚餐了

我有很多聚會，真的停不下來，但是這禮拜的聚會很有質感唷！今天跟一個之前在美國認識的朋友約，其實我們也都是效率派的，星期六聊天就說有小禮物要送她，她也說她想吃好料的，當天就約了星期一晚上吃火鍋，我保證絕對好吃！她也爽快的答應了，但是關鍵來了：我沒有再約另外兩個朋友，以前我都會覺得

應該大家一起聚會比較熱鬧好玩，但是聚會變多後，發現大家都好難約，好忙碌，好像要請她來聚會還要拜託她，我不喜歡這種感覺，也覺得麻煩就沒做這個動作了，我心安理得。

這個朋友很好聊，我們亂七八糟聊了很多，然後我一直介紹這家店的特色，然後毫無形象大吃，她今天跟我說她喜歡跟我吃飯，因為好像甚麼事情也都不用管！我超級開心！

七、今天我吃了非常好吃的蒙古火鍋，老闆娘(學姊)也一直跟我們聊天。

很久沒吃蒙古火鍋了，因為我不喜歡一個人吃飯，但之前夏天大家聚餐都不愛火鍋，我就只好忍痛離開它一段時間，它是社工系學姐和她老公開的，真材實料絕對好吃，它不僅菜盤很健康，肉片海鮮也都超級新鮮，加上他們家的火鍋料不是外面賣的那種便宜貨，他們每一樣東西都是手做健康食材，吃起來超放心，而且學姊都不收服務費，今天還招待小東西和打小折，我是個吃飽就覺得開心，吃好吃的東西和吃飽就會覺得幸福的簡單人，然後今天因為太興奮，讓學姊一直來問我們好不好吃呀？夠不夠吃呀？不時拿些火鍋料過來招待一下，天呀，我怎麼可以這麼幸福，結果還聊到學姊想加入我團購的行列，實在是太開心了！

總而言之，今天會打這個日記，我是那個跟我吃飯的學姊看著滿嘴火鍋料、露出幸福笑容的我說：如果被你指導教授看到你這樣一定很感概，你若能把這樣積極的狀態用在寫論文有多好，所以我才突然想到好像也可以寫下今日紀錄，總而言之，今天真的很開心，雖然都是雜事，但是做完就覺得好幸福唷！

貳、從旅遊中學習獨立

2011年10月13日，我跑到上海了，因為美伶學姊¹⁵說她那時候在那邊出差，問了我們三個人要不要過去，她可以包吃包住，我們只要自行付機票錢即可，真的很吸引我，但是九月初剛去峇厘島，經濟好拮据呀！我不想因為去了而降低我現在混日子的生活品質，但是從峇厘島回來後經過再三考慮，還是去了，原因不

¹⁵ 美伶，筆者2010到美國實習時認識的學姐。

是包吃包住，住有可能，但怎麼可能包吃呀！去的原因是因為認識了一群來東吳交流的學生，他們剛好在上海，有個女生說可以接待我，於是抱持著非常難得的狀態下，而我又喜歡亂跑亂玩，就出發了！

這次的經驗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為何呢？這次我不像觀光客，我像個生活在那邊的人，也許是多虧了鄒瀅¹⁶，她才是那位真的包住包睡包玩的人，五天我都跟她在一起，她也是研究生，所以時間能自己掌握，正巧她未婚夫出差去了，所以那五天四夜我都在她家亂撒野，我跟她說我喜歡生活的感覺，所以我們逛菜市場、超市、夜市、小攤販，還在那邊上網拍買東西，我實在太愛這種生活了！我根本不像到了另一個國家，感覺就像我只是到了台灣的另一個城市罷了，我像極了那邊的人，我沒甚麼不同！

我們當然也去觀光景點，但是我想上海喜歡我吧！當我們去外灘、田子坊、蘇州、無錫，人都不多耶！鄒瀅說她也沒看過人這麼少的，她也很吃驚！只有去城隍廟附近時人超多，一堆觀光客，但因為我們在那邊跟美伶會合了，也是很幸運，那邊人很多，與美伶隨行的 Rinne 和 Dr.drew¹⁷想吃小籠包，去了南翔小籠包，人超級多的，但是後來發現它有分低消座位，美伶帶著我們直奔一人 150 人民幣低消的位置，只等了十分鐘，馬上入座，那一餐，我真的吃到快吐，也讓我覺得時間就是金錢呀！有錢真好~~~

每一次的旅遊，總是能獲得許多東西，其中這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要離開的前一晚，那天是他們所有曾來交流的學生要跟我吃飯的聚會，但因為那天下午我和鄒瀅帶著美伶和 Dr.drew 和 Rinne 去了屠牛場，晚上就在街道晃晃，然後就想說也帶著他們過去，我覺得心情好好，因為一邊是要歡迎我的朋友，一邊是我剛認識的朋友，我作為一個橋梁將他們連結起來了，真的令人愉快，但是因為陪著他們逛街，加上我和鄒瀅都是路癡，我們遲到了將近一個半鐘頭，當然，他們開始吃了，這時候都還很開心，直到當我發現其他幾個交流生跟 Dr.drew 對談如流，

¹⁶ 鄒瀅，她在 2010 從大陸的復旦大學來東吳交換的中文所學生，她來台灣期間認識她並熟識。

¹⁷ 兩位是美伶在美國的同事，同時與美伶出差到上海。

而我只能在旁邊觀賞陪笑時，打擊真的好大呀！他們談政治、法律、兩岸等等議題，老實說，我不是因為對這些沒興趣而聽不懂，我是完全不懂英文呀！下午跟鄒瀅才用破英文亂七八糟跟他們倆個聊天，晚上就發現高手，我發現我真的沒甚麼競爭力！老實說，沒啥實力！然後我就一直吃東西，看著他們放空。

後來到了要付帳的時候了，他們原本是要幫我接風的，所以就想連美伶他們三位也一起請客了，但三個大人堅持不肯，於是就讓大家交了 50 元，我其實也沒有很介意那 50 元，只是有些不懂他們的算法，因為我們最後要去搭輕軌時，幾個女孩就跑來找我了，她說他們本來真的很想請客的，但三個大人很堅持要自己付帳，所以就沒辦法了，但是我覺得有點奇怪：你們要請我，所以三個大人自行付帳後再扣掉我的其他人再平分即可；另一部分是先收我錢，然後最後再還我即可，不是嗎？突然想到他們會不會是也沒有很想請我，所以潛意識下做出這樣的行為呢？這就像我本來找了個題目，但是寫不出動機來，所以潛意識的跑去玩種菜遊戲一樣了，我覺得很有趣！

另一個衝擊我的是，我只大概坐了一個半小時的飛機就到了上海，一個半小時，我人都還回不到彰化；一個半小時，天呀，我平常怎麼過的呀？一個半小時我能到另一個國家去看她們長甚麼樣子、破除我許多對大陸的迷思，但我平常似乎虛度許多的一個半小時，我真奢侈呀！

第五節、我的生活之五 — 在生活中社會工作的實踐

壹、我要的生活

有次跟老師談一談，王行老師突然說他下周要帶學生去南投實習，問我要不要去，因為有個學姐在那邊，他說我平常在網路上種菜，不如真正下田看看吧！我覺得反正再糟也就這樣了，就答應了。

那天是時常鞭策我寫論文的亭儀載我去的，到了的時候，所有人都看著我，等待我問學姐一些問題，但我在開口前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學姊當初在抱持著沒有要畢業的狀況下寫出那本論文，我在想她對這本論文絕對有極複雜的情緒，所

以她會不會不想去談這本論文相關的事情呢？這導致了那時候我不知道該問甚麼問題的原因之一；另外這次的談話結束後讓我發現原來當初原本要寫的那個論文題目是我逼自己寫的，我想要早點畢業，所以讓自己去選了質化這個課程，的確這門課讓我得花時間去思考我要寫的題目，那段時間的開始我覺得很好。

只可惜一學期的課程的時間並沒有辦法讓我搞懂論文對我的意義，而直接進入了生產論文的生產線，感覺大家都這麼作的，於是跟著團體一起進入生產線了，到了期末也勉強交出極為粗糙的前三章，我那時候真是昧著良心，後來覺得那時候的期末報告我沒有很盡心盡力，但我想我寒假再努力些，一定可以順利提出口試計畫，是的，一切都只是想想，只是想想。

剛剛好就打在這個段落，就在剛剛我抬頭看到了王行老師借我的書《真實、真相、真理—人類文化探索之旅》，自從第二次討論後我就再也沒有打開這本書了，但就覺得放著會用到，但我突然不懂這三個字詞的意思了，只是腦子裡閃過一個想法：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可以跟朋友常常聚會，不論是單獨的或是團體的，而我想成為一個讓人信任的人，我願意傾聽他們的煩惱，以我自身之力去協助他們，抑或只是陪在他們身邊走過那些難關，然後我想要看很多書，然後可以以簡單易懂的故事跟我的朋友們聊天，交到更多更多的朋友，當他們迷失時，可以鼓勵他們看見自己，跟自己對話。

我笑了，我真的很喜歡做這些事情，當然去了美國之後我必須增加一項技能：要留點時間給自己，看看書、到處晃晃、學習新的知識，包括中醫、瑜伽等等，這是我要的生活！

我的確在我的生活中做這些事情，但是我眼中看見的是：要有錢才能夠選擇自己要過的生活，如果沒錢只能過那種受人牽制的生活。我雖然存疑，但我的確從小就看見金錢有多麼重要：沒錢，你只能常常搬家；沒錢，你得厚臉皮住在媽媽的娘家；沒錢，你不能要求你有跟同學一樣的東西；沒錢，很多事都不能做！

但也很奇妙，我沒錢，但我還是出國了兩趟，只能說我生命中真的好多貴人

在幫忙，但是人生中究竟能有多少貴人呢？自己不努力就會有貴人掉下來幫你？可能有，但我覺得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我想賺很多錢，除了因為見識到社會的現實面，另一部分也加上了我也嘗過那種有錢可以做的事情，當我大學拼命打工時，有了一些錢，我不僅可以存錢，我可以隨時隨地跟同學去吃飯、買自己喜歡的東西，我可以不用斤斤計較每一筆支出。

當然我真的知道沒錢可以做的事情還是很多，我可以不用每次都跟朋友吃那種三四百塊的餐廳，吃個滷肉飯去公園聊天就好啦！但也要看對方願不願意在公園裡跟我敘舊，大家難得見一次面好像就覺得應該要找一間好吃有氣氛的店家，當然我還是會盡可能選擇較便宜的價格，但一頓下來也是要兩三百塊，所以我歸結出一個結論：我要得先賺到很多錢，買到了房子讓家人安心，然後才能開始過這樣我想要的生活，當然我也知道買了房子之後就能一勞永逸嗎？不太可能，就像 Maslow 的需求理論般，需求是一層一層的，當你滿足了一層你就會想要繼續往上爬，我想我會是這樣的，沒完沒了。

但我想我對自己有些自信，當我一步一步往上爬時，我還是會持續做著這些我愛的事情，我實在是一個無法自律的人，我沒辦法強迫自己瘋狂努力只為了工作，我其實也會偷空混混，只是那些我喜歡做的事情會因為我的工作而減少許多份量，但這不是一種雙贏的方法嗎？我之前是這麼覺得的，但現在我不太清楚？

貳、生活中的社會工作

2011 年 8 月 1 日，沒發生甚麼偉大的事情，只是這是暑假第一次找老師談談，今天的總體感想是：學而時習之、知行合一。

最近都在忙著跟別人聚會談話，連我自己都有些不舒服了，因為每天都出門實在是很花時間，連續一整個禮拜聚下來實在是有些累人，以後應該要好好排開才是，只是由於身邊兩個朋友最近有些誤會及相處上的困擾，已經有些嚴重了，於是我觉得這很重要，我就主動開始找兩位朋友談天，事情是這樣的，先簡介一下兩位的資料：甲，屬於公司的甲部門，做這個工作約兩年，在家裡排行老么；

乙：屬於公司的甲部門，但與甲業務不同，處於另一辦公室，在家裡排行老大。

最近由於公司的人事調動，乙轉換業務，跟甲相同業務，這個業務很特殊，是由四個小組組成，而共有四個人分別管理這四個小組，彼此間平時就各別管理自己的小組，偶爾也會有彼此間合作的情況，兩人在辦公室裡坐在隔壁，一開始感覺相處得不錯，直到某天因為乙管理的小組發生了一些變化，乙發現原本的小組長目前沒有能力去帶領小組，並且可能還變成了乙帶領小組的阻力，於是同辦公室的大家都一起合力幫乙想辦法，當然乙也都聽進去了，但她也有自己的思考，於是她並未立刻地做出這個決定。

甲又問乙是否已經決定時，甲說想要再跟其他前輩們談談，甲就認為乙輕忽了自己給的意見，所以遲遲沒有行動，隔閡就這麼產生了，甲和乙彼此都覺得不知道怎麼跟彼此相處，更搞不懂對方在想些甚麼。

大概的故事就如上述，但並沒有很重要，重點是我在這之間做了甚麼，一開始要介入是因為我也曾經是辦公室裡的一員，然後我算是蠻了解這間公司的生態，我持續的與這間公司保持良好的互動，所以我覺得我能夠也應該要介入，位甚麼？因為我的朋友有煩惱了，加上如果她們持續下去，也許會彼此都失去這段友誼，當然我最不希望的是當她們面臨這個難關時，在這樣混亂的狀態下放棄了一些東西，不管是自己、工作或是關係，所以我必須要進場。

一開始跟乙有很多的聯繫，我們會分享彼此的生活，包含三餐、聚會、學業、工作以及她與組員間的狀況，除了她與甲之間的關係，我也了解其他人對於乙遲遲下不了決心行動的看法，還有她與組員間相處的困難，在這段過程，乙哭了很多次，以前一起工作時從沒看見她哭，但在短短的幾個月，她流的淚水大概比她過去二十幾個年頭流的還多，很多時候我聽她講，有時候我分析整個狀況，有時候我講一些自己的感想，有時候提供一些建議，有時候我只能聽，我想這段歷程對我們彼此都很重要，因為我們在這樣的狀態下變得十分熟稔，我常開玩笑她結婚我一定是坐主位！

有一天我恰巧與甲在聊天，聊著聊著她也問起她不知道要怎麼與乙相處的問題，聊著聊著就開始聊她自己，雖然她有點抗拒，甚至是有些害怕，但我的技巧真是好，我們開啟了她自己本身的話題了，她開始說她對這份工作的看法、工作上的壓力、照顧後輩的壓力，然後她哭了，我抱抱她，跟她說不要怕，不是你的錯之類的。

對我來說，真相是甚麼不是那麼重要，我想真相就交給那些聰明的偵探就好，我這個腦袋不太適合努力去尋找一些線索或證據，去證明甚麼才是真正發生的事情，因為真的不重要，沒錯，他們彼此在詮釋這整件事情時，事情的次序以及發生的事情都是相同的，只是彼此的立場不一樣，只要當人要「再詮釋」某件事情時，那個就不會是我們所謂的真相，因為人及環境已經都不一樣了，而再詮釋時，常常也會發現我們會不自覺的加油添醋一番，但我們不是故意的，有時候我們只是相信我們那時候就是這樣做的！所以如果真的想找真相，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當她們再詮釋的過程中，我就像個聽故事的孩子，有時候問問題，有時候問問她們的感覺，有時候帶她們再去看自己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自己的狀態，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讓她們知道她們為什麼做出那樣的決定、那樣的行動以及情緒從何而來，因為唯有更了解自己，才能學會跟自己相處，才能知道怎麼跟別人相處。

我很高興在這段時間他們開始會去思考對方的立場，去想原來那時候她們是一個壓迫者，所以對方都會做出反擊的行為，但我更開心的是，甲開始跟我談夢想，那天我們去了一間咖啡廳，她選了一個角落的位置，我們聊了三個小時，她說她想在家鄉開一間自己的店，裡面擺著她最喜歡的飾品，當姊姊沒工作時可以來店裡工作，而她也可以就近照顧爸媽，然後存一些錢去日本、歐洲等等，然後她真的很想談戀愛，然後我接著開始說如果她真的要開店，我可以在他的夢想裡幫甚麼忙，我沒錢，但我認識開咖啡店的人、我也可以跟她去很多咖啡店坐坐看看、我人脈廣可以幫她廣告、我也認識美工很好的人可以做布置，那天的談話我

覺得很棒，但我確認自己不是自我感覺良好，那天我看到她眼睛稍微發亮了些！

甲一直沒甚麼自信，常把錯誤攬在自己身上，她坐在乙的旁邊，所以同事也就認定甲應該要了解乙的狀態，但甲壓力好大，因為她也不知道乙的狀態，最後她覺得不知道乙的狀態是她的錯，她應該要再積極去了解乙，但是當她要關心乙時，卻也常常被辦公室賦予的任務導致她沒辦法自然關懷，因為潛意識內她會覺得是乙害她必須關心她的！

乙常常很沉默，當她沉默時就是在思考，她思考都較為周延，但她想得很慢，所以當環境快速變化時，她會持續被逼迫著要決定，她生活圈很小，在台北無處可逃，所以她常跑回家鄉，她在家裡是老大，不論是管教弟弟妹妹或是做決定她都會參與，而她也不喜歡站在舞台上，她喜歡做幕後的黑手操弄著局勢，她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被照顧，她不習慣當妹妹！

一個是妹妹被逼著要當姊姊，一個是姊姊被迫要當妹妹，兩個人都在一個不情願的狀態下，當兩個人彼此遇見，就變成了面具的裂縫，面具一毀損，就會發現真正的她們，但人們必須要有這個面具才能安然地在現在的環境下生活，她們都很擔心但是卻又讓這道裂縫增大，我希望讓她們能夠修好這個面具，並且讓她們在自己一個人時，拿下面具看看鏡子裡的自己，然後再畫一個面具戴著，並且能讓自己在不同的環境戴上適合自己的面具。

我的生活大概就是這樣，除了打工養自己、服務大眾的團購、剩下的就是我在我的生活中一些雜務，一邊書寫一邊發現自己為何會去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去做某些事情；為何那時候我說了那句話、而不是另一句話；為何那時候我答應了？為何不是拒絕？這些很重要！但需要一定的耐心及時間，我似乎沒辦法這麼有耐心去對自己，我沒辦法回頭去看我自己寫的東西，但是跟別人討論這些事情我卻可以！重新再看一次這些東西，發現好像凡事都有所關聯，很多事情我無法切割，這些究竟跟我的論文有甚麼關係？我也不知道，但我想試著去了解。

第三章、研究方向

第一節、我的社會工作觀點

壹、我的研究生歷程

與社會工作的結緣要感謝這多元入學的方案，因為我實在不是個讀書的料子，最後竟然讓我申請上東吳社工系，我真是上輩子有積陰德呀！

其實我原本想念心理諮商，因為我好喜歡幫助別人，加上我在高中時又這麼愛跟別人聊天，我覺得心理諮商對我再合適不過了，那時候學校提供了那些要推甄申請的同學練習面試的服務，現在想想真是感謝那位幫我練習面試的老師。

當時練習面試時老師問我幾個問題：「你為什麼要念這個科系？」、「你為什麼選我們學校？」、「你覺得你有甚麼特質適合這個系？」之類的，於是在我滔滔不絕地敘述了我的答案後，那位老師在結束後跟我說，為什麼我不去念社工系？「社工系？」，經老師簡單講解，加上我上網搜尋了一下，突然覺得這個科系更好。

那時候我覺得既然兩個工作都可以幫助別人，但心理諮商只能在會談室進行，回到生活圈之後又是另一回事；而社工是可以拿政府的錢去幫助那些需要的人，多好的一個工作！而且我的生活中有好多需要被幫助的人，如果我念這個科系我就可以把資源給那些需要的人，而且是花政府的錢，多有意義呀！因為先解決了基本需求，才有辦法去想別的事情，太棒了，我要念這個科系！

決定之後身邊的人都有些不解，那時候社工這個行業似乎尚未普及大眾，我雖然也搞不清楚，也只能對外宣稱：社工有領薪水呀！然後工作內容大概就是拿政府的錢去幫助窮人，還不錯吧！

後來開始上大學，說真的我實在沒有很專注在課業上，但是對實務的投入可是沒少過！從大一的社會服務，大二、大三參與了系上的實驗課程—社區實作課群，大四還當了社區工作課程的助教，雖然報告和考試成績沒有很傑出，但是我是有努力的唷！

大學的我可是在社團活動和工讀兩個領域拓展的不錯呢！社團的部分我當了東吳大學第一屆國際志工的隊長，還領了教育部頒發的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的獎牌呢！而打工的部分我最厲害的紀錄是一份身兼七份工讀唷！

好的，回到主題，我從大一開始就有人開始問我：「你念社工系唷！那你以後要做什麼？」

大一：「恩…」

大二：「社工呀！」

大三：「有很多想要做的呀！」

大四：「念社工甚麼都能做呀！它就是在教我們現在沒被教導的東西—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在念大學時重新學會了，而現代人已經越來越多人忘了這個基本的概念了。」

一直到念了研究所，我想也許是命中注定，我有一股急於想證實自己能力的熱情，所以應該會直接工作，但卻在大四這一年選擇推甄研究所，那時候不是因為害怕面對現實，只有幾個理由：第一是我想留在台北，不然大學一畢業就得回彰化去了；第二是我覺得我的生活多采多姿，十分充實，但是我卻覺得有一點空虛，再多的打工、活動、聚會都填補不起來，我身體有好多好多東西，但是卻沒有好好整理歸類，我覺得快要爆炸，但是也因為空虛一直繼續填補東西！於是我也推甄了研究所。

我不太記得面試時老師問我甚麼，只記得闢老師問了類似為何我要念研究所的問題，然後我忘了我回甚麼，大概是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話語，最後闢老師說他覺得該讀的、該念的大學就都讀完了，而研究所應該是要好好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現在想想真是有道理，那時候心裡只想說：但我大學都沒再讀、沒再念耶，這樣我要整理甚麼？

最後幸運的備取上了研究所，我還是不太管課業，倒是上課不會打瞌睡了，但也僅只於此，我還是開開心心的在打工、跑社團，一直到了碩二上學期進機構

實習，本來以為我會非常有熱情，但是好像沒有，加上督導正就讀心理研究所，督導的重點幾乎都會回到我個人，那時候，我有點不知所措，然後我發現當焦點回到我自己本身時，我會有些緊張，但最後我還是沒有很多時間去探討這件事情，匆促地完成了實習；接著又到了美國另一段的實習，這次實習很特別，除了實習工作之外很多時間都是在作夥伴溝通和生活，這儀開始了我對個人空間的觀點、美伶叫我活出自己，美國的短暫生活也因為我有個很重視個人空間的室友，讓我有時間安靜下來聽自己的聲音。

好的，過程交代得很長，但我想是重要的，因為有了這些過程，加上我天生的個性使然，所以一直有人問我何時要畢業，想幫我介紹工作，除了直銷、保險之外，還有學校的工作等等，一開始其實蠻開心的，但到後來就覺得我也很懷疑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沒畢業，這些前面大概稍為交代一下了。

貳、專業跟生活之間的斷層

我一直有在參加東吳社工系的名叫老中青的系友團體，這個團體一開始就很吸引我，但只第一次團體後我就飛到美國去了，回來之後有點連結不上，還有一次覺得有點累就不去了，但是後來又去了幾次，也和團體裡面的人產生了許多情感，交到不少朋友，於是開始在這邊深耕，我接下了行政秘書的工作，幫團體處理行政的工作，我不亦樂乎。

有一次的團體時，有很多的新朋友出現，於是我們先自我介紹，有一個人介紹時很不好意思的說：「我是 XX 級的，我已經離開了社工的領域，我現在在做某公司的行政助理。」這句話讓我覺得好奇怪，為什麼要這麼不好意思，她講的好像她是叛徒似的，好奇怪？為什麼她說她離開了社工的環境？那到底甚麼是社工的領域呢？

那天起我有有意識無意識地在想這件事情，突然有一天有個人又問我：「那你畢業後要做甚麼？」我回說甚麼都可以做呀，可能去當社工、行政人員、也可能去賣保險、作直銷，超多工作都能作呀，她驚訝的看著我說我沒有要當社工嗎？

我回說我一定會當社工的，她疑惑的看著我，我繼續說：「社工對我來說，不只是
一種職業，社工教導我的是更深更遠的東西，我不論做甚麼工作，只要我用我學
的社會工作的價值及信念去工作，我也覺得我在做社工！」沒錯！就是這個，社
會工作的歷史我並沒有很清楚，但是我記得它是因為政府的關係出現，要讓社會
問題降低，但是身受國家控制，像個嬰兒，後來社會工作逐漸長大，我們開始社
會學習了，於是我們學先進國家的社會工作，然後套用在台灣這塊土地，有時候
長得四不像，有時還真能發展出一些不錯的方案，但是越長越大，大家開始證照
化專業化時，社會工作也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它開始深受專業證照的影響，一切
都要非常「證」、不「證」代表不專業，於是不論在教育或是實務(透過面試或是評
鑑制度)都開始重視專業，而我覺得它現在發展到了第三階段了，依青說：「社會工
作是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一種生活的態度，它應該被學習並且落實在生活之中，
不同的人可以落實在不同的領域，它不應該只被擺放在書中、證照中，它應該在
我們的生活之中！」

我覺得我講得真是好，以前總認為書上那些聖賢講了這麼多，害我們現在要
背這麼多真是麻煩，我想那時候他們也覺得他們講得很好吧！會有這樣的發現真的
要很感謝王行老師(絕不是馬屁之言)，我，一個碩三的研究生，不找指導老師、
不寫論文，成天在跟朋友吃飯、團購、看中醫、打工，到底想幹嘛，我身邊的朋
友各出奇招，就是要逼我務正業，我從一開始的焦慮緊張，調適了許久之後到現
在的安然自得，我不是不想寫論文，而是我還不能寫；我不是不想畢業，而是我
還不能畢業；我不是不想去工作，而是我還沒對自己有個交代前我不能草草的敷
衍自己！而這些真的不是很多人可以理解的。

也因為這樣，我學會一件事情，我喜歡講故事、聽故事，因為生活中很多事情真的無法三言兩語結束，當然我必須說那些在五分鐘內報告結束的技能也是必
須學習的，但是我想「故事」對我是重要的，我開始跟一些故事人對話(故事人就
是我覺得他會講故事也會聽故事的人)，所以我開始減少大團體的聚會，開始了我

一對一或一對二的談話，所以聚會變的很多，但是我不累，我享受那樣的過程！

而針對我對於社會工作應該落實在我的生活當中，這就要去看看我的其他文本囉！我在想，是不要差不多可以開始寫論文了？

我喜歡自稱生活人，我認為我學到的任何東西都應該落實的在生活之中，我們學社會工作研究方法、助人技巧、心理學、人際溝通、社會工作行銷、社會工作管理等等，雖然我真的不太愛念書，但是我覺得我的生活中充滿著這些教科書的概念，這讓我很興奮！(但也許這只是我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打開塵封已久的 Word，開啟一個新的文件，只是因為我想知道我到底怎麼了？到底為何不寫論文？到底我的生活中有甚麼影響了我？我也想知道還有是不是有很多研究生也有類似的困擾，雖然他們可能已經寫完了或還在奮鬥，甚至於可能也人跟我一樣還沒開始，那是甚麼阻礙了自己？我希望可以幫忙我自己，也幫忙更多的人知道為何他們無法開始啟動他們想做的事情，以研究生為例！

第二節、研究方法的尋找

以前總是覺得對我來說最難的就是第二章了，因為我真的寫不出文獻探討，我真的不愛讀書，沒想到我卻困在這裡兩天寫不出一個字。

王老師：「所以…你要用甚麼研究方法？」

我：「(心虛)我不知道…」

是行動研究嗎？是自我敘事嗎？是民族誌嗎？我不知道，而我似乎也沒力氣去鑽研這個問題，在本學期最後一天慌亂的提出口試計畫申請，把一堆人弄得人仰馬翻，林依青，你可以這麼不負責任？我承認，我想負責，但我目前能力真的不足，老師丟了一本書給我，好巧不巧竟然就是上次在學姐桌上看到的那本—《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本來想說之後要借來看，沒想到會提早跟它遇見，然後老師又說了幾本論文的作者叫我自己自求多福了。

壹、建制民族誌

在《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中，我看了王增勇、郭婉盈合寫的「建制民族誌：

勾勒在地權力地圖的社會探究」，其中探討了甚麼是建制民族誌？建制，意指「為一種特定功能而建構的制度」，例如教育、社會福利，但強調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為這種制度不僅隨時變遷且時時運作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並且她跨越不同場域(translocally)作用在不同社會關係中，被人們所使用，也主動地建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民族誌，簡單的說就是將研究對象視為生活的專家，研究者應試圖進入並捕捉研究對象的在地觀點，代表一個貼近研究者世界的堅持。它視人們為過生活與執行工作的專家，並將研究定位為「向人們學習的學問」。然而，這又與傳統民族誌觀察有別，建制民族誌有明確的「批判立場」，它將會「問題化」建制，它的分析視框是由現象與經驗開場的全力流動。

我覺得寫的非常好，它把我很多沒有能力寫出來的東西都寫出來了，像是：每個人應該都是自己生活的專家、我們應該拒絕理論來切割我們的經驗，而是應該從經驗中重新拼湊出知識的生產過程、沒有權力者之所以無法反抗，就是因為無法覺察到日常生活中權力運作的軌跡，但是我的對象在我自己，所以這個用民族誌這個作為我的研究方法，似乎又少了些甚麼。

貳、自身民族誌

自身民族誌與自我敘事不同之處，除了「敘事」和「民族誌」書寫風格略有差異之外(民族誌也可以敘事來寫)，自身民族誌具有整合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的參與觀察、對話、書面資料等等文本。(陳則茵，2008)

自身民族誌(autoethnography)的定義，有研究者認為可以把 autoethnography 這個字分開來看，auto 指的是自我(self)，encho 指的是文化/習俗(ethnos)，graphy 指的是研究經驗與程序 (李育卿，2007) 。

因此，自身民族誌就是一種研究者在它的文化脈絡下針對他自己本身的觀察，他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透過紀錄或與別人對話能對於自己的經驗能有一些反思或新的思考，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能讓我更理解我的生活方式，也讓

我去連結這些經驗與我整個生命歷程究竟有何關聯。

參、自我敘事

研究所一開始，我就決定我不要用這個方法寫我的論文，因為要跟自己的生命故事再次相遇，好累(淚)人，但沒想到我繞了一大圈還是走回來。

這一年寫了很多文本，大部分都是在寫我的生活，其中有幾篇寫到家人的部分，總是讓我最無法跟老師討論，但透過書寫，我慢慢了解我自己，也鼓起了我面對自己及家人的動力。

其實我的文本簡單來說就是我的故事，當我在書寫的時候沒有特別想甚麼，沒有在想究竟以後有誰會去看這篇文章，我只想記錄我看完、聽完有感覺的事情，海德格說：「理解就是存有」，所以我常常照顧別人而不懂照顧自己，若有一天我理解自己了，我是否就能肯定自己的存在？

學了這麼久的社工，「人在情境中的」觀點已經深植在我心中，所以我認為現在的我是由過去的經驗堆疊出來的我，當我認為一件事該做，我就會作；一件事是對的，就是對的，但是透過不斷的生產我生活的文本，包含當下或是過去的經驗，在看一次彷彿也是再經歷一次，我發現我會有不同的想法，屢試不爽，我喜歡這樣的歷程，因為這讓我更了解自己，當人們理解事物時都有他們自己的脈絡和成見，以及視域的界線限制，因此詮釋者的成見必須受到批判(李育卿，2007)，才能更理解自我，所以我透過書寫的方法來批判我自己，當我書寫文本我是一個詮釋的歷程，但是當我在閱讀我自己的文本時對自我生命故事的觀察，就是一種批判，而我也透過這種方式去認識我自己。

老師說一定要選一種，老實說，我還是不太懂甚麼是自身民族誌或建置民族致，加上自我敘事都是在講故事，而且書寫的正好也是發生在我人生中的故事，所以最後選擇了自我敘事當作我論文的研究方法。

第三節、研究目的

這一年來累積了許多文本，零零散散的，也不知該怎麼整理，但我相信我沒辦法寫論文的答案一定在這些文本之中，也許是一種直覺吧！我希望能藉著整理文本、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找到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為何我會這麼執著於看中醫、跟朋友聚會、團購……等等，這些事情到底對我有甚麼影響？而為何我又這麼執著要做這些事情？導致我似乎沒辦法完成主流社會對我的期待及要求，也許我這個一輩子都不會懂得看見自己需求，但藉由論文我能夠稍微照顧一下自己，也希望可以讓跟我有類似煩惱的人能夠有所得。



第四章、書寫的困境

第一節、好難

其實從四月開始就排了非常多時間要寫論文，但是發現書寫對我來說好像是
一件好難的事情，跟之前寫不出正規的論文不同，似乎連寫文本對我來說都好難。

不管說幾次一樣的故事我都不嫌煩，但是要把故事寫出來總是沒辦法下筆，
每當時間到了要開始寫的時候，就會摸東摸西裝忙，不然就是做一些事情拖延，
然後等到時間默默過去後，就會懊惱自己又沒寫出任何東西，隔天日復一日的繼
續上班，最有趣的事情是，當我在上班或者無聊的時候又會想起要寫論文這檔事，
然後又會因為手邊沒有工具而作罷。

其實我曾把「想做但又無法做」的狀況統稱「懶惰」，因為既然是想做的事情
應該會好好實踐，怎麼會有想做的事情但不去做呢？後來經過念了社工系，我又
慢慢理出了一個原因——人之所以會有想做但又無法做的狀況，是因為「他其實沒
那麼想做這件事情」，所以心理產生不出自發的想法，自然也就產生不出行動！

這個想法收服了我 50%的朋友，舉凡他們想賺錢但無法開始創業、不想分手
但無法挽回女朋友等等，當他們來找我聊天時，我總會問他們有多想做這件事情，
他們總說：「超想的呀！」但我總會回說：「其實你沒這麼想！可能是心中還有疑
慮或其他因素，因為如果你真的想做這件事情，你就一定會馬上想辦法行動，怎
麼還會在這邊呢？」通常此刻對方總會停下來看著我：「我真的不想嗎？」，我就
會堅定的看著他說：「恩！你不想，或你很想但是還卡在一些因素而還有些許的不
想。」對方：「那我為甚麼不想？」我：「我也不知道，這就要問你了！」然後就
會再對話個幾句然後我瀟灑離開，直到幾天後對方總會有一些決定，像是：你說
的對，我想了一下我現在可能就是不想，可能害怕失敗或.....，所以我還是先繼續
現在的工作；或是我回去想了一下，我也不知道我想不想了，但我傳了簡訊給她，
但是她沒有回覆我。

此時我總可以繼續依對方的「行動」後決定接下來的對話，然後他們總會覺

得我很厲害或是很包容他們，而我也總會回答說：「這是你為自己做的決定，你真的很勇敢！」然後我就會拍拍他們的肩膀或是抱抱他們，有些人還會因此哭了出來，此時我總會心情愉悅的覺得我幫助了對方，覺得開心，也覺得我持續的在我的生活中當社工，因為我在 empower 他們，其實不是我幫助了他們，而是他們幫助自己，我只是一個媒介或短暫的支柱罷了！

所以這三年多來我也常常在問自己：「我真的想寫完論文嗎？」答案總是肯定的，但是就是遲遲無法下筆，所以就會歸結是因為自己懶惰，還有就是自己現在覺得學歷對我未來影響不大了，所以不夠有動力想寫。

直到那天早上，2015 年 6 月 17 日，王行老師破天荒的第一次用社群媒體跟我聊天—

王行

有寫些東西出來嗎？

林依青

努力中，下週一定可以約

六月底好像得提申請

王行

是啊

有想拿學位嗎

林依青

還是希望可以畢業

一個月，不知道可不可能

王行

不該問我吧

林依青

哈哈

王行

我不了解你的狀況啊

林依青

我想努力看看

王行

是為啥努力

林依青

碩士對我來說已經不是為了以後工作

但覺得論文是為自己寫也為家人寫

我沒為自己努力作過什麼事，論文是第一件

王行

若沒學位也可以為自己寫啊

林依青

恩恩

我似乎要有個規範，才會行動

老師，我跟你約下週可嗎？這件事想整理一下...

王行

是應該面對了

林依青

週末會寫出來一些東西

哈哈哈

您下週何時有空呀？

王行

寫出來再約

林依青

恩恩

好唷…那你週末要收信唷

王行

妳要寫喔

林依青

會寫的

王行

會收的

林依青

不管七月可不可以畢業都要寫

感恩老師，那我去上班啦～

不好意思麻煩你了

王行

(讚)

王行

(讚)

對話結束，當天我只覺得為何是那一天？為何就是那一天！

因為那天我因為肩膀長期疲勞僵硬而導致頸椎隱隱作痛，還牽連到了頭痛；那天我早上要搶一團明年3月份要去大阪的機票，營業額有120,000呀！另外這個月電話行銷的業績得要做300,000元，但我到今天業績還是0元呀！

一瞬間壓力全來，但最讓我感覺沉重的，是我覺得我讓一個相信我老師失望了，情緒開始排山倒海的來到，那一刻我只覺得委屈的想哭，後來轉成無數的自責，然後是羞愧，後來時間到了，我就去上班了。

經過一連串的混亂，大阪機票的行程沒搶到、早上都沒在拼業績、因為搶行程所以早上沒拉筋，肩膀脖子一樣很痛，終於小小崩潰一下了，打電話給一位信

任的夥伴，開始瘋狂碎念這些事情，他第一次遇到我這樣的狀況，也嚇了一跳，任我碎念後當然還是給了建議，後來覺得煩躁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依舊理性的一件事一件事慢慢處理，先放下大阪機票的事情，祝福朋友的旅途愉快；脖子的部分就先預約了推拿師做復健；最後在午餐過後認真打電話作業績，真的！一味的發牢騷、抱怨或煩躁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問題還是需要面對才能被解決的，所以不論最後結果為何，還是得面對。

其實我發現，我人生中很常發生像那天的情緒轉變，先是委屈難過、自責、羞愧，當我現在重新去看這段情緒演變的文字檔案時，剛開始覺得好笑，但後來真心可以感受到我的感受，那是一種不知道可以怎麼辦的狀態，因為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我可以處理的，或我必須要處理的，但我因為某些狀況所以遲遲沒去處理，直到有相關人士提醒了我，我就開始找出很多對我自己有利的藉口讓自己的委屈難過合理化，但通常不會難過太久，接著就會自責，怪罪自己沒有自律的規範自己排時間去處理這些事情，最後對於把事情拖到最後一刻，還需要重要關係人提醒的這件事情而感到羞愧，然後我就會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個重要關係人。

天呀！我找到關鍵點了，這不就是「失能的恐懼」嗎？因為我的羞愧源自於我擔心這個重要關係人對我的印象變差變壞，甚至跟他原本想像中的我不同，我害怕我一直以來維持在大家面前的那個「林依青」，會因為這件事情而被改變，但為何我會如此擔心自己的形象會被改變呢？我沒深思過這問題，但我知道的是，雖然我會很羞愧和擔心，但是這樣的情緒不會維持太久，而且我也不會因此去做一些改變或修補，像是週三過完後，就決定端午連假三天要好好寫論文，甚至發願要把上次要打的故事全部打完，然後週四到週六想盡辦法把所有我會找出來阻止我自己寫論文的雜事處理完，週日就是面對的時刻，雖然還是拖延了一陣子，但我還是寫了，為什麼有動力寫？因為我答應老師要寫些東西；因為若不寫些東西老師就不跟我見面；因為我得找到我為甚麼想寫又不能寫的原因，所以老師，跟我約 meeting 吧！

第二節、安靜

其實，真的好久沒讓自己再度安靜下來，上一次的安靜應該是在美國吧！

還記得嗎？那年碩二，因緣際會之下系上有個去美國實習的機會，我有點忘了怎麼開始的，但是全系就剩下我、宗翰和亭儀要去，他們兩個似乎很早就決定了，而我還猶豫不決，因為經濟問題，後來動員了許多我的貴人相助，我成功申請到了青輔會的補助和學校的獎學金，最後只差一點了，此時系上突然蹦出個「逐夢基金」，於是我就申請了。

那天，王行老師是主持人，有三個計畫書申請此筆獎學金，有一團是要去四川賑災的大學生、另一個我忘了，最後就是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與王行老師的一段對話：

王行：「妳為什麼要去美國？」

依青：「因為我想要安靜。」

王行：「妳想要什麼安靜？」

依青：「我想要心靈上的安靜。」

王行：「為何一定要去美國才能安靜？」

依青：「因為我社交能力太強，去哪邊都可以生存，所以即便去山上的部落或是其它偏僻鄉鎮，我一定都能夠想辦法與人交談，這樣我就無法安靜，所以我得離開台灣；另一方面我又是膽子很小的人，所以我也不敢一個人住在山中，這樣我也沒辦法安靜下來，所以剛好英文是我的罩門，加上剛好此時此刻又有這樣的機會，加上還有同行的兩位同學，一方面讓我覺得安全，一方面我又會離開我的語言舒適圈，所以我一定要去美國。」

後來我獲得三分之一的補助，然後我飛向美國，在那邊待了將近 2 個月，因為亭儀是個需要自己空間的人，所以她常常自己關在房間裡，我在客廳就很無聊，一開始我會用網路進行社交活動，但因為網路不太穩定，所以也就懶的用了，最後只能被迫與自己相處。

當我只有自己一個人待在一個房間裡，加上英文不好所以也不敢自己出門，我突然間不知道我自己能夠做甚麼！空白了一分鐘，我就隨意的拿起一本書，泡了杯茶，然後把椅子擺在窗前，然後翹著腳、喝著茶、看著書，看了兩頁就想睡了，也就隨興的睡一下，後來宗翰亭儀也來到我身邊，都拉了椅子在窗邊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那時，我腦中並沒有在思考任何事情，心中也毫無顧忌，只覺得整個人都放鬆了，到現在我有時候還會常常浮現出那個情景，那種放鬆的感覺是屬於我心靈的安靜。

為什麼突然想寫這段故事呢？因為當我在寫論文時，我總是希望心無罣礙的專心寫，所以我就會努力把很多雜事先處理完，才能定下心來，但是雜事總是接二連三的來，有時處理完後已經凌晨一點鐘了，當然先睡覺；有時處理完後，又到了用餐時間，當然先吃飯；有時處理完後，又來了一堆雜事！我想這就是所謂的萬事起頭難吧！我很想要有第一步，但總跨不出去，而我這樣會拖延的個性，也讓我養成拖到最後一刻的習慣，所以我總是習慣在最後一刻低空飛過，所以非常需要規範來制約我自己，所以老師，你為何不跟我約見面呢？我就是覺得跟你約了見面，我就會想辦法規定自己要寫出一些文本，才這麼積極的約你呀！為什麼總跟我說，寫出來才能約？

第三節、對話

2015年6月25日，我終於約到王老師見面了，因為老師十分強調一定要有文本才能約他，我覺得老師實在太沒有人性了，若約了時間有個期限，那我的文本自然也就能產出了，因為我就是個需要被制約的人，他身為指導教授怎麼不幫幫我呢？

時間回到4月14日，那天我跟老師有約，我問老師說我的論文還有可能完成嗎？老師說這要問我自己，然後我們聊了在我提完計畫書之後的事情，我侃侃而談，然後老師就說很好，那就把這些寫出來吧，我問老師那我們下次甚麼時候見面，老師說等我寫到痛苦的那一段再約他，然後他帥氣走了。

回到家裡我打開 word，雖然都知道要打甚麼，但是就是遲遲無法下筆，在電腦前焦慮的翻翻之前前三章的檔案，裡面還有好多錯字，我嘆了嘆氣蓋上，然後又再度盯著電腦，打下標題：我理想的職業—輔導員，然後腦子一片空白，我開始吃零食、打電動、煮飯、洗衣服、曬衣服，在房間內不斷來回的走動，直到我做完我應該要做的雜事後，我覺得我心情放鬆，可以專心的對付論文了，坐回電腦前，盯著 word，五秒後，我收了電子郵件、玩了一輪社群媒體，大概過了一小時，我把其他網頁都縮小後看著這個空白的檔案，我的腦中心中也一片空白，然後就到了晚上 12 點，我告訴自己，今天沒甚麼靈感，雖然沒甚麼進度但是至少我打了標題了，另外我也把一堆雜事做完了，明天我就能夠專心的打論文了，今天要早點睡覺，明天上班才有精神，好好把業績做好，晚上下班在回來奮鬥，然後我就睡了。

隔天一如既往的去上班，過了愉快的半小時早操時間後，我又開始一樣的行程：樓梯間拉筋、喝一杯補充鈣和葡萄糖胺的飲料、洗杯子、換衣服、化妝再出去上廁所、洗個手，最後回到座位上擦完護手霜，拿著杯子裝水，一切準備妥當後大概已經 11 點了，我開始打寄許可電話，打了 20、30 通後，基本上就會呈現放空狀態，因為話稿都是重複的，所以有時會一邊玩電動、在紙上塗塗寫寫、計算每日目標或是想想論文，我會在腦子想著這篇文本該怎麼寫，然後就蹦出一兩句後，當下就會恨不得手邊馬上有電腦可以記錄下來。

下班後，我簡單解決晚餐，想趁著有書寫的感覺快快記錄下來，打開了 word，打了一句今天在公司想的開頭後，就停下來了，我死盯著那句話，仔細回想著今天在上班時的那個想書寫的感覺，怎麼樣也擠不出一個字，於是開始整理桌子、把房間打掃一遍、洗澡、擦乳液，連粉刺都拔完了還是打不出來，心裡真的非常慌張，這樣的生活大概又過了一個禮拜，每天晚上都這樣過，到了六日覺得應該可以專注在論文上了，沒想到又做了一些雜事後就到了下午 2、3 點，覺得天氣十分悶熱，決定睡一下午覺轉換一下心情，這一睡就又到了下午 6、7 點，一醒來，

腦子又是一片空白，開始在網路上瀏覽一些文章，然後挑選一些好文章分享在社群媒體上面，或是玩玩電動讓自己清醒一些，接著一樣打開 word。

打了一小段，覺得蠻有感覺的，大概又打了 10 行左右，通常這時後就會肚子餓，於是我就會去準備晚餐，又過了 1 個多小時，開始邊吃晚餐邊看影片，吃完飯洗了碗，又過了 1 個多小時，喝了一杯助消化的酵素又回到座位前，看著剛剛打的一段落，在腦中搜尋為什麼打了這一段，然後又修了一些文字後，再度空白。

那一段時間除了論文，就是在經營管理網站，有時跟合夥人一起開會討論跨國經營的問題、有時後會討論分店經營的狀況、還要帶著夥伴們去上課，做小組培訓，這段時間是關鍵時期，而剛好這段時期是我在經營網站的人當中成績名列前茅的幾位，所以我也更用心在這邊，當然有時後有空檔時我還是會想要書寫一下我在這邊看到的一些議題，但是常常也都是回到家中後，重複循環打不出來的狀況。

時間默默的過了一個月，我越來越焦慮，直到 5 月 27 日，我在收信時看到華人社會工作學會舉辦了敘事研究的研習會，主講者就是王行老師，我覺得簡直就是出現救星，馬上報名了研習會，收到報名成功的信件後我就放心不少，雖然對論文沒有直接的幫助，但心裡總是覺得至少當天可以看到指導教授，就像看到王行，論文就能有救了一樣，當晚，睡得很好。

到了 6 月 2 日，我當天跟合夥人請了假，下班直奔東吳大學聽課，覺得好久沒上王老師的課了，以前大學上他的課時，總是聽不懂，覺得這老師的課很好混，研究所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小組教學沒辦法打瞌睡，還是自己的學識終於有些長進，突然間就聽懂老師要表達的東西了，覺得老師是個很有深度學識和文化的人。

那天老師講述了有關以敘事為研究方法的一些緣由和他的敘事之路的過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師說，敘事研究就是在講故事，在 200 年後，人們會好奇當時後助人工作人們的故事，敘事研究就是在講述很多故事，在寫的同時要讓故事飛起來，書寫時順著故事寫，有時後可能本來想寫 A 最後卻成了 B，這也沒關

係，聽著聽著覺得人生似乎又有了希望，到課程的最後時，老師離開教室，我拿著行事曆追了上去，幾乎是懇求的問老師：「老師，我們可以先約時間見面嗎？如果不約時間，我就是寫不太出來，約了時間我就會想辦法在那時間前生出一些文本了，可以嗎？」老師沒有停下腳步，臉上掛著一抹微笑，說，妳先寫出來再約啦！那天老師穿著白襯衫和牛仔褲，背著一個黑色大包包，手上拿著保溫瓶，我心想這人明明就相貌堂堂怎麼這麼不通情理！我又追了上去問老師真的不能先約嗎？他說著一樣的話：「妳先寫出來，我們再約。」然後我只好說了謝謝老師，然後目送著他搭著電梯走了，走回教室時，我內心五味雜陳。

回到教室，我遇見了大我幾屆的學長，跟他交流了一下近況和分享論文的現狀，後來我回到家發現他在通訊軟體給我了這樣一段話：

依青，昨天沒有機會多聊，但回家騎車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著，雖然說妳只剩下最後兩個月，感覺是火燒屁股到不行的狀態，可是看過棒球比賽的人都知道，真正好看的比賽，是 9 局下半兩好三壞的滿球數開始的，阿你的論文不就開宗明義是一個研究生寫不出論文，那你所經歷的狀態還蠻符合你的研究主題的說，人生都會遇到一些狀態很卡不想去看，因此通常就會先擱著不去看，感情呀~工作壓~其實都是類似的狀態，而那時你沒有選擇先寫論文而是選擇休學去做學校的工作，那也很符合你的主題呀~阿老娘不就是那時寫不下去或不想寫~所以就先跳過嘛~像打電動一樣會跳關一樣~~可是我雖然不是口委~我在想一個寫不出論文的研究生，最後死拖活拖的最後兩個月中於難產出論文~這也很符合你的主題呀~你的經驗都跟這個主題扣著~只是中間發生了些什麼事~為什麼總是不想寫~而先選擇了去衝事業賺錢~其實每個一定有你當下的判斷與想法~~就算最後論文完成了~你好好去細看這幾年所經歷的~中間還換了教授~照顧開刀的母親~跟選擇職業的掙扎~你就在整理你自己~儘管如果到時寫完了~你發現你的生命地圖通了一些~那就像老王說的~很多研究生是寫完論文後才開始知道想要寫些什東西~你只是在那個時間剛剛好要逼著畢業而已~~好看的電影跟小說之所以精彩~就在於真的走到窟

途了，而其中的主角開始如何去做選擇跟經歷那過程~~如果你很順的就把這論文寫完~好像故事就挺不那麼好看了~~只剩最後兩個月要火燒到頭髮的研究生心情~那最後兩個月的心路轉折與掙扎~~應該也挺有意思的~~可以作為之後研究生的範本說~~依青！我要說的就是好看的故事都是窮途末路後才開始的~那才事故事精彩之處~~只能說就讓你的論文置之死地而後生吧~

當我看完這段文字時，我嚇了一大跳，我沒想到思銘學長真的把我的話聽進心裡了，他大概是除了王老師和兩位口委老師之外，第四個仔細聽我的論文內容和現狀後，給我正面回饋的人，我才知道，原來我在一邊焦慮論文進度的同時，也一邊在責怪自己為什麼以前這麼多時間我都不把握，現在真的到了最後才要慌張，也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想了，越是想書寫，心中那個責怪的聲音就越強烈，我就越急躁，所以才會去做一些雜務暫時忘掉論文，也讓那個責怪的聲音不這麼傷害自己。

我一時之間沒有辦法完全消化思銘學長的文字，所以簡單感謝他的鼓勵，告訴他我真的很感動他的用心，我會繼續努力，也祝福他，後來他又分享了一個小故事給我：

恩~再跟你分享一則小故事

其實常常你問我過得好不好

我都不太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時常我們的狀態真的沒有好到我們可以踏實的跟別人說：

最近過的不錯

而我有個朋友去中南美洲的聖露西亞小國家當了兩年的志工

他說聖露西亞那裡的人如果問說:How are you?

一般我們都會回答: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但聖露西亞的人通常會回說:I'm trying.

我在嘗試

我覺得這個回應很震撼我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都在嘗試
即使知道自己很脆弱也允許自己去嘗試
嘗試知道自己慢慢變好的可能
還沒寫完~但再嘗試
嘗試寫一篇我抗拒很久的論文
而我在嘗試
所以 Not I'm Fine, But 'm I Trying.
我們再嘗試:)

我看完只覺得這個人應該要寫一篇論文的，怎麼這麼會寫！Not I'm Fine, But I'm Trying，這句話讓我深思了兩點，第一是其實當我在問最近好不好時，我並沒有預設要聽到你很好的回答，但是我們似乎在別人問我們這句話時，通常都會回答還不錯或是還可以這樣的答案，但其實我想知道的是對方能不能夠真的闡述出自己目前的狀態；第二是不論我們在甚麼樣的狀況下，我們都應該要努力嘗試，這真的很激勵我，我覺得我一定是不夠努力，所以我應該要幫自己加油打氣！

又到了一個下班的夜晚，又再次的打開 word，我告訴自己要加油、不管怎樣就是努力嘗試就對了！I Trying！微笑的看著電腦螢幕，又來了，怎麼又打不出來了呢？天呀，真的好煩唷！我做了一下伸展操，眼睛一直看著螢幕，百思不得其解，我到底又怎麼了，都這樣鼓勵自己了怎麼還是打不出來呢！突然間我靈機一動，記得我一直沒辦法書寫我當輔導員的東西，跟我之前在寫論文時，有段時間也是寫不出來，所以最後換了指導教授後，王老師跟我說繼續寫我想寫的東西就好，很短的文章也好，所以在書寫後我才能夠完成前三章的文本，那不如就來寫一篇為什麼我無法打論文的文章好了，也許可以得到答案！

又花了一些時間，雖然書寫的過程還是常常會做一些雜務，但是總算寫出兩篇文本：書寫....好難和安靜，興沖沖的寄給老師後馬上問老師何時可以 Meeting，

約了時間後我馬上跟經理請假，提早了一個小時到學校，此時此刻我覺得人生又充滿了希望，非常期待跟老師見面！

那天，老師剛結束跟兩位學生的對談，讓我進社工督導室，他把門打開、燈打開，拿了遙控器開了冷氣，然後一臉冷漠的坐下，翻了翻我放在桌上特別印成單頁放大的文本，他說他看了我的文本，問我這兩篇跟之前前三章的東西連結得起來嗎？

我被這樣的氛圍和他的問句嚇到了，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老師，感覺是個要我交出業績的老闆，質問我為何業績這麼爛一樣！我回老師說我其實有努力想要寫，但是一直寫不出來，我不知道我困在哪裡，所以在想用書寫的方式也許能夠找出我卡住的原因，這樣我應該就能夠順利書寫文本了，我看著他，心裡無比緊張。

老師應了聲問我然後呢？此時此刻我真的說不出話來，因為一股腦的心虛滿載心頭，但這狀況我應該還是得接話，我用盡力氣對老師說，我也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很能講，但是在要開始寫的時候就是遲遲無法下筆，也有想過要不要直接把我講的話錄音，然後打逐字稿，就不會有這樣的困難了，但我又很懶得打逐字稿，所以也沒辦法。

老師應了聲問我然後呢？我現在真的用盡力氣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了，用著有點顫抖的聲音問老師，我是不是無法畢業了？老師笑著跟我說，寫論文有很多方式，像你剛剛說的錄下來，打逐字稿也是一個方法，但妳又說妳懶得打，這樣兩個禮拜，妳交出這兩篇，那...？我沉默的看著這個從以前一直很包容我，但是現在他卻跟以往不同的王行。

老師接著說，我在文本內有說因為老師不跟妳見面，所以妳寫不出來，他覺得我把寫不出論文的這個問題丟給他，我自我壓迫就算了，我還把他當成壓迫自己的幫兇。他覺得這對他不公平，我狐疑的看著老師，為什麼突然說我自我壓迫，又說我找他當幫兇？

老師說沒錯，就是幫兇，寫論文應該是一個自我面對、自我學習的過程，怎麼到最後寫不寫的出來是別人的錯呢？另外論文對我而言也不該是壓迫我的工具，我為什麼要寫論文？我說一部分是為了給家人一個交代，因為我是我們家族內少數念到碩士的小孩，但他們一直覺得我為何一直遲遲沒辦法畢業。

老師看著我，音量變大了些，跟我說這是我要去面對的問題，要跟家人說考上碩士就不一定會畢業，提了最後的口試也都不一定能畢業了！我其實一直都知道考上研究所不代表一定能夠畢業，但要跟家人啟齒這件事情有些困難，但是不是最困難的事情，只是他們會碎念提問和花點時間接受這件事情罷了，但是另一部分是覺得很可惜，都已經念到碩六了，最後畢不了業，雖然一開始念研究所其實只是因為大學畢業後，覺得碩士會是未來基本學歷，未來用的到，但現在有沒有碩士好像已經沒有這麼重要了。

我和老師對望著，他一樣是那個冷漠的表情，而我已經快哭了，但是我不敢哭，雖然有情緒但是音量也不敢太大聲，因為門沒關，我只覺得幸好現在是暑假，學校沒有很多人，有片刻猶豫要不要去拿衛生紙和關門，但是我不敢，因為這氣氛時在太嚴肅了，我害怕多做這些動作會更激怒老師。

老師吸了口氣問，當我提完計畫書之後，就去學校的甚麼組工作，為什麼要去呢？我回了是住宿組，因為那是我在學生時代就很景仰的工作，我對助人及教育很有興趣，那份工作也是在做這兩件事情。

老師應了聲問我然後呢？我開始回想當輔導員那兩年的種種回憶，包含發現這工作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除了助人及教育外，更多的是行政工作，包含裡面要考量太多複雜的關係，前半年都還算可以應付，但半年後我開始覺得這工作不如我預期，當然有一半是我自己的能力不足，開始覺得工作得很吃力，甚至似乎在失去一些東西，所以一年後我也有了想離職的念頭，但因為我答應組長要待兩年，也覺得不能就這樣離開，另外捨不得離開也是因為還有一些相信我的學生幹部跟著我留任，所以我應該要負責，所以就到了第二年，最後就崩潰了，然後我

就逃走了。

老師應了聲問我然後呢？後來因經濟關係，快速找了一個工作，也在外面租了房子，一邊開始經營我自己的網站，現在這兩份工作都蠻順利的。老師又應了聲問我然後呢？我此刻真的被這句話給逼瘋了，我不知道老師到底想知道些甚麼，不直接問我卻又問我一堆然後，我一時氣憤就直接對著老師喊說，然後我就是一直沒去寫論文嘛！就是一直逃避呀！我心想，這樣你滿意了吧！

沒想到老師還是很冷靜，問我逃去哪裡了，我告訴他我逃到我所經營的事業之中了，他問我為甚麼逃到那邊去了，我沒想過這問題，我開始邊想為何我在人生走投無路的時候，會逃向那個我也逃了兩年的事業中，我告訴老師我覺得我的合夥人們都很包容我，在那個體系也是在做助人和教育的工作，然而那邊很少人是社工系，所以他們只要有一些心理的狀況都會找我，在那邊我就像老師幫助我一樣幫助他們了解自己，花時間聽他們想說的話，讓他們感覺被了解和被包容。

老師一樣看著我，那天督導室有點暗，但是老師的眼睛很亮，所以除了盯著他我也不知道還能看哪裡，他的臉部表情似乎緩和了點，他說我是個很有能力的人，也有一定的條件，外面世界有太多東西很吸引人，而我也會很貪心的去抓住每個東西，我想了想，點點頭。

老師說我一直處於壓迫自己的狀態，我聽到這句話時我很訝異老師看到這個事實，但我還是假裝的問老師我很壓迫自己嗎，老師笑了笑說，他看錯了，我說沒有就沒有，此時此刻我真的不知道我剛剛為什麼要假裝，老師似笑非笑表情和那句話讓我膽戰心驚，我覺得我人生中的唯一浮板就快被抽掉了，我這一刻真的很害怕我溺死。

我快速的跟老師承認我知道我自己是個很壓抑的人，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從小到大我會一直為了符合別人的期望而努力，很怕別人討厭我，所以我常常需要一個規範來規定我自己該做甚麼，這也就是為何我覺得我需要跟老師約見面，因為如果約了老師我就會努力生產出一些文本，這樣我才有機會寫完論文。

老師表情又和緩了些，緩緩說我要壓迫我自己，又把他拉成壓迫自己的共犯，如果寫論文只是為了再次壓迫自己，他搖了搖頭，我很緊張的問老師，是不是要勸我放棄，老師說沒有，他依舊認為我的論文題目很符合我的狀態，包含我寫不出文本都是因為害怕失能，如果我為了要了解自己為何害怕失能，或是想克服這個恐懼，那他會支持我，但若寫出論文只是為了再次壓迫我的話，他沒結尾，只是看著我。

我再重複一次老師的話語，因為一時消化不了解上想再確認老師的意思，老師點點頭，的確，失能一直是我人生非常害怕的議題，從以前到現在我都沒有好好的仔細去思考過為何我這麼害怕，如果我能在完成論文的過程中可以試著去克服它，而非又再次被征服，這樣完成論文才是有意義的，老師點點頭。

我知道去了解和客服害怕失能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是不去做這件事情好像也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所以我也一直就沒有去做這件事情，直到這篇論文讓我要有機會碰觸這個議題，其實為何每次見到王行老師就像看到人生的希望一樣，因為一直以來我和老師之間的對話，我就只會跟他說，因為他總能為我找到一些出口。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對我來說非常困難，而這個機會似乎也會是我人生唯一的機會，可以試著去克服這個問題。

老師點點頭，跟我說：「我跟你說我的最後打算，你在看你要怎麼做，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要為了克服自己失能的恐懼而寫，不管你在七月底前寫得怎樣，我會上簽給學校，請學校讓你可以再延半年的時間完成，但當然教務長不一定會賣我的面子，所以不一定能成功，所以你要先寫，學校規定的時間是要在 7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你就回去寫，如果真要做，但你真的來不及，我們得在 7 月 10 日上簽，但若最後，沒有成功，那還有一個選擇，你就重新考回來，反正學分都可以抵掉，只要把論文完成就好了，當然還有個部分，考不考的回來是重點！但若系上氛圍沒有改變的話，像你這樣的個案，只差個論文沒完成，大家讓你回來的機率很高，但是，這當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我看著老師，覺得這個人太不可思議了，我這樣一個麻煩的學生，明明就是自己要拖到現在的，但他要為了我上簽文給學校，又幫我想了後續一堆狀況的處理方式，他這樣做也會壞了他自己的名聲吧！這個人先是幫我頂了前三章的黑鍋，現在又要幫我頂這個口試的鍋，我瞬間覺得這個人是不是發瘋？但是我知道我的心裡有股暖流留過，他讓我明白我還可以有個機會去嘗試，他讓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人願意相信我，即便我這樣的混亂、到處找藉口合理化自己和技巧性的把問題丟給別人，但他還是願意相信我。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千言萬語無法用隻字片語說出，只能簡單的感謝老師，告訴他我真的想試一次看看，最後問老師，是不是在克服自己的過程也會痛苦？老師笑了笑說當然呀。

我也笑了，然後我們結束對話，老師最後又再次叮嚀我，就是寫，他就帥氣離開了，看著他的背影，我真的覺得很感動，我從來沒想過世界上可以有一個人為了另一個他自己的議題這樣用心，其實我能不能克服我失能的恐懼其實根本不關老師的事情，但是他為了我願意努力去克服這樣支持我；另一部分，我即便沒有克服失能的恐懼，我這輩子應該還是可以活的好好的，只是這個議題會不斷的迴旋在我的生命之中，因為害怕失能，我一定會持續壓迫自己；因為害怕失能，我會永遠活在別人的眼光中；因為害怕失能，在面對自己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會把責任不著痕跡的推在別人身上，如果我現在不把這個議題處理好，我就會這樣繼續騙我自己我的人生是完美的，然後永遠沒有好好的接受自己，也因此我應該永遠無法好好愛自己。

謝謝。

第五章、誤入地獄

第一節、理想的工作

「我終於得到它了，這個我從學生時代就十分景仰的工作！」

這個是我在 2012 年 7 月的心情，那時候我剛面試上東吳大學學生住宿組的工作，從 7 月底就開始到辦公室實習，然後 8 月 1 日正式上任，我任職宿舍輔導員，負責接管楓雅樓，這棟宿舍是 1967 年 12 月落成的，當時為「男生第二宿舍」，1982 年更名為「女生第三宿舍」，是沿著學校後山建成的，是校內最高的宿舍，因往下看正好是那時候的男生宿舍，所以又被稱為「望夫樓」。宿舍外圍本來就有種槭樹（青楓）與楓香樹，1999 年台北醫學院又贈送楓香樹，故後來更名為「楓雅樓」。

暑假是住宿組最忙碌的時程，辦公室正如火如荼的籌備及將在 9 月入住的大一住宿生，我們每天忙碌的工作大致上分成四大類—第一類是舉辦各種迎接新住宿生的活動，由所有輔導員們分配帶領各棟宿舍幹部籌備，包含有：新生進住、家長座談會、宿舍晚會、消防演練、寢室破冰、室規訂定等；第二類是新生行政事務，針對宿舍床位申請、床位分配、特殊個案審核以及電訪的行政事務；第三類是例行性業務，包含有：宿舍整體清潔打蠟、消毒除蟲、宿舍自治團體勵進會輔導、外校參訪等等；最後就是專屬各棟宿舍的事務，包含宿舍整體規劃、每公佈置、與幹部討論宿舍未來一學期整體規劃等。

住宿組每一年都是這麼走著，原則上每一年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有時後只會因學校政策或是幹部組成的有些調整，所以今年一如往常我們也這樣一步一步往前走著，一直到了 8 月 1 日，中颱蘇拉颱風來襲，這個颱風走向不定，台灣各地都是大豪雨，導致各地都淹水，又剛好逢大潮，多處港口海水倒灌，蘇花公路因坍方中斷十天、多處鐵路因土石掩埋及路基掏空而中斷鐵路、雲林縣古蹟虎尾鐵橋斷裂，造成嚴重災情，全台共計 5 人死亡、16 人受傷、2 人失蹤，當蘇拉出登台時，宿舍一如既往的早已做好準備，總務處的工友們也是隨時待命，8 月 1 日當天早上六點半，工讀生巡邏時告知楓雅樓頂樓積水，因宿舍老舊導致排水設施不

良，所以早上七點趁著外面只剩微微細雨時，帶著睡眼惺忪的幹部們到屋頂處理積水問題，以免長時間積水導致宿舍漏水，颱風將落葉吹了滿地，我們將積水不斷的往 1 樓倒、落葉一袋一袋的裝，那天大家衣服都濕透了，清理的差不多時，幹部們還邊打鬧了起來，讓她們玩了一下就趕回松勁樓，因暑假集中管理故那年所有幹部和暑宿生都住在松勁樓，讓她們去弄乾身體，繼續準備一天的活動籌備的行程。

8 月 2 日工友通知我們，楓雅樓後山坡有土石滑動的現象，當天風大雨大，學校拉起緊急封鎖線禁止人員進入，因安全考量我們在遠處觀望一下後山坡狀況，後山坡的落石及泥沙直接堆積到一樓西側的寢室，那時，我們還覺得只要等雨停後清理就沒問題了，所以當幹部們問：「宿舍還好吧？」我當下也只是回答：「放心，沒事的，學校會處理的。」

8 月 3 日教育部高教司來訪，原本以為只要學校找相關廠商將後山坡做好詳細防土石流規劃以及清除土石，然後宿舍就可以再次開放的想法在此刻破滅，因為後續還要研究楓雅樓後山坡的土地是歸國有或東吳大學所有，若歸東吳大學所有，當然流程就容一些，但若屬國有土地，就需要跑一連串的行政流程，這樣一來，宿舍必定無法按原定計劃準時開放。

當天學校還請了正在擔任立委的校友回來一同開會，但因涉及權限以及安全問題，故最後也只能做出一個決議—先確認後山坡地並非順向坡以及若清理目前坍崩的土石後，是否不會導致後山坡地繼續滑落土石，若沒有影響，會儘速將坍崩的土石清理乾淨，會議過程中除了仔細聆聽每個細節外，我也一邊看著一起參與會議的兩個助理長，她們站在舉辦會議宿舍交誼廳內的一側，從一開始因為要接待長官的緊張眼神，最後聽到這樣的結論，她們的眼睛都紅了，此時，我竟除了心疼之外沒別的辦法，原來世界上總有一些事情是不管你再怎麼努力，也可能沒辦法改變的事情。

8 月 3 日的會議結束後，所有的人事物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各單位開始分工，

學校總務處負責硬體設備和對外的權益及資源爭取，包含著手全校防土石流規劃、找廠商評估楓雅樓後山坡狀況以及後續清理的評估程序；住宿組負責討論出不同的方案應變措施，包含楓雅樓如期開放、延遲開放甚至無法開放的備案，每天只要更新一個新資訊我們都會緊急召開會議。

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同仁們都很緊繃，每天除了不斷的祈禱希望能在安全的考量下保住楓雅樓如期開放之外，我們還要針對備案有所準備，包含找尋可暫時居住的地點、大台北地區可租用的宿舍地點等，一邊還是繼續帶著幹部籌備活動。

最讓我放心不下但卻最無法好好關心的就是楓雅樓的幹部們，她們處在一個宿舍不知是否能夠開放的處境，但是還是要跟其他宿舍夥伴繼續籌備活動，只要活動籌備時間到楓雅樓的部分時，她們都無法回應進度，所以就草草的先跳過，每一次這樣的狀況對每一個幹部來說都是不斷的在傷口上面灑鹽。

因為東吳宿舍最大的特色就是同儕團隊，若幹部們承諾要留任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這代表她們得犧牲一個暑假籌備活動，未來的一整年有時要熬夜籌備活動、假日不能隨意安排回家、每天要先關心負責區域的住校生、在宿舍因為是模範所以隨時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為了值班得趕回宿舍而不能跟同學隨意約會……等等，雖然這群幹部並非我自己親自帶出選出，但不知是否個性或是因為以往宿舍的訓練的關係，我把自己當成她們的媽媽一樣，覺得自己必須要保護她們，我認為最好的保護就是讓楓雅樓如期開放，所以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努力，但有些遺憾的是，每天處理行政工作、開會、搜尋備案的資料之後，最後我都沒辦法跟幹部們說說話，關心一下她們的狀況，但那時後每天回到宿舍，有時會看到幹部妹給我的回報事項、活動進度和打氣小卡，總是讓我感動，我覺得她們也在支撐著我。

這樣的日子持續到 8 月 10 日，學校確定了楓雅樓今年無法如期迎接她的新住校生了，當我們知道這樣的結果時雖然難過，但是還是得堅強的繼續走下去，除了備案開始啟動之外，因為宿舍無法開放會牽扯到幹部們的規劃—如果宿舍不開

放，理當不會有這群宿舍幹部，但是這群幹部都是有心留任的，若未租用到合適的宿舍，除了將續住的住宿生分配到其他宿舍之外，這群幹部應該要分散在其他棟宿舍還是集中在同一棟宿舍？又或是順利租用到北大的宿舍，等一年後楓雅樓開放在搬回來，這群幹部是否願意移居到校外也是個問題，所以我們決定要跟幹部們開一個說明會，讓她們了解針對楓雅樓到目前為止，住宿組所做過的努力和未來的規劃，統籌學長、前輔導員和我在松勁樓的交誼廳，召集了所有的楓雅樓幹部。

學長開始從 8 月 1 日到現在的過程以及楓雅樓確認無法居住的結果，到這邊大部分的幹部們已經泛淚，對於從大一住到現在的宿舍就這樣突然無法開放，這幾天緊張不安的心因為聽到這個壞消息而難過，接著統籌學長跟幹部們報告未來住宿生將分布到各宿舍及另租台北大學宿舍的可能性方案，並且告知此兩個方案對於幹部們的來去向的選擇，但因為所有備案都還只是備案，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結果，我們能做的還是等待，所以前輔導員跟幹部們分享了一些她的心境歷程，而因為去年在楓雅樓一起努力的記憶都回到腦海中，現場幾乎是哭成一團，衛生紙、面紙滿天飛，前輔導員幾乎沒辦法將一段話連續說完，幹部們不斷的拭淚和擁抱，那天應該只有統籌學長和我沒有哭吧！

因為我畢竟沒有帶著她們在楓雅樓奮鬥過，所以只會覺得少一棟宿舍很令人惋惜，而我最擔心的只有這群幹部和我的未來將要走向哪裡？我們還有機會塑造一個我們一起建築的宿舍嘛？我從學生時代就憧憬的這個理想工作壽命竟然如此短暫？這些問題不斷在我心中環繞著。

天助自助者，住宿組的努力沒有白費，也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消息，讓我們找到了合江學舍(東吳承租位於中山區台北大學的宿舍)對面的北大女生宿舍有許多空床，也許可以騰出一兩百個床位可短租給我們作為暫居，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這過程牽扯著體制間的過招，兩校高層行政人員的暗潮洶湧，所以每天都有不一樣的資訊和進展，包含床位一下有一百個、一下又有兩百個、一下可以租用、

一下又不能租用等等，我們除了討論一個又一個方案外，能做的也只能眼巴巴的看著兩校這樣你一來我一往，然後每天選擇相信我們學校會獲得勝利！

終於，8月15日，兩校協定東吳大學可承租台北大學女二舍及女四舍的5、6樓，但因為兩校對於宿舍的經營管理理念不同，尤其台北大學的學生大部分都在三峽，這邊的宿舍僅供給進修部學生入住，因環境老舊，房間內處處是壁癌及油漆剝落，公共區域雜物堆積十分髒亂，管理政策採取放任政策，除非住宿生明顯違反規定，例如不繳交住宿費、發現異性住在宿舍內才會有機會聯繫同學，不然平常就是處理包裹領取、運動器材借用以及鑰匙借用的事務，所以台北大學開放學生暑假留宿期間是到開學前的8月30日，因為同學離宿後她們並不會再次整理房間，也不會有整理修繕的工程。

我們的第一個大工程是得在短短的十幾天將宿舍整修完成，但另外一個更艱鉅的任務是得讓台北大學原住宿生願意在暑假時搬到下學期新床位，因為住原本就是她們的權益，我們只能透過宿舍行政人員轉達我們的意願，過了兩天，我們發現住宿生幾乎都沒有動作，整修工作是以寢室為一單位作整理，於是我們開始一連串的行動：寫一封給台北大學住宿的信，內容大致說明我們所面臨的困難，讓更多可以同理我們的學生願意先行搬遷、提供於期限內願意搬遷者所需要的紙箱、膠帶、寄送行李的運費以及搬運行李的人力資源等等，除此之外我們還主動幫台北大學宿舍行政人員進行床位分配，因為有些同學是因為床位未分配完成才無法搬遷，但因為時間很趕，加上北大的行政人員手腳實在太慢，所以我們主動提出協助的意願。

我還記得那一天，白天我們在宿舍內不斷的進行搶房間整修的工作，晚上用完晚餐後，統籌學長、合江學舍輔導員、合江學舍和楓雅樓的幹部們一起徹夜在合江學舍的交誼廳內幫忙床位分配，這個工作其實是個浩大的工程，因為宿舍年久失修，有些房間的床位正上方有壁癌不能住人，以往台北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通常採取不修繕直接讓學生換一個沒有壁癌的床位，所以能用的床位數變少，加

上有些學生有指定要住的房型和床位，這樣排列組合的遊戲進行了幾個小時後，大家的腦力都耗盡，有的時候我們還會鬼擋牆的困在一個點上討論許久，還常常在排完一個階段後發現有一個住宿生沒排進去，然後又要再重新再檢查一遍，不斷重複這樣的過程。

那晚大家沒洗澡，所以每個人頭髮都很油、氣色也因為熬夜和腦細胞使用過量而蠟黃，在邊吃消夜的同時不分輔導員和學生，每個人都在放空，一直到早上五點多，終於完成這個艱鉅的工作，有些幹部因為太累躺在交誼廳的地板上睡著，桌上、地上散亂著一堆的名單和分配過程的紙張，真是說狼狽就有多狼狽，我稍微梳洗了一下，準備在北大行政人員上班的第一時間拿到這份名單，並且跟她解說分配的邏輯，並且確保今天會公告讓學生們都知道新的床位，以便我們有更多的寢室可以整修，就這樣，我們每一天都在倒數著還有多少人、多少寢室未清空，離新生入住的期限還剩下幾天，除了整修之外還有多少事情未作，然後耗盡體力後回到合江學舍，有時在交誼廳就趴在桌上直接睡著了，直到幾個小時後幹部總會輕聲的叫醒我，讓我上樓洗澡休息。

我每天都與一個轉調至學務處工作的資深學姐在現場監工巡視(因為人力吃緊加上狀況複雜，故特別請學姐暫時協助宿舍整建工作)，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天後，有天資深學長下班後來查看工程進度，巡視施工進度後回到合江學舍，開始針對接下來的一些問題作解決以及未來規劃有所討論，因為我和資深學姐都留在合江學舍，所以不會知道辦公室的或學校的決議，而我也向學長報告目前進度和遇見的問題，討論得差不多時，學長特別跟我說辛苦了，但後面也叮嚀我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任務很辛苦，但辦公室也 cover 了很多業務，大家也都很忙碌，我一直都在這邊處理新宿舍的事情，主管沒辦法看到，所以讓我要隨時回報一下這邊的工作進度，那時候我覺得我真是太粗心了，竟然都沒想到要回報給主管，當了行政人員當然不比像學生一樣，社團中常常都是互信來成就一個團隊，但職場還牽扯著科層和倫理等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真的超級感謝學長的提醒，當晚立即馬上

針對每一項工作都仔細的報告了一遍，主管也在隔天早上回覆我辛苦了，若有必要辦公室的支援就隨時提出，我覺得我真是幸運，倍受寵愛。

很快的整修到了最後的尾聲，一邊拜託未搬遷的同學是否能盡速搬遷，一邊與廠商討論其他大致整理好的寢室的細部工程，而我的第一個難題出現了，學姐開始詢問我有關宿舍的一些細部規劃，像是衣櫃的把手款式是否要全部換新或僅將損壞更新就好、衣櫃內是否要安裝穿衣鏡、寢室門板顏色、走廊油漆顏色等等，因為這都事關宿舍整體及未來發展的細節，我頓時沒了主意，因為我從未想過我會需要想到這些東西。

以前在學生時代我們總是接受輔導員們從住宿組帶回來的決定，在從這樣的規範下辦出我們要的活動，但現在一棟新的宿舍要誕生，這些細節一決定就影響了未來修繕的方便性和經費預算，例如走廊油漆決定要玫瑰白，未來每年補油漆時都要請總務處或廠商調配出一樣的顏色，若顏色太難調就會變成顏色不一；衣櫃的把手決定要全部重製，那就要花費學校一筆經費，未來維修也是需要找出一樣的把手，但我總覺得這些似乎也不是我可以決定的，因為這牽扯到太多的因素，包含預算、施工時間、宿舍本身硬體設備是否能換新，因為沒有好好維護，所以有許多衣櫃門板在清潔過後還掉了下來等等原因，我應該是在這些限制的條件下才輪到我作選擇，而非像現在這樣一個開放性的問題要我回應。

我對宿舍成本、預算這些沒有太多的概念，若是為了省錢，直接按照原本的直接作更新，到時候可能會被說應該要花的錢就要花，這樣宿舍看起來較有整體的規劃；如果我全部更新，可能被說太揮霍，沒有為學校著想，錢應該要花在刀口上之類的，沒錯，重點就在於我其實對於這些硬體設備，哪些是應該要特別注意的重點沒概念，雖然我住宿舍住了七年，最多我只能知道房間內有哪些設備，但是也不會特別去思考這些設備備後帶來的意義，而現在因為我是這棟宿舍的輔導員，所以得作出這些決定，突然間我覺得我的責任好重大，我該如何決定？

每一次我幾乎都有些猶豫，學姐會給予一些指導，但大部分決定都還是會問

我，所以很多時候都是硬著頭皮決定，我感覺學姐有用一種：「怎麼好像沒甚麼想法」的眼光來看我，但我也沒辦法，因為我的確就是沒概念，原本如果只是普通的楓雅樓輔導員，一切幾乎都可依循過去的經驗照辦，但現在要我判斷這些需要多方考量的細部規劃，對我真是太難了，我開始很害怕作這些決定，很沒自信，因為學姐對這方面較為熟悉，但我卻是零經驗又零想法，一方面在她面前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作決定才是對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為我真的覺得衣櫃的把手、要不要裝穿衣鏡和油漆顏色我覺得不是重點，有幾次我跟學姐說我覺得都可以時，一個「怎麼沒甚麼想法」的眼光似乎又再度投注在我身上。

偶爾學姐會分享，油漆若是選太白的，晚上燈光一照可能太慘白，所以校內女生宿舍是用牡丹白平光漆之類的，但現在北大原本的油漆類型，可能又不適合用平光漆，但用另亮光漆又沒有牡丹白的顏色，這時候就會選接近玫瑰白的顏色，但在下決定前又會猶豫一下，因為這棟宿舍幾乎是從零開始，歷任也沒有一屆輔導員可以決定自己宿舍的油漆顏色，現在我竟然這麼特別成為第一個可以選擇油漆顏色的輔導員耶！

我是不是應該要選個特別的顏色讓住宿生一看就很喜歡！或者讓東吳樓層和北大樓層較有明顯差異！如果能造成如此效果，我應該會被誇獎吧！幹部們應該也會以這棟宿舍為榮，但是到底要選甚麼顏色呢？因為我實在不是個很有美感的人，加上對油漆時在是不熟悉，到最後一刻學姐問我決定的顏色時，我還是猶豫著，所以最後我還是選了玫瑰白，因為我怕我一個沒選好，沒有造成好的效果就算了，若造成反效果了不就吃不完兜著走了，當說出玫瑰紅時，我覺得學姐用一種：「為何要猶豫這麼久」的眼神看著我，還好她沒問出口，不然我實在是很難解釋呀！

歷經了十幾天瘋狂趕工，9月1日晚上還剩下一些細部的收尾工作，當天主管、統籌學長、學姐、松勁樓的幾位男生幹部都趕來幫忙，組長用菜瓜布刷洗手台、統籌學長和學姐在幫忙打蠟，男生幹部們也在掃地拖地擦玻璃，我負責將合楓的

幹部們分成幾組確認新生入住流程規劃完善、宿舍美工佈置皆貼上以及給新生的第一份禮皆擺在住宿生的桌上，一直到晚上十點鐘，異性訪客必須要離開了，最後只剩下我和幹部們，所以又帶了兩三位幹部每間寢室檢查廁所及寢室的清潔，不乾淨的就拿刷子一間一間的刷，到了凌晨四點半左右，天亮了，總算是都檢查完畢，幹部們大部分都累倒交誼廳內，每一個都頭髮凌亂、油光滿面、體力透支，將她們都趕去洗澡休息，並且宣布六點半穿著統一的服裝在交誼廳集合，太陽出來了，我一個人親自走過宿舍的每個地方，從地下一樓的電機房、廚房、交誼廳、運動器材室和閱覽室，慢慢的移動到 1 樓櫃台及工具室，然後搭著電梯看電梯內佈告欄的佈置和公告事項，到了五樓一樣從最左側的浴廁開始，一步一步走著，看著玫瑰白的牆面、用力被刷洗過的洗手台、擺置整齊的鞋櫃，最後我在六樓停下腳步，遙望著 101 大樓，太陽持續升高，越來越明亮了，我心想：啊！我們的宿舍終於落成了，這裡未來就是我與幹部的家了，要把這棟宿舍住宿舍們都當家人一樣的照顧唷！這裡就是我實踐我理想的工作的場域，就這樣東吳大學第一棟與別校合住的聯合宿舍—合楓學舍，正式落成！

第二節、在勞動中的挫敗

2012 年 9 月 2 日，合楓學舍正式迎接她第一批的住宿生，那天因為合楓學舍的特殊性，包含設備老舊、聯合宿舍以及宿舍位居校外，總務長特別來到家長座談會與家長們說明合楓學舍的落成，出乎意料的家長和學生們沒有特別的問題，一切順利落幕。

開始正常回到辦公室上班，我也因為開辦一棟新宿舍而被記了嘉獎一支，然後前半年在做甚麼我已經不太記得了，那時候我每天在宿舍晃來晃去關心住宿生和幹部、每週跟幹部開會一次、在辦公室作例行性事務和一堆的行政工作、核銷、辦活動等等，因為是新手，所以很多人都會幫你，而且大家也會因為你很辛苦要跟另一個學校的行政人員和舍監打交道，就會體諒你，所以默默的結束了我輔導員的前半年生活。

飛快的，第一年的下半年來到，不同上學期一個接一個的活動，下學期顯得時間較空閒一些，僅剩下幾個宿舍基本活動要舉辦，但是我的第二個難題出現了，這學期開始，因為粗心常犯一些錯誤，像是經費項目寫錯、公文文字邏輯不順、清潔消毒時間安排跟營隊進住衝突，學長開始會碎念，說我已經來了半年，這些簡單的事情應該都要知道，怎麼還像個新人一樣！

我開始有壓力，覺得自己好笨，怎麼連簡單的事情都會犯錯，所以我很謹慎的在我的工作上，但前人留在資料夾的檔案太少，加上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可能不太花心思在工作中，我常常搞不懂工作的順序和邏輯，例如要安排暑假清潔打蠍的時間，要先考量宿舍是否有大型工程、清潔廠商的人力和時間安排、另外還要搭配拆洗窗簾和清洗遮雨棚的時間，其實在安排上都有個邏輯，但是檔案內只有一個 100 年的公告，我稍微想了一下，覺得還是先問一下學長，於是我就離開座位，走到統籌學長的身旁，學長聽完問題後，整個臉都皺了起來，有點嫌惡的看著我，他覺得我沒事先準備好就直接跟他要答案，問我有沒有找過歷年的檔案仔細研究，叫我回去想想，雖然我已經找過檔案了，但是害怕我粗心，說不定還有別的檔案，所以我跟學長道謝後就回到座位上，認真的搜尋整個電腦內的舊資料，果然又找出了校外的公告，但是並沒多大的幫助，只好在兩天後硬著頭皮再去問學長，學長不耐煩的開他的電腦，看到共用資料夾的確沒有檔案，臉色就比較和緩的告訴我一些流程，例如要先詢問營隊進住和大型修繕的業務負責人，他們安排暑假的時程；要找保潔公司的高主任約時間，看哪幾天可以安排打掃；另外要找總務處的學姐安排消毒除蟲作業等等，我聽完後覺得有了一定的邏輯，所以就速速告別學長，開始我的處理流程。

但是當我處理到一半又發現，在宿舍三度空間打掃時和關閉宿舍後，平常例行性維護的保潔阿姨應該要休息，幫學校省下一些經費，當宿舍關閉宿舍後隔天就不需要打掃了，但是究竟要安排阿姨在宿舍開放的當天還是前一天開始打掃呢？前一天打掃是為了住宿生返宿時有個非常乾淨的環境，但就多花了一天的經費，

但若安排當天打掃，有可能因為消毒關閉宿舍後會有一些昆蟲屍體或蜘蛛網等等，這樣好像會給住宿生一個不好的觀感，我經常會在這些小問題中糾結，然後不知道要怎麼抉擇，但也覺得這樣的小事不好意思問學長，然後我的業務就延宕了，直到不能再拖的時候，就會趕快問學長或是趕快依自己的想法出公告，所以公告都印得很緊急，常常會印錯字或印錯大小，有一年的春假消毒，還因為公告印錯，所以原本要進寢室消毒，後來主管還請統籌學長幫忙出一個道歉啟示，週知所有住宿生不需進寢室消毒並為公告道歉，很誇張吧！

我的第三個難題出現在 4 月，這個月開始談未來一年的幹部留任意願，大概分成幾個階段，先談工讀生組長和工讀生小組長是否願意留任，然後再跟工讀生組長確認未來團隊組成人員，然後由工讀生組長先去勸說工讀生小組長們，最後再勸說大一的工讀生報名甄試工讀生小組長，最後組成一個宿舍工讀團隊。

針對我們想要留下的成員，若工讀生組長無法勸說，則由輔導員協助勸說，為何這個時刻最令人挫折呢？因為花了一整年的時間一起努力、保護和成長的幹部們，為了不想在辛苦工讀，會找出許多原因不想留任，但其實妳心裡也都知道，她們是因為不想留在這個地方而找出許多藉口拒絕妳，有些人是因為過去一年的付出而想休息、不想整個暑假都耗在宿舍、不想課業一直下滑、不想每次下課都因為要值班而跟同學疏遠等等原因而不想繼續留任。

但因為我有責任要讓宿舍團隊組成，這樣才能維持基本運作，所以我們得使出拿手技能，軟硬兼施，一一破解她們出的難題，雖然破解後她們還是不一定會留下來，而這過程會歷時許久，由於她們是非自願性案主，除非能夠突破心房，不然很難說服，每一次的談話都令人心力交瘁，那不僅會花光妳所有力氣和精神，勸說失敗時也會讓妳覺得，過去一年一起奮鬥的情感竟然無法建立起她們「正確」的觀念或革命情感？

那時候的我挫折至極，而來到辦公室時，每一棟宿舍也都會每天回報近況，雖然大家沒有比較的意思，但是報告到最後，比較的意味就出現了，若留任狀況

不佳的宿舍，還會需要跟學長討論團隊狀況，看是團隊感情建立的不夠深厚、團隊發生甚麼問題、談話的方式不對等等多方面做討論，當我跟學長討論時，我只覺得我自己是個能力很差、帶團隊帶得很爛的輔導員，所以才會沒有幹部要留任，另外當學長跟我討論時，會問我了解幹部多少、覺得她們不留的原因、覺得還能用甚麼方式談等等，但是談到最後總是會有一句：如果妳們真的非常想要這位幹部留任，有需要我們都可以幫妳跟她談，但是最後要帶她的人畢竟是妳，另一部分是有沒有思考過一定要非她不可嗎？沒有其他人了嗎？每次到這邊我總是會點頭，然後其實腦子在放空，因為談完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話都說到此我也只能自己談了，所以只能再一次回去約談幹部，看誰堅持的久！不過到最後時間一到，不管人多人少，團隊還是組成了。

印象中似乎有一次與組長還是與學長的談話中，讓我振作了一點，因為他們鼓勵我要加油呀，他們都覺得在學生時代的我，或是離開宿舍之後但還是會熱心幫學弟妹上課的我，表現的非常的耀眼，但現在當輔導員反而退步了，要我找回那個發光的自己，我心裡一震，是的，以往我的確都風光亮麗，每次回來當課程講師我也都深受幹部們喜愛，怎麼現在當了輔導員就黯淡了呢？不行，我得振作起來，於是我要從我最熟悉的東西開始從新出發—宿舍幹部暑假培訓營隊。

宿舍幹部暑假培訓營隊，是住宿組最大的幹部訓練活動，會廣招各宿舍有心或優秀人才來籌辦，這是我在學生時代參與過兩次的活動，通常不會有人參與兩次，因為籌備過程十分痛苦和煎熬，幾乎每天都只能睡 3-4 小時，從期末考開始到八月初第二階段結束，每天都會像遊魂般出現在校園裡。

於是我就決定從新開始，開始著手找尋籌備幹部，原本以為如以前一樣，許多未留任的幹部會因為要帶給現任幹部最後的禮物、自己在宿舍幹部的最後里程碑以及最後一次發掘自己的極限等等原因而加入，但沒想到這會成為我第四個難題。

尋找籌備幹部的過程非常痛苦，因為我遲遲找不到人組成籌備團隊，時間過了兩週，辦公室的主管和大家開始關心進度，後來有人建議應該先找到總召，再

慢慢組成團隊，於是我又花了一週的時間找一個較有影響力的幹部當總召，但我卻遲遲無法勸說她參加，每次勸說完她都說：「感覺應該要參與籌備，但是我好像沒有找到必須要參與的原因，因為傳承的部分我也做得很好了，另外自己也在這幾年很努力奉獻在宿舍內，目前也沒有別的遺憾了，一參與籌備我又得花一個暑假的時間準備，好像沒有一個非得做的原因。」

每一次聽到這段話總讓我覺得痛苦，我直覺性知道她是想要當營隊總召的，但是我無法勸說她，我歸咎於我自己找不到一個關鍵點突破她的心房，但是時間一滴一點的流逝中，後來我請帶領她的輔導員幫忙勸說，但最後幹部說了她會再好好考慮一次，最後一次我約談她的時候，我已經沒有了想法了，也不知談了甚麼，她突然答應接下這個總召了，我完全傻眼，後來我問她最後是甚麼原因讓她想接下這個重責大任，她說她以前做到自己最好的，但影響的人很有限，若當這個活動的總召，當她丟出一個想法時，同時間會有 100 個幹部能夠回應她，很想知道最後會有甚麼樣的發展。

老實說，我聽不太懂，當下也沒有任何感覺，只知道我鬆了一口氣，因為這個業務至少有進度了，這代表我不會再因為沒進度而被碎念了，另外這個幹部影響力及能力都是數一數二的人才，所以這個活動不會有甚麼大問題了，我真的好累。

第三節、被壓垮的勞動者

宿舍團隊和宿舍幹部暑假培訓的籌備團隊都組成後，馬上就是暑假了，學校有些人事異動，因為有新人要進來，我很快的成為有工作經驗一年的學姐，但是我自己知道，這工作跟我當初想像的不同，加上我覺得我的能力似乎無法勝任這個工作，但是因為每天都有很多的雜事要做，加上我答應前組長我會待至少兩年，所以我好像沒辦法離開，另一個說服我留下的原因，是輔導員這個工作性質的特殊性，通常工作第一年幹部是由前輔導員帶出來的，所以第一年往往都不會這麼順遂，因為很多事情都還處於摸索階段，不論是業務、團隊發展或是宿舍經營，都在熟悉當中。

不知道是對自己還有某部分的自信還是逃避思考這個問題，我總是因為忙所以沒停下來跟自己說說話，我總是把一切責任歸咎於，第一年的辛苦是因為幹部不是我親自生養的，所以也就比較難馴服，我花了太多時間在跟她們溝通，所以沒時間理會其它該作的事情；加上歷年來，所有輔導員第一年的命運總是乖舛的，所以第二年一定會更好，於是告訴自己，要好好表現，從這一年開始，在我離開時，一定要風風光光離開，讓所有人都捨不得我！

因為第一年發生太多事情，很多業務就這樣匆匆的交出報告，於是第二年我每個業務都重新摸索，我的速度很慢，常常困在一個問題上，所以很多業務還是延宕。

每天除了忙著例行性事務外，還要籌備活動，另外也要注意定時要與辦公室回報近況，頓時間我成了夾心餅乾，因為幹部有幹部想要做的突破，但辦公室有辦公室對於幹部訓練的想法，我覺得只要能夠幫助參與學員的學習都可以試著嘗試，所以學生幹部提出一些創意的想法時，只要不偏離核心課程主題太多，我都會覺得是可以嘗試的，但是回報時，有時總會讓辦公室打槍，覺得重點應該擺在基本課程，討論了一會兒，總是會被問：「她們的想法是這樣，那你的想法呢？」一開始我總是皺眉，然後說：「我覺得這樣的方式蠻好的，可以嘗試看看。」但此時學長就會大聲對著所有人說，我們是輔導員、行政人員，是學校的人，不再只是學生，既然是暑假幹部培訓，就應當更重視課程的培訓課程內容之類的，但是那天開始，我覺得是我疏忽的我是教育體制之一的行政人員，所以才會認由幹部主導，我應該要把暑假培訓課程內容更符合學校的期待！

我覺得我必須要堅持著，但是到底要堅持些甚麼呢？其實我真的也不知道，在我與上一個承辦學姐交接時，把培訓的核心精神和基本課程都講完了，如同我在學生時代所了解的內容一樣，但為何我和幹部花許多時間所提出的方案會如此被質疑？而且我一句解釋的話都說不出，我還是只能點點頭，但其實我還是不知道到底哪裡有問題，因為這樣的課程除了基本課程一定要上之外，其它的活動安

排幾乎也都是固定的，端看當年籌備團隊要用甚麼樣的方式呈現以及排列組合而已，不斷的困惑、不敢發問，導致我無法帶領籌備團隊，她們對我和辦公室有許多的質疑，不明白為何不能這樣安排，而我也只能像個傳聲筒，傳遞著辦公室和籌備團隊的想法，其實我也不知道能做甚麼了，這成為了我第五個難題，也成為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

整個培訓我已經不太知道我到底都在做甚麼，因為那段時間做甚麼都是錯，我害怕進辦公室、害怕面對學長、害怕面對幹部，但暑假培訓有個傳統，會邀請上一屆的暑假培訓籌備團隊回來驗收活動和傳承，通常現任的籌備團隊在此時的精神非常耗弱，也會因違籌辦活動而忘記彼此關懷，或因為想要締造出一個更棒的活動而失去初衷，所以之前的幹部通常也會趁這次機會跟大家激勵訓話，原則上此時都會哭成一團，然後找回當初參與籌備的動力，更堅定自己的腳步以及彼此關懷。

但是那一天，一切都跟往年不同，在兩任幹部交接完後，去年的籌備團隊製造了一個可以談心的場面，但在前面的訓話當中，我一直深刻的反省自己，淚流滿面，所以當前任籌備團隊都離開，只剩我和現任的籌備團隊時，我的總召第一句話是：「我不懂，依青你到底在哭三小？」那一瞬間，我不哭了，我異常的冷靜，腦袋和心裡都冷靜下來了，雖然不知道是甚麼原因，但我知道這個籌備團隊已經跟我以往認知的籌備團隊不同了，然後最後要結尾時，有個幹部說：「我知道你想帶我們談心，然後找到初衷之類的，但是我們這群人就是不太會談心，所以學姐妳別白費力氣了」，聽到這句話後，我真的醒了，我忘了我怎麼結束那個尷尬的談心圍圈，我只知道我現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讓這個營隊平安順利的結束。

我開始只專心把營隊的行政處理好，像是租遊覽車、當天住宿、核銷.....等等，我很少去看幹部們的籌備過程，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把自己關在房間內，忘記發生甚麼事情了，崩潰了，我大崩潰了，待在輔導員寢室，我不敢放聲大哭，那當下，我驚慌失措，直覺性的打給我在學生時代的輔導員一大玉學姐，

我所記得那天的對話是，我一直放聲大哭，大玉學姐從沒看我哭過，她也有些緊張，我跟她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覺得我是個甚麼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她問我怎麼會這麼說，我不理會她，歇斯底里的說我覺得自己一點都不優秀，以前可以有這麼光鮮亮麗的成績，都是因為我身邊有一群很厲害的人，因為是團隊工作，所以大家才會覺得我很優秀，其實我根本甚麼都不會、甚麼都做不好之類的，大玉學姐不知道怎麼安慰我，她一直叫我別這樣說話，我抽了張衛生紙擤鼻涕，一樣崩潰的繼續說，我把她傳承給我的幹部培訓營隊辦得亂七八糟的，原本我以為我像她一樣，可以幫助籌備團隊成長和突破，但是現在我發現我幫不了他們，我覺得根本甚麼都做不到，我覺得我根本沒資格回來當輔導員，我的業務延宕、團隊帶不好，連我最熟悉的活動都辦不好，我到底還能幹嘛？

我歇斯底里的大概 5 分鐘左右，大玉學姐只能一直告訴我不要這樣悲觀，一直告訴我，我是優秀的，但我一句也聽不進去，最後我告訴她，我覺得我連我最後的自信都沒了，我最引以為傲的舊是自信，現在沒了自信我還有甚麼？我不太記得學姐跟我說甚麼了，但我都聽不進去，最後這通電話在我歇斯底里的哭完 10 分鐘後，我冷靜下來告訴她，我沒辦法幫助這些幹部往正確的方向前進了，我只能讓這營隊平安順利結束，她告訴我，作我能作的事情就好。

結束了這通電話，我整個人很放空又冷靜，我去洗了個澡，然後好像睡了吧！隔天我一如既往的去上班，之前還有點害怕進辦公室，但是那天我異常冷靜，然後很快的到了兩天一夜的營隊，從高中就開始跑社團的我，在營隊的剛開始我就強烈的希望趕快結束，每一分每一秒對我來說都是煎熬，我一邊還要假裝甚麼事情都沒發生，我確認每一個細節讓流程順利的往下走，然後在營隊最精彩的「服務員時間」，是讓籌備團隊的幹部們每個都能講講話，是最感動的時刻，我當下只有冷靜，我也準備了一個鑰匙圈作為紀念禮物給服務員們，但是我的內心真的大大喘了一口氣—終於，結束了。

營隊結束後，開了檢討會也慶功了，然後開始了正式籌備新生週活動，這個

營隊對我來說變成了一個辦過的活動，而我的總召和其中一個服務員變成了我的新同事，整個上學期依舊充斥著許多的活動，所以當然還是有很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出現，但是我也像把自己關起來一樣讓自己沒感覺，因為比起前一陣子的痛，這些小痛已經變得不痛不癢了，很多事情越來越糟糕，都變成學校要甚麼、主任要甚麼、學長要甚麼，我就馬上補甚麼，一個又一個的補丁讓我越來越不堪，我覺得我只是拖著我這副皮囊繼續走著。

到了十月份的宿舍大型活動，因為是聯合大型活動，以往都是有學生自治團體的四棟宿舍合辦，因為楓雅樓變成了合楓學舍，於是首度有了校外宿舍參與聯合活動的首例，然後我又開始被盯一為甚麼不辦一個六棟聯合的活動？以前是只有校內宿舍但這次既然合楓學舍也加入了，其它宿舍也可以加入呀？雖然計畫是提四棟宿舍，但是我們都說宿舍是個大家庭，現在四棟宿舍都有拍立得(那時候的活動器材)，那其他兩棟沒有不會很不公平嗎？字字句句真的讓我無話可說，我的確沒有想很多，只專注的在如何讓此活動更吸引住學生參與以及可以為宿舍增添一些讓活動可以更靈活運用的器材，所以是我身為學校行政人員的身份想得太少了，也許是羞恥心喚醒了我，因為雖然已經不是住宿中心(學校單位改制，從原本的組變成中心了)的新入，但我卻變成住宿中心最需要幫助的同仁，既然這是我最後一年，也應該要好好的努力，至少留一個好名聲給人探聽吧！

那天開始我覺得我好像應該要努力一點，所以我努力每天早起到辦公室工作，做一些自己延宕的事務，然後每天上班到晚上七點左右，慢慢的騎車回宿舍，帶著路上買的晚餐，回宿舍巡邏和改班表，然後洗澡睡覺，那時候我幾乎不跟朋友連絡，連社群媒體都只是看過，連團購都沒團購！只要朋友打來我就說在忙，我也很少跟幹部談話，就是關在房內，忘記持續多久了，原以為這樣就會補回許多工作，但是最後發現，其實根本沒做甚麼事情，那段時間我一直不斷的會去咬我手指甲旁邊的手皮，那時我的手每天都被我自己咬到流血，每一次的痛我都會告訴自己不能再咬了，但我停不下來。

第四節、最後一夜

2014年8月1日早上7點，我躺在房東給的單人加大的床上驚醒，趕緊抓了放在床頭的手機看時間，7點，還可以再睡一下，又昏沉的躺回床上，突然一個回神，看看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輔導員室，是新家，一個在我未來生活遮風避雨的地方，而我也不用再去學生住宿中心上班了，那個我曾經這麼憧憬的工作，但現在脫離後，竟覺得如此快樂，終於不用再回到那個令我傷痕累累的地方了，自由的第一天，我輕盈的下床，開始整理剛搬過來這些混亂的雜物和打環境，新的開始總是令人期待的，整理到累了，我就上網路尋覓一些好工作，準備安排面試，就這樣過了三天。

8月4日因為住宿中心的暑假培訓，所以答應幫忙值班，晚上帶了簡單的民生用品就回到合楓學舍，這個從無到有的宿舍，這個我親手創造的宿舍，輔導員室如同兩年前剛整理好般的乾淨，一張床、一個桌子、一個衣櫃、一個冰箱以及一個四層櫃，此時的宿舍剩下幾個暑假要打工或是還沒有搬新家的住宿生，這是我與合楓學舍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從輔導員室走出來，先是經過了工具室，雖然一堆雜物但是整理的有些秩序，走出工具室就是櫃檯，代班的工讀生對我說學姐好，我點了點頭，關心一下晚餐是否吃過了、宿舍有甚麼狀況後就走下公共區域。

先到了運動器材室，有個北大的學生正穿著運動背心邊看著電視邊使用跑步機，當初就是因為北大宿輔員覺得因同學常穿著清涼用運動器材，所以不准異性訪客到公共區域，只能進房間，而東吳覺得除了搬東西或修電腦，不然異性訪客不應該進寢室，所以該帶至公共區域，最後無法達成共識，所以協議分開管理，請合楓學舍住宿生若有異性訪客來訪，可以到宿舍外公園或是到對面的合江學舍交誼廳討論課業或聊天。

到了交誼廳，有兩個東吳的住宿生把吹風機放在桌上，盤著腿坐在椅子上用毛巾擦著頭髮邊聊天，另外一桌有個北大學生似乎是剛下課，煮了一碗有蛋有菜的泡麵邊看著電視，我看著笑了笑，想當初兩年前，兩校學生還會因為資源而有

所小抱怨，像是東吳學生想看電視，但是發現正在使用交誼廳電視的是北大學生，就會碎念為甚麼不去用「你們」北大在運動器材室的電視，要來佔著「我們」東吳在交誼廳的電視；或是有時候擺在交誼廳的雜誌不見的時候，總是直覺性的覺得是北大拿的，那時候還為了這個一起訂了一個交誼廳使用規則，並請幹部將使用規則美化後貼在電視及雜誌櫃旁，以便提醒使用者，過了兩年後，總算比較像「一家人」了，不分北大東吳，我們只是住在一起的同居者，共同遵守該空間使用規範的使用者。

晃到了廚房，看著這三台冰箱，這可是兩週一次累死勵進會幹部的東西，因為冰箱總是被塞得亂七八糟的，每次清冰箱時，幹部們總是得把三台冰箱所有的東西拿出來，還要小心不能混在一起，以免再冰回去時同學找不到自己的物品，然後一邊擦拭冰箱，一邊要查看有沒有同學遺忘的腐爛食物、貼紙標示已經過期的物品都要分類丟掉和整理成一箱讓同學們認領。

對了！丟掉前還得要拍照存證，每一次清完冰箱總是得繃緊神經如臨大敵，因位同學們會開始抱怨，像是找不到自己的東西了、為甚麼她的東西被丟掉了、冷凍的東西可能因為清冰箱時間太久解凍所以壞掉了，有時候還會發現住宿生的東西被偷吃掉了，要作一堆後續處理。

還記得有一次，有位北大的同學買了兩條土司冰在冰箱內，因為沒有貼標籤導致被丟掉了，她非常生氣，覺得東吳只會照規定行事，難道幹部沒有自己的判斷能力知道這是剛買的吐司，這樣丟掉很浪費食物之類的，幹部當然無辜，這樣的事情當然會造成一些爭議，但為了方便管理，我稍微跟對方談了一下後，發現立場不同，所以後續就交給北大的行政輔導員處理了，最後當然是依據公共區域管理規則規定的人有理，因為宿舍甚麼時間清理冰箱在學期初就已經公告了，另外冰箱使用規則也都張貼在宿舍公布欄已及冰箱上了，當然幹部在丟之前也會有所猶豫，但是為了方便管理，所以我們得依法行政，統一遊戲規則，以便大家都可以有一定的標準，住在一起才不會有更多糾紛出現。

在這兩年常常出現類似的議題，讓我去反思我們到底用了許多名正言順的道理，其實都只為了學校「方便管理」學生，而輔導員只是其中一名學校方便管理的宿舍的行政人員罷了，但是東吳又添加了許多服務在宿舍管理中，所以成為全國大專院校宿舍管理軟實力超強的指標，但也累死一堆人。

望向另一邊，是當初量身訂作的流理臺和從楓雅樓搬過來的小型家電，每一個都有美化過的規則說明，看到電磁爐就覺得好笑，因為電磁爐是學校冰箱廠商提供的設備，但每次使用需投幣 5 元可以用 12.5 分鐘，除了有時候會發生一些笑話，像是住宿生投了 5 個 1 元硬幣或投了 1 個 10 元硬幣後沒辦法啟動之類的，有一次幹部慌張的跑到輔導員室報告：「依青學姐，有個北大的學生拔掉公用電磁爐的電源，拿著自己的電磁爐在廚房煮食！」其實乍聽之下不會有甚麼問題，因為電源配置是安全的，但後來開始在腦中瞬間思考到：北大住宿生能夠在宿舍房間內使用小型家電，但東吳學生因安全考量若需使用必須申請；廚房是屬於公共區域，應該要有標準的使用規則，現在出現了從未出現過的事件，但使用規則內似乎沒有規定不能用自己的電器，而且若她拔掉的是電鍋電源還可以以電流不同阻止，但偏偏當下只有她一個人在用電器，而且她還是拔同樣是電磁爐的電源來使用，這樣一來可能會出現更多人會有一樣的狀況出現，這樣東吳學生就為更抱怨為何同住一棟宿舍但北大可以帶自己的電器但她們不行，若是為了安全考量，明明同住一棟宿舍也應該統一標準等等，這一大串不同的小劇場馬上跑過我的腦中，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讓這位住宿生在自己的寢室內煮食，這樣就不會有東吳的學生看到，也就不會有抱怨產生了，所以馬上找到北大的宿輔員，跟她說明了狀況，一起到廚房找這位北大的學生，用了一個「因為宿舍電源配置都是固定的，此電磁爐是廠商配置固定使用的，所以插頭不能拔，以免影響電器的使用，加上雖然同是電磁爐，但所要使用的電流量可能不同，基於安全考量以及避免其他影響到其它電器的使用，若要煮食北大學生可在房間內煮食。」的理由讓這位同學收拾好東西回房間去了，其實她只是因為要煮的泡麵口味較重，會影響到其他室友。

友，才想說到廚房煮完後在回房間，當我們去勸導的時候她也已經煮好了，所以也沒有太多的抱怨，整件事完美落幕，我、北大宿輔員和值班幹部都依法行政，當下真的覺得自己作了一件超級正確的事情，阻止了一個宿舍爭議事件的發生，現在想想，安全考量是必要的，但是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我想應該是當下「我被賦予著一個我認為非常神聖的職業，而我也很想做好這個角色該作的事情、然後我身旁又有我的幹部正看著我處理這件事情，所以一定得要有輔導員的態度和氣勢出來，並且要讓這件可會造成兩校規矩混亂的事件簡單處理、還要讓北大覺得是他們的同學的問題，我們東吳都是守規矩的孩子」的這個場面出現，讓她覺得學姐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輔導員，只要我出馬甚麼狀況都可以處理得很好吧！因為這是我想給她們的形象，但是現在打出來後只覺得我當下也太有戲了吧！搞不好其他這三個人也都只覺得這只是一件小事而已，我自己在內心搞的像拯救世界一樣，天呀！我這兩年的時間常常在作類似的事情耶！現在真的發自内心笑了出來！

走到另一邊的閱覽室，超級大的空間，有一部份因為有安裝冷氣所以作了拉簾，那時候北大為了要方便管理所以原本打算使用很多小吃店用的那種透明的拉簾，我當下可是萬般阻止，這個一裝上去也太沒美感了吧！宿舍的閱覽室又不是小吃攤！後來裝了不透明的拉簾，完工後，同學們終於可以在閱覽室念書了，而且也不會被外面的人走動而打擾，看！我真是個有遠見的輔導員吧！沒錯，那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又成功阻止了一樁悲劇發生了，哈哈！

閱覽室真的很大，但整修前很少被使用，不是因為冷氣，而是因為太髒亂導致有許多的蚊蟲跳蚤，經過了兩年的清潔打蠟和消毒除蟲，閱覽室變得很乾淨，我離職前在這裡辦了我自己真心想辦的一個大活動，運用閱覽室的大空間，只靠合楓學舍的十幾名幹部，從佈置、宣傳、主持、活動設計、表演、餐點……等等，都具備有合楓學舍的特色，像是創造了包裹整個電梯外的佈置及宣傳、餐點是附近特色的麵包店小餐盤、有獎徵答是讓參與者猜鄰近店家老闆特色叫賣聲、一邊

還�回顧合楓學舍從無到現在的成長，最後由幹部們一同跳了個大合舞，其實我還真的搞不懂大合舞到底在跳甚麼，因為分配到編舞的人是最不會跳舞的人，但是我只知道當所有幹部開始練習跳舞時，那幾個負責的幹部因為指導動作而變得很有自信，活動最後幹部們在跳大合舞的時候，住宿生們也都站起來一起拍照、拍手，那一刻，我才真正覺得我是輔導員了，原來這就是我想作的那個輔導員的樣子！因為在辦這個活動前，統籌學長也曾提醒過，要考量閱覽室因在地下室，舉辦活動聲響會很大，還有舉辦這活動的成效……等等，但因為台北大學大部分學生是進修部，所以晚上 10 點多才會到宿舍，當初設計活動時大概 9 點 30 分就會結束，所以應該影響不大，另外因為辦活動本來音量就會較大，這實在無可避免，除了調整音箱音量、窗戶緊閉之外，再來就是跟北大宿輔員通報一聲，若太吵就提醒我們一下，最後原本學長還有建議可以轉換型式或者改去合江學舍舉辦這個活動之類的，但我辦的是合楓學舍畢業典禮耶！當然就要再自己宿舍辦呀！反正最後我作完我可以防範的事情之後，也不知是否因為要離職了還是逃避心態，其他我就不管了，活動照辦，當天沒人反映太吵，只有許多北大學生很好奇詢問北大宿輔員閱覽室有甚麼活動，還有 2、3 個北大住宿生下來一起參與活動，當天總共來了 50 幾個人，大概是四分之一的住宿生比例，整個活動圓滿結束，而我也滿足及心安了，兩年的輔導員生涯，用這個活動把自己送走，讓我與這個宿舍告別，我真的充滿感謝。

搭著電梯往 5 樓移動，這是我的習慣，因為下樓對膝蓋傷害非常大，所以我這兩年每天巡宿舍時都是搭到 5 樓，在慢慢的往上移動，到了 5 樓，一往右邊走就是勵進會幹部的房間，看著門口的牌子，默想著這兩年所有的幹部的臉龐，我說了一聲：「對不起」，我自己在學生時代是勵進會幹部，理當在帶領她們時會順手許多，但是這兩年我能為他們作的很少很少，而合楓學舍的勵進會幹部也一直卡在自己是校外宿舍唯一一棟有學生自治團體的身分，被期待著有所作為，但是這兩年他們除了舉辦「被規定」的活動之外，在宿舍管理上面有需要跟北大協調

時她們就會被需要而出現，所以也一直都很忙，有時候我總是會覺得她們只是名為學生自治團體，但深深的被輔導員控制著的學生組織而已。

路過了寢室、廁所、浴室，兩年前整修以及這兩年的修修補補的場景都浮現在腦海中，5 樓雅房區的寢室電風扇因為同學爬梯子時容易撞到頭，所以全部都換過位置、504 有位同學曾經扭傷腳行動不便，後來把兩層樓左右兩側的某間蹲式馬桶都改成了座式的馬桶、5 樓浴室不知名漏水導致 4 樓北大學生抗議，左側的往 6 樓的樓梯在某次輕微地震後被眼尖的幹部看到樓梯的裂縫很大，可能會有崩落的危險，所以又再次修補施工，5 樓套房區的住宿生因為下雨常會潑到衣服，所以經常反映想在走廊的曬衣區加裝遮雨棚，但因為經費不足加上未涉及安全議題故一直無法施行……等等。

慢慢的往 6 樓移動，看到了 519 和 619 寢室，它們位於宿舍最邊角的寢室，因為這兩間寢室不是位在走廊上，而在最偏僻角落廁所旁，台北大學都是用來當作儲藏室，但是裡面一樣有床和浴室，考量成本和收入，所以後來把這兩間作成寢室使用，基於安全考量還特別加裝兩隻監視器，還加裝兩隻曬衣架供這兩間寢室同學使用，在作宿舍整體規劃時還擔心此寢同學會覺得自己被孤立，幹部們還特別在寢室外的佈告欄中作了一個非常有歡愉氣息的佈置，就像春天在外郊遊的畫掛在牆面，很是溫馨，也許是氣氛感染，這兩年雖然因管線問題導致浴室常常出狀況，但是這間寢室可是大搶手，因為住的人數少、空間大又有全新的下舖床，所以似乎也沒這麼在意它位於哪個位置了。

抬頭看看 619 寢室旁邊廁所正前方的鋼筋，回想起要卸任前最後一次要提報宿舍要修補的地方，其中一項是油漆修補，跟去年一樣由助理長先查看一次後，在給我看一下，然後提報出去，但今年提報的時廠商估價 50 萬，讓總務處感覺很誇張，因為才花了幾百萬整修的宿舍怎麼兩年就需要重新修補成這樣，那天是星期六晚上，我記得我跟朋友吃飯，送她回家時突然接到統籌學長的電話，內容大概就是質問我這些內容我到底有沒有一個一個去查看過，是不是有必要每個地方

都要修補、到底平常有沒有好好維護宿舍、有沒有作好一個輔導員的職責、助理長只是學生不是行政人員，我是不是太濫用她們之類的，那當下我知道我錯了，但也覺得委屈，但我沒哭，只是跟學長說那我回宿舍檢查一次，但學長說他那邊也十萬火急，因為主任也是今天在辦公室遇到他時，把總務處的反應跟他說了叫他處理這件事情，所以他必須得作好所有宿舍的統整資料，所以我覺得這樣來的及嗎？對，學長最厲害的技巧就是他不會告訴你，他現在馬上就是要你給出資料，但是會給你一些提示讓你自己決定甚麼時候該給資料，沒錯，在這個週六的晚上快十點時，你接到學長的電話，然後內容是你做錯了一些事情，然後不斷的數落你的罪狀，最後跟你說他現在就是需要這個資料，他現在在辦公室內，你回家需要 40 分鐘左右，然後這資料很重要，所以你覺得甚麼時候要給他資料？是的，一如既往，我跟朋友借了電腦，再次查看了所有要修補的地方，不知為何這些修補的地方需要花到 50 萬，然後寄給學長後，撥了通電話給學長，學長似乎沒有剛剛的急躁，用很冷靜的聲音說他收到了，然後要我撥通電話給主任道歉，然後我撥了，主任客套的說了沒關係。

我掛掉電話，接著我哭了，我不知道我為何要這樣生活著？我覺得我只是個被操縱的傀儡，沒有自我意識！我想不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在想我是不是就如同學長說的，我因為要離職了所以擺爛不管？我是嗎？

後來找了一天學長、我、助理長和廠商一起到宿舍查看每一個位置，因為當初台北大學的油漆底是較便宜的水泥漆，所以後來雖然用了品質較好的油漆整修，但是兩年的自然環境的破壞下也慢慢剝落，所以有許多地方都有了壁癌，最後走到 619 寢室時，一抬頭學長馬上大聲說這個是鋼筋外露，很嚴重的，怎麼會備註要補油漆而已呢！我與工讀生組長對望，請她們修改紀錄表，然後再次看了鋼筋一眼，天呀！我還真的不知道鋼筋外露有多危險，因為我們宿舍有很多地方都這樣呀！趕緊把一些地方再補上，後來刪掉了只是表面掉漆的地方，但新增了更多鋼筋外露的地方。

沒想道我在今天終於知道統計資料的標準了，因為我從來沒被教導過怎麼統計資料和查看的標準，只能依我自己的判斷了，但我真的對這個沒甚麼概念，真的幸好這次有發生預算的問題，讓我在離職前真的學到了油漆修補工程統計資料的標準！

是的！在住宿中心有很多事情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輔導員的標準就是標準，這件事情讓我有了一個觀察，除了我之外其他的輔導員幾乎都是在宿舍待了3-4年，並且都當過助理長或是會長，所以他們作事的標準幾乎跟輔導員一致，而我其實只在宿舍當過一個小小組長，那時候幾乎也不用扛甚麼責任，會長說甚麼我們做甚麼就對了，所以我不用跟輔導員開會，也不會接觸到統計修補油漆資料或是修繕的工程，所以難怪我在過去兩年作事的時候常常被說怎麼會這麼沒有概念呢？現在我終於懂了。

如果在一開始我可以發現這樣的落差，我就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這部份的訓練，但是當我任職輔導員這個職位時我似乎就被認定我有這樣的常識，所以馬上就成為下決定的人，也從來沒有人想過輔導員會需要這樣的訓練，全部都從經驗法則下去累積，當然也不能怪誰，一方便也是因為我也不夠早看出這樣的盲點，所以在這兩年自我責怪中，常常還會因為類似這樣的標準事件讓自己陷得更深。

走到了6樓套房區，這邊除了會抱怨因在樓頂所以冷氣用量很大，花費很大之外，其實蠻和平的，晃到了608多功能室，我和幹部們最常在這邊開會，開完會就聊聊天，美工日在這邊作作美工，所以外面的洗手台佈滿了七顏六色，那是為了畫牆面佈置累到沒時間洗乾淨的壓克力顏色，地板鋪了地墊，當寒暑假住宿生比較少或是活動較密集時，有時會發現幹部美工作到一半就在地點上躺平了！

走著走著，到了606寢室的工讀生組長的房間，這裡是我最常來的地方，因為常常要跟兩個工讀生組長討論宿舍的事情，但是大部分是公事，工讀生組長寢室沒甚麼隱私，兩個工讀生組長的住在房內最靠窗的位置，其它地方都佈滿著公共用品，地板一樣舖著地墊，靠近門的地方放了一張桌子，通常都擺滿零食和雜

亂的文具，看著門口的牌子我一樣說了聲對不起，我從來沒有當過宿舍的工讀生，當了輔導員後我幾乎每週都跟著她們開會，宿舍工讀生除了宿舍關閉的時間每天都得要值班 16 個小時，從不間斷，除了要排滿班之外，她們還要負責打掃宿舍的公共區域，因為很長時間都在宿舍內，所以也最常遇到狀況，例如：住宿生留宿外人、鍋爐跳電、廁所漏水等等，身為一個專業的工讀生，他們人人都具備著超人般的能力，像是修日光燈、修漏水、打蟑螂.....等等，所以住宿生對他們真是又愛又恨，因為他們守護著宿舍的安全但是在宿生違反宿規時她們也很容易發現。

另外除了工讀之外他們還得負責執行義務服務活動，為宿舍舉辦一些小活動，所以也會耗掉一些私人的時間，付出了不同於其他工讀更多的心力和時間，雖然能培育出自己很多技能，但是真的很辛苦，這兩年來我的工讀生組長一直會出狀況，有些是個人議題，有些是跟我的溝通問題，不論是甚麼問題，當一個領導團隊的人出狀況團隊也就容易出狀況，所以總歸一句就是我的問題，因為我應該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但我並沒有。

這幾個工讀生組長真的很辛苦，而我也不能幫助她們甚麼，因為她們領的是月薪，所以也是責任制，一個宿舍也許可以不用有輔導員，但一定要有工讀生組長，因為他們對宿舍最為熟悉，而且一留任就是一定要擔任兩年，這樣新的工讀生組長才能跟在舊的工讀生組長身邊學習，讓交接無縫接軌，我了解的宿舍行政和工讀生管理的東西可能還比她們更少，所以我像除了交代工作之外，也沒有給予她們甚麼資源。

最後我走到頂樓，這邊通常都是鍋爐跳電、颱風天積水會上來之外，大概就剩下曬被子時會走上来吧！滿地的碎石子，勵進會曾提出要清理順便作隔熱層，但最後因為工程經費浩大、牽扯台北大學意願、是否有必要施工和是否要投資在台北大學宿舍上(畢竟租約也只租了 4 年)，所以依舊沒有施工，幹部出了個公告請住宿生少上頂樓並如果非上頂樓請注意腳下碎石，我看著夕陽，風景很美，兩年前我也看向一樣的方向，台灣的地標—101，那時後是凌晨，太陽剛出來，多麼充

滿希望的景像，現在夕陽伴在 101 大樓旁，真是個好應景的風景呀！正如一個要從宿舍畢業的輔導員要離開這個，有始有終。

值夜沒發生甚麼事情，所以也就順利的結束了這個我覺得是我最後能為住宿中心作的事情，當初其實只是感恩大家這 2 年的照顧所以才答應可以幫忙值夜，但沒想到竟然給我一個沉澱的好機會，回報宿舍一切平安後，我離開了合楓學舍，回頭感謝這個陪了我兩年的宿舍，踏出門口後，我頭也不回的回到了我的新家。



第六章、柳暗花明

第一節、旁觀者

2013 年 11 月 7 日，我在當輔導員前曾經加盟一個連鎖網站，自己當老闆，但是因為工作忙碌，一直就這樣放著，那天，是半年一次的廠商大會，加盟者、公司以及所有合作的廠商都會來到會場，了解未來公司走向以及最新的發展，那天我去了，不為別的，因為一張票要 3,800 元，看在錢的份子上也應該要去吧！

連續三天，我看見了公司的進步和未來發展，真的很厲害，但我無感；我看見了更多更強的廠商跟我們合作，真的很厲害，但我無感；我看見團隊內有些厲害的夥伴因為達成了自己的目標，上台被表揚，但我無感。因為沒甚麼感覺，就會找一些空閒的人聊聊天，突然發現有些以前我覺得口才不太好、沒甚麼能力的人，在跟我聊天時竟然變得這麼不一樣！我因為這一年多來都沒有進修課程和參加聚會，所以他現在的狀態幾乎快要追上我了！

天呀，怎麼可能讓這種事情發生，於是開始覺得自己應該要為自己努力了，即便我怎麼為學校付出多少心血和努力，我也只是個幫別人工作的人，但是在這邊我是一個網站的老闆，是為自己努力！我這輩子都只想過一直為別人做事，但沒想過可以為自己做甚麼，因為我太在乎別人，但是我付出的心力和時間後現在卻是這麼殘破不堪的自己，於是決定從 2014 年 1 月開始慢慢努力，為何是 1 月份呢？因為總是要給自己一點時間調整，而 1 月份又是一個新的一年的開始，覺得這個時機點很好，哈哈。

廠商大會結束後，寒假也到來了，校內宿舍正忙著籌辦校慶活動之一的嘉年華，而因為組內一直在提校外宿舍沒有大型活動，其實會影響幹部的留任，雖然去年跟對面的合江學舍一起籌辦了一個園遊會活動，但因為搞得太大，加上兩棟宿舍的經營方式不同，所以造成很大的損傷，勞民傷財呀！

今年我只想辦個溫馨的小活動，所以花了比較多時間在這個活動上面，然後慢慢的把我只做到今年七月的事情散播出去，原本我以為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了，因為我當初面試時就很堅定著說我只會做兩年，因為我還是想要完成學業，但是還是不少人覺得震驚，但這件事情也默默有時會被點出來，像是要換業務或是在討論我有些業務會牽扯到暑假時，就會有人說：「這就看依青到時候的決定了。」

一直到了四月底左右，主任終於約談我了，我也提出我一定會離職的決心，因為我想完成學業！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雖然學長和主任也有說到可以等到未來任職五年就可以再考回學校變成在職生，也一樣可以完成碩士學位之類的話語，但是我就是心意已決，因為我知道我的離開是為了就我自己，這一次，論文又救了我一次。

這一學期我變成了即將離職的人，所以基本也不會有太多的要求，把自己的宿舍顧好就可以了，不要讓新輔導員太難帶，另外把交接的東西處理好就好，覺得變得輕鬆了，但也讓我開始可以注意到一些細節：

一、六棟宿舍間的比較：

其實每個輔導員都是專注在管理自己的宿舍的，但是畢竟都是宿舍，所以難免被拿來彼此比較，像是在檔案評鑑時就會比較；還有外校來宿舍參訪時，要選哪一棟樓參訪，這就會比較宿舍美工佈置和整潔程度；在申請學輔經費時，每一棟都要繳交企劃書，也會比較哪一棟寫得比較好、包裝的比較好、內容比較好……等等；每個月工讀團體都會要報薪水，這是讓助理長直接處理的，所以在報薪水時也會比較每一棟宿舍的助理長誰比較細心之類的，我以前總是覺得大家都是家人，所以不是比較，而是為了讓大家更進步才會有時後提出哪一棟做得比較好，但我發現若較能獨立處理事務的輔導員會較得，

二、資深學長生病了？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位子上處理事情，沒想到突然聽見資深學長大吼一聲，我抬頭一看，是某一棟宿舍的輔導員正在被念，以前總是我坐在那個被罵的位子上，這次看到別人被念時第一個想法是；還好不是我，但我看著看

著突然覺得這畫面好奇怪，為什麼學長要在所有同事包含工讀生都在的時候這樣大罵另一位同仁呢？每個人都有他的尊嚴，不在主任和同仁面前顧及她的面子就算了，辦公室有工讀生還有隨時會進入的學生耶！這樣的方式合適嗎？我仔細細想這樣的狀況，不外乎分成幾種狀況：

(一) 因為事情做錯的太離譜，所以學長忍不住一時情緒太過？

但是怒罵的時間維持了有 10 幾分鐘，所以若是一時情緒好像有點長。

(二) 為了維護此輔導員或自己的地位，所以故意要罵給主任聽的？

因為那個輔導員是學長平常的好幫手，所以可能先這樣罵一頓，這樣主任就不會太怪罪那個同仁了；另一部份因為 2013 年改制成中心時也同時換了主管，所以這樣的吼叫會讓主任覺得他有認真在督導同仁們。

(三) 學長生病了？

因為這樣的大聲在辦公室訓話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學長是念心理系的，所以他應該對這樣的處置方式對人的傷害性有多大是知曉的，但有幾個同仁都是這樣被罵過，會不會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可能還有許多許多原因，但我存著疑惑繼續做我自己的事情，因為在那當下雖然覺得不合適但也不知道該做甚麼，此時此刻我突然有個意外的發現，原來這裡不是家，這裡是職場呀！所以是不是在我以前被念被罵時，我的一些同事也可能有一樣的感受，但是因為他們是「同事」，為了自保所以也像我這樣默默的坐著？天呀，我的人生中終於知道甚麼是職場和同事了！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里程碑，我似乎是個很笨的人，從小到大我就是得這樣親自感受才會知道那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例如：當我擔任東吳大學第一屆國際志工隊長，帶著大家踏上印尼的土地時，我才突然覺得世界村的意義；大學時我是社區實做課群第一屆的學生，也是親力親為的走到社區了解甚麼是社區工作；現在我花了一年又八個月的時間了解到了甚麼叫做職場和有種關係叫做同事，這些在別人眼中一聽就明白的名詞，我竟然要花這麼多時間和機會去體會，我果然還是得勤勞才行呀！

我的心踏實了，因為我知道這一年多的時間，我變成了一個我不賞識的我並沒我自己造成的，我的崩潰、我的憂鬱症狀，我的無能為力，一直一來我都覺得是我自己不夠努力、是我不夠用心、是我偷懶造成的，一切的錯誤都是我的問題，我沒辦法還原真相，到底那些過錯是不是我自己造成的，但是我只知道，以前在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中老師說：「人在情境中」，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大的，所以我會變成這樣的我一定不會只是我自己的問題，我所處的環境一定也影響著我，但是我並不想在去探討，因為那一刻我放過了我自己，這個我毅然決然將休學兩年的時間都壓在這個我曾經理想的工作，但最後卻成為我人生中最痛苦不堪的生活，很強烈的對比，但是在這一刻我覺得心情好放鬆。

步知道自己心態調整了，還是因為我已經是一個要離職的人，所以大家也不會對你有太多要求，後面幾個月除了交接之外其他事情都很平順，看待事情也逐漸平淡，比較沒那麼在乎別人怎麼看待你，因為再糟糕的事情也都遇到了，包含學長去別的中心抱怨他不知道我只會做兩年，如果他知道的話也不會在我身上花這麼多時間，學校是沒有秘密的，傳回到我身上時我只覺得有趣，因為這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了，最後幾個月依舊要談留任，因為我沒有要留下來，所以也是一個從旁協助的狀況，但反而談的比上次好，這次的留任蠻順利的，這也讓我發現過去的我一直扛著太多不屬於我得要扛的責任與壓力，這源自於我對我自己和別人對我的期待，是誰說學生時代表現的十分良好，在擔任相關職位時表現也會十分良好？考上研究所都不一定能畢業，提了論文最後的口試都不一定能畢業呢！

最後幾個月，在準備要離開的事情，第一要件就是找房子，為何不是找工作呢？並非我這兩年存了非常多錢，相對的反而壓力太大所以也幾乎沒有存款，先找房子是因為我一樣會持續留在台北生活，而我也沒有朋友可以先借我放我住了將近十年的行李，最後是我曾看見以前一些輔導員，因為新任輔導員要進住，但是因為一直沒找到屬意的房子，但最後有點像是被趕出宿舍的樣子，曾經為這棟宿舍付出的工作者，這樣的結果令人不堪，雖然名正言順，因為任期到了、因為

新任輔導員要進住了所以你得走，但是總是覺得這樣的離開方式很殘忍，為了不讓自己被趕走，所以儘速找了房子，還提早先跟要接任的輔導員商量好何時要清空房間以便她搬進來，所以在組內會議學長詢問到新任輔導員何時能搬入宿舍時，回答得乾乾淨淨，讓他沒機會碎念，這種感覺很好！

原以為一切都會到最後一天就平安落幕，在這天之前我也的確都蠻順利的，只是延宕的業務永遠做不完呀！暑假大家上班的心情都較輕鬆，我的心情也蠻好的，一直到了 2013 年 7 月 31 日，那天，是我上班的最後一天，剛好是週四，暑假上班日最後一天，隔壁同事一進辦公室看到我就說：「依青，走呀！草原風(是我最愛去的火鍋店)。」我笑了笑，說今天還有事情啦！然後隔壁中心要離職的人過來送媽媽親自烘焙的蛋糕，大家也歡欣的接受了，攀談的幾句，然後就一直到了下午，我忘了是幾點了，當我起身要離開時，大家也站起來聊了幾句，主任此時對我說了：「依青，別忘了你還有兩份會議紀錄要交唷！」我以為，我不會再難過了，我應了聲就揹著包包離開了。

走到了停車場，遇見了隔壁中心的學姐，也是我在學生時代的輔導員大玉學姐，我勉強著笑著跟她打招呼，問她為什麼從學校外面回來，她說她們剛剛整個辦公室的人都送別離職人員，說了一些她很捨不得的話，還有在剛剛她們全部的人都捨不得的哭了，這一瞬間我真的理智現斷裂，我在想我平常做人到底有多失敗？我要離開了我的同事們除了問了我一句要不要一起吃飯之外，雖然我說我有事情，但是從早上到下午，連個送我的東西都沒有！

我開始大哭，大玉學姐緊張的問我怎麼哭了，我跟她說我覺得我做人好失敗！今天我要離開辦公室時，大家好像無動於衷，我是不是作了甚麼罪不可赦的事情？大家連最簡單的客套都沒有，離開前我們主任只問了我會議紀錄何時交，同事們有站起來但也沒做任何事情，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連一個小小的餅乾或蛋糕也都沒辦法準備嗎？大玉學姐聽了覺得很驚訝，說要帶我去吃個晚餐。

我怎麼又哭了，頭好痛，我跟隨意找一間餐廳坐下，跟她隨意的聊我的看見，

想要曾經也待過住宿組的她給我點迷津，是不是我真的做得太爛了才會變成連最後都沒人特意要送？後來她只分享了一些她的想法和觀察，讓我冷靜了下來，既然我都要離開了，又何必在乎那些不在乎我的人對我做甚麼呢？不論是為了甚麼他們不在乎我，也許只是同事關係，也許是我真的做得很差勁，那又如何，我已經在那當時盡我最大的努力做好了，所以就讓自己離開吧！

我真的很能為自己找麻煩，因為我答應在他們上山做暑假培訓時幫忙看顧宿舍，留在合楓學舍值班，所以 8 月 6 日我才正式搬入我的新家，也開始不斷的面試找工作，當然這段時間我也一直被電話追問著我的一些交接的檔案，我覺得很痛苦，因為交接時不可能所以細節都說到，兩年前我有鑑於太多東西都只是經驗法則，所以在每個交接的檔案內都放了一個 WORD 檔案記錄我在處理這份業務時要注意的事項、流程和經驗，當然有些業務是從古至今中間已經斷代的，所以常常都是我自己憑著直覺做出來的，所以沒有可考的紀錄，此時我就會被說怎麼當時沒提出來討論之類的，但因為當時候大家都忙，所以也只能快速弄出要評鑑的東西，這麼龐大的資料我真的也沒辦法一一記的清楚，有一半我覺得我當了代罪羔羊，這樣會讓我好過些，一直到了 8 月 11 日，所有的電話都不再打來了，真的結束了，這五味雜陳的兩年。

第二節、快樂的天堂奴隸

接下來的日子，每天都面試三個工作，八月份太陽大得不像話，每天都好熱好熱，我騎著摩托車尋覓著每個地址跑來跑去，在面試前一定都要擦汗補妝，然後有些工作真的是掛羊頭賣狗肉，例如：應徵的職缺是行政人員，最後都變成因為現在沒職缺所以先從業務開始作、休閒產業的行政人員，一進辦公室是一群濃妝豔抹的姐姐們在聊天，經理說他們有徵一直打電話叫人來面試的行政，也可以作美體按摩師，然後開始說明兩者的待遇和福利，不過後者這個也不能說是掛羊頭賣狗肉，因為這的確也算休閒產業，又再次騎上我的摩托車，邊等紅燈時邊想著平常這時候的我正在辦公室吹冷氣，然後作一些行政或是電話聯繫業務相關的

事情，有時候可能這時間正在吃下午茶，現在的我卻在這邊滿頭大汗，腦中突然想起在離職前秘書室學姐給我的建議：「其實學業不一定要這時候完成，未來還是可以考在職專班和留職停薪，現在外面的工作不好找，薪水福利不比學校好，而且學校假又多，環境又單純，待個幾年有家庭後還能兼顧，外面的工作不可能可以這樣的。」那時候我只是笑了笑跟學姐說，我真的很想完成這個論文，加上我覺得在學校待了兩年也差不多了，我沒有打算在學校工作一輩子，我結束了這個話題。

「想完成學業」的這個理由讓我明正言順的離職，讓我在離職時有個好名聲，每次講這個理由的時候，我知道論文只是讓我全身而退的藉口，因為我剩下最後一年了，我真的能夠完成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最後要離開這個我愛的母校時，我必須要有一個漂亮的藉口離開，所以論文在此時此刻成為救命的理由，我想完成嗎？那時的我不知道，因為要先能活下去，才能思考別的問題，綠燈了，我繼續往未知的未來駛去。

從大學開始我就知道一個道理，我必須成為一個可以被利用的人對別人才有價值，對老闆來說才是個可用的人才，在職場上才不容易被取代，然後你就可以擁有自己的價值，所以大學我把自己訓練成一個很好被利用的人—積極、正向、樂觀、能解決問題、當講師練習談吐並訓練邏輯思考能力、聰明但又好相處、有許多能力但又謙虛，所以幾乎每個去面試的工作都有回應，最後我篩選到剩下三個選項了一北投就業服務員、生技公司電銷人員、外商銀行的電銷人員，因為此時我的目標已經很明確了，白天的工作只是個「兼職」，視為讓我在網站尚未經營穩定前餬口的工作，所以必須能夠準時上下班，耗費太多心思在工作上以及底薪能夠讓我在台北市生存下去，所以跟幾位創業夥伴討論後，最後選了生技公司的電銷人員。

我在天堂的日子

8月11日，我帶著公司要求的存摺封面、照片等資料，準時到指定地址報到，

一樣的光鮮亮麗、一樣的希望自己卓越一些、一樣的覺得這樣的表現會讓公司老闆覺得我是個很棒的人才，所以我一樣的妝扮我自己，當天上了整天的課程，大致上了解公司的產品和制度，中午休息時還跟幾個人攀談後一起用餐，然後大家都一起留社群媒體的聯絡資料，還開了一個群組聊天室，一直到最後一堂課，又換了一個經理進來，她穿著一個白底花色很怪的緞面連身裙，頭髮及肩，但應該是有自然捲所以整個頭髮都有點捲，右臉上還有顆痣，感覺年紀蠻大的，她先幫我們分組然後帶著我們填寫一些勞健保相關的資料，一邊跟我們聊天，然後有個較有經驗的大哥發現有張條款上面寫著：若工作未滿 30 天即離職，只能領 10% 薪水，其它 90% 以員工價換取公司產品，經理稍微帶過，後來大家就簽名了，填完資料後我們依據剛剛的分組分別帶到三個辦公室，我和其他三名較年輕的女生被帶到總公司對面的辦公室，那時候已經五點半了，一進去我就看見很多的 OA 隔板，一格塞著一個人，每個人桌上都有很多的資料，桌上都有一具電話、一副耳機和一包衛生紙，我心想這是不是詐騙集團呀！帶我們的人跟一個胖的女人講說：「這四個是你們的新入員唷！」然後就走了，我們四個人看著眼前穿雨衣穿到一半的女人，她瞄了一眼就說：「今天趕快回家，明天九點半到這個辦公室，因為還沒有感應卡所以來的時候跟我知會一下，早餐九點半前吃完，明天再帶你們熟悉環境。」說完她就走了，然後又是一堆人離開辦公室，沒人理我們所以我們對望一下，也就跟對方說明天見回家去了。

上班第二天，我依舊穿著乾淨整齊，提早了 10 分鐘到辦公室，到的時候我被帶到一個跟其他人隔比較遠，一個靠窗的位子，天呀！難道是想要隔開我們不讓我們彼此討論？但是其中有兩個人只坐在隔壁，所以應該是我想太多了吧！我一坐下來有兩位妹妹就湊到我這邊來，因為不熟悉環境所以看到比較熟悉一點的人就顯得靠的住了，我邊擦桌子邊回應她們，接著最後一個人也到了，我們聚集在我位子這邊，昨天那個胖的女人說她叫作 blue，召集了我們四個人開始作環境介紹，我偷偷瞄了一下辦公室其他人，有些人還在吃早餐、有些人在聊天、有些

人已經開始打電話了，然後我們走進辦公室，Blue 講解完辦公室守則後經理就進來了，是昨天那個穿得很奇怪的的經理，她今天穿著正常點了，她開始說明公司一連串的流程：公司準備了一堆永信樟芝黃金蜆的十顆裝試用包，然後我們用公司提供的名單打電話詢問是否需要顧肝消除疲勞的試用包，我們稱之為許可，然後把不要的名單劃掉，要的人就用螢光筆劃起來，接著詢問是用包要寄送的地址，當天下午三點前影印要寄送試用包的名單後，統計要寄送的試用包數量和 DM 數量，然後繼續打電話，將螢光筆換成另一個顏色，等到四點左右，BLUE 會把所有的試用包發到你的位子上，此時你就可以到公用桌你申請的 DM，然後在信封上寫完地址，再把所有東西都裝入信封內貼緊膠帶，放入統一回收的箱子即可，隔天一大早 BLUE 來上班，就會用影印的名單清點你寄送的試用包數量，若數量不對就必須要提早到公司處理或直接被退件，等到你第一批客人們都開始收到試用包後，我們就要一邊打許可，一邊開始名為教導使用方式但實為推銷的電話追蹤了。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功課，就是在會議室聽以前一些成功寄送試用包的錄音，然後對照公司給的話稿，在空白紙上寫下自己的話稿，然後把它念順，我本人是沒甚麼特別的專長，就是愛跟人聊天，所以我很快用自己的邏輯把話稿寫好，然後自己看著話稿念了一次，然後經理讓我們彼此練習，先在會議室互相對練、調整、對練、修改再對練，然後在說明一下名單的分類，12 點準時休息，我們 4 個就各自買了中餐回辦公室一起吃，午休到一點，下午我們再對練了一次，就回到各自座位上練習用耳機對練、修改話稿、聽錄音檔，很快的到了五點半，經理就趕著我們下班了，我看大部份的人也都很準時打卡離開，跟其他人道別後我自己騎著摩托車去買晚餐，一路上覺得很困惑，以前聽別人講學校工作環境很單純，外面的世界很恐怖，同事有時會相互陷害，老闆會一直逼迫你加班之類的，怎麼在這邊都沒發生？還是因為我只是新人，所以還沒發生？但是無論如何，這的確是個可以兼職的好工作，如果我現在看到的都是真的的話，我以後都跟那些姐姐們一樣準時下班，這樣晚上的聚會、飯局都可以準時到了，真是太棒了！晚餐就

吃最愛的滷肉飯加油豆腐吧！

上班第三天，早上又用電話對練了一次，讓我們更熟悉話筒的使用和戴耳機講話，然後就要開始上線了，正式要打給客戶，真的很緊張，因為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應付的來，但是從會議室解散後回到座位上，除了打電話也不知道能做甚麼，因為桌上除了電話、衛生紙和耳機外，剩下的就是教育訓練的教材和我手寫的話稿了，而且經理雖然在經理室，但她的電腦設備可以知道我們有沒有在打電話，她現在正等著我們上線，好吧！萬事起頭難，但是不起頭就不會有後續，我戴上耳機，將話稿放在電話旁邊，把教育訓練的資料翻到產品說明那一頁，然後作了個深呼吸，我撥號了！電話鈴聲響了許久，沒人接，我鬆了一口氣，在響第一聲時真的非常緊張，響了 5-6 聲時我死盯著話稿，就怕對方一接起來我不知所云，到最後電話鈴聲轉成語音信箱時，才在名單上作了個記號，接著沒接的人我們都會打第二次，再沒接就會等下午再撥一次，果然打了第一通後，後面就比較順利了，第二通接通了，是個男生，按照話稿流程順利的講下來，確認地址後就掛了，我的媽呀！真的是太興奮了，掛掉電話後經理還來電說作的很好，我整個心花開了。

第三通開始有一些被拒絕，會有點難過，但是還是會繼續撥號，因為下午會統計打了幾個許可，我可要好好努力！讓經理看見我呢！然後桌上電話響起，是一個妹妹用內線打給我的，她問我打得怎樣，我說還好，她問我已經幾個了，我說 4 個，她說好厲害唷，她只有 2 個，我說繼續努力，電話有錄音，不要講太多，我們就各自繼續努力了，一直到了中午，我們一樣去買了午餐一起聚在我的位子吃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的位子特別大)，我們稍微討論了一下早上大家的狀況，發現我的許可量暫居第二，默默在心中決定要再努力一點了，到了下午，我們依舊繼續打許可，偶爾穿插著經理跟我們討論客戶要不要寄送或調整話稿的部分，就這樣一直到了下午四點，BLUE 來問我打了幾個許可，我說 19 個，我觀察著 BLUE 的表情，很想知道這個數字算多還是算少，但我看不出來，後來 BLUE 教我怎麼

使用影印機和填寫申請 DM 的表格，然後就讓我繼續打許可了，到了五點半，一樣是個準時下班的節奏，我們 4 個一樣相互討論了一下今天的狀況，因為今天開始上線，感覺比較不一樣，有人喉嚨開始痛、有人很挫折，但我通常都是那個笑笑的看著大家，沒甚麼意見的人，因為對我來說，這就是個兼職的工作，只要能準時上下班、工作沒有太大的壓力也不用耗費太多的力氣就是很棒的工作了，小聊了一下我們就各自回家了。

對了，自從作這個工作之後，我的作息變的穩定正常，每天大概晚上 11-12 點上床睡覺，早上 7 點半左右起床，然後就開始東摸摸西摸摸，到八點半左右出門，停好車後慢慢去早餐店吃個早餐，吃完到公司 9 點 20 分準時打卡，我從沒想過人生可以這麼悠哉，從大學開始我為了栽培我自己成為一個很好用的人，我打七份工、到社子島舉辦方案、打完下班卡奔跑去課堂上課、兩個社團……等等，這還不包含社工系最愛團體分組報告，所以還要跟同學約時間討論，所以大學四年我的作息通常都是 2-4 點睡覺，早上 6-7 點起床，其他補眠時間就在課堂上靠打瞌睡和適逢假日沒安排活動時大睡一場，後來當了輔導員更不可能早睡，就算早睡也因為睡在自己的工作場域無法有良好睡眠品質，而現在我竟然能夠體會到人家所謂的早睡早起身體好的意義！這種感覺真的蠻好的，會覺得每天都睡的好滿足，起床時臉帶微笑，早起後多了好多時間可以作點事情，即便只是拖拖拉拉的準備出門，這也令人愉悅，也因為不是急忙出門，所以每天早上喝了水後過 5 分鐘一定會排毒一次，腸子乾淨了，大腦也就清醒了，接著慢慢的晃出門後，憑著吸引力法則我就是一定會找到停車位，然後吃完早餐到了辦公室，一整天作的工作其實並不難，只是打電話許可、包裝許可包、裝水喝水和上廁所，中午還有睡午覺時間，這工作真的是太棒了！

上班第四天，一早有個妹妹就臉色不大對勁，突然她就說因為家人要她回桃園工作，所以她得離職了，大家都覺得很惋惜，但是也有人眼睛寫著羨慕，我知道這只是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覺得這個工作不適合她，但她特別還想了個理

由以便對我們有交代也可以順利離職，她走時拿了一些錢和一盒產品，其它人就繼續昨天一樣的工作，一直到了下午兩點半，我到經理事影印名單的時候，經理突然對我說：「依青，xx 離職你有甚麼感覺嗎？」我看著經理，用短短的三秒鐘決定自己要講甚麼話語，既然經理要探測我的想法，這時候正式讓她對我印象深刻或是讓她喜歡我的時候了，我回：「恩，還好。每個人本來就有自己工作的規劃和想法，所以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所以每個人都有她自己的選擇。」我看著經理眼睛都亮了起來，我內心真的超級得意，我又成功的讓一位主管喜歡我了！

上班第五天，另一個妹妹一直喊喉嚨痛，而姐姐則是有點無力，今天因為我們第一批寄的試用包差不多已經到客人手中了，要開始教導吃法和嘗試締結(買賣)，我們先聽之前有賣成功的錄音，再照著公司給的統一話稿寫出一篇自己的話稿，這部分有難度的是你永遠不知道這個客人會給你甚麼樣的反應，所以真的很令人緊張，這次練習了一個上午後，下午三個人要開始扮演不同的角色輪流對練，沒事的那個人就繼續打許可，練習幾回合後，第二階段開始跟經理對練，經理會丟出很多的反對問題給我們，招招直中要害，一輪下來我們死傷慘重，然後又回到會議室，直接撥我們剛剛跟經理對練的錄音檔，然後直接作檢討，雖然知道這是為了我們進步，但是真的很殘忍，除了自己聽完要說能再進步的地方，還要能接受其它兩個人的建議，經過幾個回合後經理讓我們回到座位上開始上線練習，我心想，對方可以活生生的人，怎麼會是練習呢！但是當我回到座位上，還是只能較自己勇敢打電話，因為桌上除了電話、衛生紙、耳機、教育訓練的教材和我手寫的話稿之外，多了一個鉛筆盒和一個水杯，所以也沒辦法裝忙，所以只能打打看了。

還記得第一通電話是個中男大哥接的，前面一樣跟大哥攀談聊天，到這邊都很輕鬆，到了中間要開始介紹產品時，大哥感覺沒這麼熱絡了，比較長時間是聽我在說，我此刻蠻緊張的，很怕被對方發現我是為了賣他東西才跟他這麼熱絡的，到了最後因為也沒梗了，拖不下去了，只好勇敢照個話稿念促銷活動，對方一陣

沉默，我因為緊張所以一直不斷的說話，一下扯產品真的很好、一下扯活動很優惠、一下扯健康真的很重要大哥一定要保養之類的話語，辦公室的冷氣很冷，大概都有維持再 25、26 度左右，我穿著一件短袖的 t-shirt 和一件黑色內搭褲，這樣的溫度剛好，但是當下我卻覺得我都快流汗了，後來也忘記怎麼結束這通電話，反正就是被拒絕了，掛上電話我只覺得氣喘吁吁，正要把耳機拿下來的時候電話就響了，真是嚇死我了，經理說：「依青，你來一下。」我應了聲，拿著筆和筆記本往經理室走去，那段路不長，但是我卻模擬了快 100 種經理會有的反應：她會不會怪我沒有成交？我剛剛是不是哪一段講的不太好？最後再締結的時候是不是太囉嗦讓客人覺得壓迫？我等等會不會被罵？她會不會覺得我不優秀？內心的我就在這些問題中不斷環繞，就像卡通會演的那樣好像慢慢掉進一個黑洞裡。

我走進經理室了，多年來的訓練讓我依舊可以裝得很鎮定，我一坐下來，經理就問我覺得剛剛那通電話有甚麼問題，我的媽呀！一定要這麼直接嗎？但多年來的訓練讓我依舊可以檢討出幾個可以進步的地方，經理點了點頭，然後說：「對呀！你都知道但怎麼沒注意呢？」天呀！一定要這麼直接嗎？這句話完全中了直中紅心！既然已經是知道的事情怎麼會沒有注意呢？我沉默，因為我覺得很慚愧，覺得自己犯了已經知道的錯誤，覺得自己是個笨蛋，然後經理說：「其實以第一通來說你算是講的不錯的了」，拜託，我學過心理學的好嗎？妳就別再安慰我了，作不好就作不好了哪有理由，但還是客套的問了：「真的嗎？」經理回應：「對呀，像是前面暖場部分妳作的很好，讓客人失去戒心願意跟妳聊天，然後產品的部分也介紹的很仔細，客人那時候也有一些回應，代表他有認真再聽妳說話，但這兩個部分佔了太長的時間，這樣講電話妳會很累，一通電話若是 15 分鐘，前面應該 5-7 分鐘而已，後面的時間應該擺在報價完處理客人的反對問題，然後每次處理完就要再締結一次客人，然後就要停下來，看客人怎麼反應，順便也讓自己休息。」聽完之後我真是目瞪口呆，這個人是認真的耶！不是只是安慰我而已，因為她講的出整個對話流程，然後用公司的 SOP 套進去，然後發現哪些地方講的好、

哪些地方可以修正，然後很具體的再次講述一次標準流程，還有在標準流程下的細部注意事項，而且她有全程聽我的這通電話錄音，最厲害的是她最後還有提出一些我個人講電話的特色和需要調整的地方，讓我非常具體的知道自己可以怎麼作。

我的重點已經不在是電話講得如何了，重點是我眼前這位我的主管讓我知道她很認真工作，而且花了很多時間幫助妳讓妳變得更好，不像以前我在學校工作的時候常常沒辦法給我一個標準的具體做法，就是講了一個模糊的概念然後在講了一個希望大家達成怎樣的目標後，就個別執行了，到最後檢討時才會說有些東西應該是很基本要注意的東西怎麼有些人沒有注意到，然後就開始相互比較，為什麼別人都不會作錯就妳會作錯？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作是錯的。

到最後我只能恩的一聲回應經理，然後經理給我一個微笑說：「好！繼續加油！下一通會更好！」就讓我回位子上了，雖然驚艷經理的表現，但當我回到位子上時，還是會害怕打下一通，因為很怕又再犯同樣的錯誤，因為很怕被客人拒絕，但因為那天也接近下班時間，我故意去上個廁所裝個水，時間就差不多了，於是我又開始準備下班，然後我們三個人又湊在一起，大家臉色都不太好，有個較年長一點的姐姐說，我們打的名單都是之前那些前輩打完沒辦法成交的客戶，所以我們在打的時候難度很高，另一個妹妹聽到露出非常擔心的臉說：「那這樣我們怎麼可能可以變成合格人員，合格要 15 萬耶！」我聽了心裡一緊，大家臉色沉重的互相道別後又再次解散了。

那天晚上已經排定了要去上醫生的健康講座，騎車的路上都是憂心忡忡，到了現場跟夥伴們一起坐，有個夥伴問我目前工作狀況如何，我把狀況大概跟他說了一下，他說：「聽起來很好呀！」我回說：「好是好，但是這樣我就一直不會合格呀！」他問：「不會合格會怎麼樣嗎？」我回：「不知道會不會怎樣，但是合格的話薪水大概多 6 千元。」他說：「妳那時候會選這個工作不是就是為了準時上下班，底薪也算過勉強可以在台北生活，其他的收入就是靠網站經營來賺的，為了

讓網站能更快速有穩定的收入，所以才會選這個準時上下班又不用花太多心思的工作不是嗎？」天呀，真是突破盲點了！我又來了！在一個團體中，我會讓自己表現的優秀、突顯出我可以被利用的專長、讓領導人和其他人都喜歡我，以便我不會被討厭以及可以得到更多的稱讚和優勢的這個慣性再次出現，但我原本就打算把這個工作當成是兼職，本來要要低調平穩的過個 2-3 年，等到網站穩定之後就可以離職的，當然還有一個重點，因為它不太需要花心思，所以在網站經營其他的時間我就可以拿來寫論文，但我現在這樣的態度和表現都不是我當初的初衷了，那一刻我腦袋一轉，反正不管有沒有業績我就是要打電話，然後準時上下班，不用求大家都喜歡我，只求安安穩穩的就好了，調整後我愉悅的吸收醫師在台上講解的健康知識以及營養補充品的調配，也睡了一個好覺。

過了一個週末，大家似乎充好電繼續奮鬥，每天就在打電話、檢討、調整、然後只能打電話、檢討、調整的無限循環中渡過，今天上班時，姐姐一直被經理說要試著跟客戶暖場聊天，不然客人也不會想繼續聽妳說話，然後經理讓我分享怎麼跟客戶聊天，阿！我的人生當中第一次叫我分享怎麼跟別人聊天，這...不就是聊嗎？但是因為以前訓練有素，我還是講出了幾個我覺得可以跟客戶多互動的話題，大家聽了都點點頭，姐姐還抄了筆記，以前我在這時候都會感覺無比優越，但是因為初衷定了心後，只希望真的能夠幫助姐姐進步，希望大家都一起撐下去，畢竟也是有些感情了，然後我們又再次回到座位上繼續打電話了，每一次要撥電話前還是會深呼吸一下，雖然調整過心態，但是還是會對自己有所期待，被客人拒絕也是會有點難過的，打了一通又一通，中間也會穿插打許可，當有了比較難打的追蹤電話後，原本覺得很難打的許可反而變成比較放鬆的時間，果然很多事情是比較出來的。

一樣的影印名單、一樣的包好許可包，又要準備下班啦！但是突然看到姐姐坐在經理室，感覺氣氛不太對，果然，她出來的時候拿了兩盒產品，我和另一個妹妹對看一眼有不祥的預感，果然，姐姐也提了離職，她算了算，跟我們說如果

有想要離職星期一最好，因為六日是有算薪水的，然後她就走了，妹妹說她也有點想走了，我說：「至少要撐到 30 天，這樣才能領全薪，你也不想拿產品吧！」她點了點頭，兩人互相打氣一下就各自回家了。

回家路上我順路去刷了郵局的簿子，看學校七月份的薪水是否已經入帳了，一刷發現竟然沒有資料，我內心有些不安，買了晚餐回家馬上開起校務行政系統，查了一下，我的媽呀！原來學校的薪水都是先領的，所以我在 7 月初就已經領了 7 月份的薪水了，瞬間經濟陷入困頓，先不說別的，每個月的房租、網站管理費以及生活費，一直要等到 9 月 5 日才會領現在工作的薪水，在這之前真的要吃土了，我竟然少算了 3 萬 5 千元的錢呀！當天馬上堅定信心，不論發生甚麼事情我都要撐到 30 天領全薪！然後算出每天能用的生活費，從那天開始我就開始執行省錢計畫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終於到了上班第二週的星期五下班，妹妹跟我說她想了一下，還是要離開了，我微笑祝福她，問她接下來要去哪裡，她說應該回去做牙醫助理，只是要找一間比較有發展性的診所，星期一早上就會提離職了，還叫我好好加油，我們分開後，我很開心，因為她讓我知道原來不太熟識的兩人，也可以互相支持，因為她從撐不到一週到最後跟我一起撐了兩週，此刻決定離開時她覺得她有盡力去努力適應，而非僅感受到壓力就離開，這是很多年輕人做不到的，我真的覺得她很棒，我邊走邊思考著今天要吃甚麼晚餐，突然間覺得周圍的環境好亮，我抬頭看了看天空，還是藍天白雲，我站在南京東路旁的人行道，下班時間人潮眾多，許多上班族在我身邊來來回回的移動著，我聽到有兩個女生在聊等等要去吃哪間餐廳，要怎麼去之類的話題，另外有個男生好像打電話給家人說今天要回家吃晚餐，我看了一下手表，六點鐘！我突然意識到，原來，這就是準時下班的感覺，我在學校工作兩年，從來沒有下班時間天還是亮的，而我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到底學校明訂的下班時間是下午 5 點還是 5 點 30 分，因為通常離開的時間都是下午 7 點過後了，而我在下班後除了可以跟同事小聊一下之外，下班後

我不用把工作帶回家，腦中也不需要思考工作的事情，下班後我就屬於我自己，我的私人時間竟然還有這麼長的時間！這又讓我再次覺得離職真是對的！

改變的過程真的很恐怖，因為你不知道接下來你會怎麼過，但是如果你每天做同樣的事情，怎麼能期待明天會有不一樣的生活呢！回想兩週前我還不知道何去何從，現在我卻遇上了一個我從沒想過這麼好的工作，週一到週五 9 點 30 分到下午 5 點 30 分上班，每天下班後和假日都是屬於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加班，每天的工作內容除了有一點業績壓力以外，其實就是打電話跟別人聊天罷了，我微笑著，感謝老天爺，在這時候我也默默想起論文，謝謝它讓我有勇氣並且名正言順的從學校離開，若是沒有它的存在，我想到現在我還會因為一些情感或經濟因素而繼續擔任輔導員，好的！決定今天晚上把之前寫的前三章找出來！

晚上在一堆混亂的行李中開始翻找自己的論文，翻箱倒櫃後竟然甚麼也沒找到！我心一驚，仔細回想了一下，兩年前我提完計畫書後，我就把所有東西整理好放在研究室一個資料夾內，後來隔天就到住宿組實習，接著就上任了，有一天我正忙碌的時候好像有接到同學打給我，說因為研究生位子不夠了，叫我去整理位子給新的研究生坐，我那時正焦頭爛額在核銷和活動上面，就讓他們把我的東西裝箱，所以我的論文應該在那一箱裡面，嚇死我了，馬上打還待在研究室的同學，跟她約時間回去拿資料，她要我之後在跟她約時間，我應了聲好，雖然心裡還是有點緊張，但是我馬上從電腦資料中找出那個我取名為：「剩下最後一關了」的資料夾，翻找了一下裡面的內容，還好，資料全都在，那天我稍微打開每個檔案看了一次，覺得怎麼可以有這麼多錯字和邏輯不通的地方，覺得老師好勇敢，這樣的內容也可以提計畫，這些東西基本上在訓練有素的我的眼中，應該會被我丟回去重新修改的，但總而言之，剩下最後一關了，我覺得充滿希望，然後我在心裡想著，接下來除了上班和經營網站的時間，一定要找空檔多少打一點文本，剩下最後一年了，一定要畢業，找時間也真的要再把前三章順一下稿子，在跟老師約時間，設定目標後，於是當天我就安心的睡了。

第三節、勞動者的幻想

時光真得是匆匆的流逝，很多事情在你不知不覺就這樣在生活中被忽略了，譬如...論文，繼上次我說要打一些文本後，默默又過了三個月，而我一個字也沒打，另外因為我的悠遊卡不見了，所以我也就無法在假日進入研究室，平常週間我都在上班，所以跟研究所同學約去研究室拿論文的紙本，默默的也一直都剛好沒約成，所以論文成為偶爾跑出來提醒我自己還是個研究生的事實，而研究生，要寫論文，才能畢業，意即你若沒寫完論文，就不能畢業，代表你不是個合格的研究生。

這三個月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生活重建的非常順利，其實我非常意外，因為以前在學校時總是聽說在外面的世界是多麼黑暗、相互陷害、老闆多麼逼迫員工之類的，但是這些都沒有發生。

我的生活重建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電話行銷、一個就是自己經營的網站，而其他事情都被我先擺置在一旁，像是家人或是論文，都會在我認真在重建我的生活時，有時會神來一筆的跑進我的腦海中，不斷的提醒我還有這兩件事情要必須做，但我就是擺著。

八月份在我跟最後一位跟我同梯的妹妹道別後，就剩下我一個新人了，經理有一天在經理室幫我調整講電話的邏輯時，突然問我其他三個人離開對你會有影響嗎？我回說沒有，她告訴我電話行銷這一行其實都要靠自己努力，不用去管別人做甚麼，自己每天完成自己的目標就好，公司的制度也讓大家不會有搶客戶的問題，所以大家感情也都不錯，不用去管老人們在做甚麼，因為她們都已經做了很久了，有一定的客戶量，平常不論他們要不要上線，月底交業績就好，妳以後也會跟她們一樣輕鬆，但是你得先累積自己的客戶數量，所以得努力上線，做好妳自己的事情，每日目標達到後就放心下班，我回說好。

經理這一番話讓我覺得很激勵，也覺得被看見，但同時也讓我意識到一件事情，因為同梯的新人剩下我一個，所以也就沒人可以比較了，接下來我得自己跟

自己比較了，我突然注意到我在「比較」，我跟另外三個人感情不錯，也從沒想過要把她們幹掉，怎麼會跟她們比較？

我開始回想這一整個過程，從第一天我們一起受訓，大家都不認識彼此，這時候我會當個文靜的人，觀察著團體的動力，誰會先發聲，他可能就想當老大、需要舞台或是想把大家比下去的人；有些人跟我一樣安靜，我就會看她的眼神，有些人是真文靜，有些人則跟我一樣在觀察著大家，接著我會在團體中找到一個人，那個人跟我一樣是個觀察者或是比較無害的親切者，我跟她聊天甚至一起吃午餐，大部分的時間我讓她說話，以多了解對方，然後經過了一早上的訓練，中午午休時大家就開始用社群軟體相互加入好友，瞬間我們變成了隊友，一起討論和交流這間公司的制度，有些之前有業務或電話行銷工作經驗的大哥大姐會分享前公司和這間公司的比較，有時後會有一些人討論著哪個經理講得比較好之類的，下午的課程開始，因為我剛好坐在最後面的位子，有位經理講課前請我幫忙按錄影鍵，她問我會不會，我當然答會，坐著的我偷偷拉了一下上衣，以便站起來不會有上衣過短或太皺的窘境發生，然後我緩緩的站起身來，走到 V8 旁邊，這時後因為空間十分小，我必須扭轉一下身體，讓我的上半身移動到 V8 的正後方，確定不會跌倒後輕輕抬起手按下那個錄影的紅色按鈕，這時後不管鏡頭是否已經調整好，一定要再調整一下鏡頭位置，其實只是上下移動一下，然後一個扭身把上半身移回來，露出淺淺的微笑對著經理說，好了，然後從容的回到我的座位坐下，我知道，在剛剛的過程中所有人都是看著我的，又一次完美的表演。

到了最後一堂課大家分組的時候，我會觀察哪些人跟我同一組，被行政人員帶到辦公室的路上走前走後都可以，但一定會跟另一個人一起走，然後臉上始終保持著微笑，到了辦公室後迅速掃過內部的環境和我可以看到的人，然後在被下達指示可以下班明天來這報到後，因為到一個新環境會使人緊張，此刻我一定繼續保持從容不迫的微笑，接著一定會在公司樓下湊在一起分享心情，因為人們是需要相互支持的，此時我不急著發言，但我一定會是情緒最平穩的那個人，團體

中不一定會先覺得我很靠著住，但是通常到最後我一定是那個最讓大家依賴的人，因此我又再次成功，被依賴的我會更加的勇敢堅強，而只要是有一點點觀察能力的主管通常在此刻一定會看見我。

我發現這樣的戲碼一直在我大學過後就不斷的重複演出，而我也從來沒有失手過，通常我也都能成為這些團體的風雲人物，一個人很好、很會同理、很有能力、很靠得住以及有心事都可以跟她分享又長的還可以的優秀人才，我享受這樣被稱頌的舞台，那會讓我覺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知道我喜歡那樣的舞台和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念了社工系以及體驗了一些體驗教育後的我，運用了許多反思的機會更了解我自己，發現我很怕自己被討厭、害怕自己沒有朋友，這可能可以追溯國小和國中被排擠的經驗，所以我想盡辦法變得討喜，我曾在某一個商業週刊上看過一句話：「妳必須成為一個能夠被利用的人。」前後文我有點忘記了，但是我對這句話十分認同，人類社會都是彼此利用的，所以妳越能「被利用」，越能被公司重用，這樣一來，我才能得到我想要的權力、權利、福利和人際關係，接著我就可以得到很多我想要的，不論是物質上或是精神上。

在大學時我不斷的在打工、社團、營隊、實習的團體中不斷的想辦法學習，然後在團體內生存，即便過程中需要付出我的健康、玩樂的時間、與家人相聚的時間或是低空飛過的課業成績……等等，我都甘之如飴，而我....也真的作到了。

沒想到當我為了要讓我的世界更美好時，我會透過比較而來，我想在前兩周我與她們三位每次在討論和交流時，我的内心應該也有想著：我一定要比妳們撐得久的想法吧！

經理的那段話也順帶提醒了我，現在我已經沒有可以比較的對手了，接下來得跟自己競賽了，但是我習慣找對手，所以在八月的下半個月，我的目標是要撐到 30 天領全薪，當然這也跟我的經濟困頓有關係，要在台北生存我就得要有錢，未滿 30 天就不能領全薪，所以我一定要撐到 30 天！

為了撐到 30 天，也就是 9 月 11 日，我被迫得挑戰自己，包含接受自己的不足，像是：為了達成銷售我得調整自己講得不流暢的地方，所以每次講完一通電話我可能就會被叫進經理室，馬上聽自己剛剛那通電話的錄音，然後經理就會問你覺得哪裡需要檢討？那個時刻真是快逼死我了，因為這代表我講電話沒有符合經理對我的要求，這樣的表現會讓我在經理面前扣分之外，馬上又要我檢討我說不好的地方，我都還沒辦法療傷又馬上二度傷害，因為要說出檢討的話時，我又會開始思考經理想聽哪些檢討因素、要講些甚麼才能彌補我剛剛沒有講得很好，導致沒有成交的這個失敗、另外還得要想到如果下次遇到一樣的問題我該怎麼解決.....等等，要考量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但是我也不是泛泛之輩，九成以上我大概都能在短短的兩三秒內回答出來，但是我常常被一句話給堵到說不出話來：「你講得很好，這些也都是在話稿上有訓練過，但你為甚麼剛剛講電話時沒想到？」

「為什麼你剛剛沒想到」、「為什麼你做事前沒想清楚？」、「為什麼老是要拖到最後一刻？」這些話語總是讓我挫敗，在我擔任輔導員的兩年時間，我總是能聽到這樣的話語，雖然有時候我能夠很勇敢的告訴自己，我是個普通人，不可能處處都周到，但是通常對方只要回：「為什麼那個誰誰誰可以，你就不行！」或是「上次你不是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才來不及！這次為什麼又再一次發生了？」這總會讓我跌落到心理的最深淵，然後我會開始不斷怪罪自己，覺得自己不夠用心、不夠努力、不夠優秀，一切都是我的錯，然後發憤要更用心、更努力、更優秀，但每兩年下來，每次當我設定要更努力得這些目標時，我都沒有成功過。

另一個挑戰自己的痛苦就是當我們在經理室檢討完這通電話，我就得回到我的座位上，然後沒別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只能再次打電話，每一次當我戴起耳機，眼睛看著下一個人的名字和電話時，右手就像有千斤重般，需要非常費力的才能舉起手來撥下電話，當電話一通，來電答鈴響起，我的心裡總會想著，拜託是空號、不會接，因為我好害怕，我會不會又再次犯了剛剛才檢討過的錯誤。

我從來不挑戰自己，但是在別人眼中我一直在挑戰自己，因為我希望我自己

是完美、有能力的，如果我挑戰了自己，不就是得承認有個我是不完美、有缺陷的，所以我會藉由別人看我的眼光或是藉由外力對我的要求來要求自己，這樣我的心裡總是會比較舒坦，我可以告訴自己是對方的要求太高，所以我要更努力；因為這是一個新環境，所以我可以告訴自己是因為不熟悉所以我要調整自己，因為我怕自己不是我所想像得這麼好。

在我的堅持下，我總算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了，我又再度完成一個我人生的目標，但是九月份結算業績時，我只有 2 萬多，這個成績真的十分差，因為標準業績是 15 萬，最後一個上班日我到經理室繳交業績紀錄表時，問經理以公司的標準流程來看，新人應該第二個月就可以完成目標，我這樣的成績是否很差？經理回說是，我腦中默默開始思考著我是否要換工作了，經理又說，你有想要留在這邊嗎？我回說當然想，因為對於挑戰自我的痛苦的部分你都經歷過了，這份工作又可以準時上下班，對於我經營網站有很大的幫助，所以當然想留下來，經理說她覺得我在講電話的時候太著重產品功效了，很多時後可人會買單是因為心情或衝動，所以應該針對聊天內容和處理反對問題，把產品功效的內容減少，這雖然跟我以往用中醫或營養補充品幫身邊的人調整身體的概念不同，但是為了能夠繼續在這邊工作，我得要有業績，所以我得把業績擺在第一位子考量！

從那天開始，我應該會很努力的打電話以便達成我的業績標準，但是我其實沒有全力以赴，我調整了我的電話內容，產品講解的內容減少，增加締結次數，的確有很多客人買單了，但是常常我還是在處理我自己因為被拒絕後而不敢打下一通電話的恐懼，以及只要有成交一筆訂單我就會鬆懈，一直到工作日剩下 5 天時，我才真的開始極度焦慮，很怕自己若沒達成標準就不能繼續在這邊工作，這樣我又要再去找工作，而且又要能夠準時上下班，工作內容又輕鬆的，一想到這邊我就開始頭痛，此時只要被拒絕我就會告訴自己那是不對的客人，不用管他，非常快速的再撥下一通電話，我真是標準的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

代誌不是憨人想得這麼複雜

有個比我早一週進公司的新人姐姐淑芬，我們在會議是開新人會議時問我，你會因為客人的拒絕而挫折嗎？我還沒回答前經理就先回說，她不會，因為她掛掉電話後都會繼續撥下一通電話，我笑了笑，覺得這好像是在誇獎我很努力，但是下一句經理就又再說，其實有時後掛掉電話後，可以先停下來想一下，剛剛那通電話不能成交的原因，然後把自己能夠控制的部分調整後，再繼續打下一通電話就好，天呀，我竟然滑鐵爐了！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批新人進來，今天 Blue 做好了新人的藍色名牌貼在位子上，我心想，這批新人來頭不小，我當初跟淑芬可是撐了一個月才有藍色名牌貼在位子上，這批新人還沒來的時候就有名牌了，我好奇的去問 Blue 這批新人怎麼會有名牌了？Blue 狐疑的看著我說，每個人都會有名牌呀！新人是藍色的，合格人員是黃色的，我說可是那時候我大概一個月後才有名牌耶！Blue 不好意思笑了笑說：「喔！因為那時後太忙了，所以比較慢做啦！歹勢」然後她就去上洗手間了，我一個人站在原地，覺得我是傻子。

每一個電話行銷人員都要輪流當值日生，值日生的排班表 Blue 會貼在飲水機旁邊的牆面，值日生要負責換飲水機的水、中午 12 點 40 分要熄燈午休、下午 1 點整要開燈，10 月份時我成功變成合格人員，所以 11 月我開始被排進值日生的排班表內，我覺得很驕傲，雖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我覺得那是一種資格的認可，代表我是自己人了！

有一天我發現有個來了一個月的新也被排進排班表內，我看一下她的名牌還是藍色的，我心想，這位妹妹也太厲害了，這麼快就合格了嗎？才一個月耶！怎麼可能，我實在無法接受，於是下午時我要去上廁所時路過 Blue 座位，掩蓋自己内心無限的好奇和疑問，裝沒事的問 Blue，那個妹妹合格了怎麼沒換成黃色名牌？Blue 狐疑的說誰說她合格了？我說她不是被排進值日生的排班表了嗎？那不是合格人員才會被排成值日生？Blue 笑了笑說：「才沒有咧！所有人都會被排進去

呀！」我說那時候我和淑芬變合格人員才被排進去耶！Blue 說有可能是那段時間沒填報表和遲到的人太多，所以會先罰她們多做一天的值日生，所以才沒排到你們吧，然後她就去整理 DM 了，我尷尬的走出門，覺得我好愚蠢。

我有時後會想，會不會這一切都是我自導自演罷了？其實我自以為完美的演出，在別人眼中根本不是那麼在意的事情，那我幹嘛演得這麼辛苦？自己在心中大笑兩聲後，沒甚麼結論，因為我覺得在這麼演下去，一定會有人會看到我的演出，雖然不是每一次都會被看見，或是有時後只是我在自己的世界裡默默的開心，但是我可承受不起有一天不演時，導致我沒有獲得想要的機會或福利，另一部分，演出似乎成為一種習慣，突然間我也不知道怎麼不演了。

在電話行銷的日子過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尾牙的時間，而我也因為尾牙的活動表演成為姐姐們的寵兒，這一次我們表演小蘋果，舞蹈由坐在我隔壁的一位叫做文欹的姐姐編舞，她以前似乎有練過有氧舞蹈，每天早上半小時的早餐時間也都是由她帶領，而我可是在社團界的風雲人物，底子的又穩又好，很快的我學會了，但是其他的姐姐們可都是年齡介於 40-55 的中年婦人，平常除了洗衣煮飯外，休閒活動就是看電視、買東西和到處遊玩，所以自然學得慢。

於是我和文欹各帶一人馬分組練習，有時後她請假時就由我負責帶隊練習，這讓我跟所有人都開始變得熟悉，中午她們有自己煮飯的，都會讓我搭上一碗；午餐不小心多買的食物，也會特意留給我當晚餐；平常會買些美食或水果彼此分享時也一定有我的份，大家開始都會跟我聊天，了解我的一些基本基礎背景，而我又剛好整個人生聽起來十分的上進又談吐不俗，再加上我與她們兒女的年紀相當，所以也有了些移情作用；另外我看起來也很努力工作又離鄉背井，這些種種加起來我就是個要被人疼的角色呀！

成了人人疼的我，在裡面也默默多了兩個媽和一個姐，雖然都是叫好玩的，但是她們也特別疼我，我的姐姐就是坐我隔壁的文欹，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搞笑一派的，加上整個辦公室只有我們兩個姓林，所以也就被歸為一類的人，自然就姐

姐姐妹妹的叫著了，有個以前是東吳歷史系的同事從大陸回來，對著我說，妳真得很會搞人際關係耶！我剛出國時妳才只是個來兩個禮拜得新人，也不過才三個月，妳就多了兩個媽一個姐在罩妳，我笑了笑。

當我逐漸與文欹和其他姐姐們熟稔後，這間公司又帶給我另一個震撼，以前我的生活包含我在學校工作兩年，我總是很常聽到在學校工作很好、福利多、假又多，最重要的是很穩定，未來若有家庭時，可以兼顧家庭，這樣的洗腦話語讓我這個沒有想結婚的人聽完，也都覺得真的要待在學校工作才好，所以妳更要努力，好不容易有這樣一個穩定的工作要把握，所以我真得很想在學校生存下來，但沒想到我還是離開了。

當我離開了那個穩定的地方，來到這個屬於業務性質的公司時，我發現她們的生活可以很有彈性，妳要很穩定就可以很穩定、妳要衝刺事業就可以衝刺事業、妳想要賺多少錢就可以有多少錢，在我這個組別，大部分的人都是準時上下班，因為她們得回去煮晚餐給家人吃或是接小孩下課，有兩三個人因為家裡沒有人或是要繳交貸款所以都會留下來加班。

姐姐們的背景不盡相同，有些人就是普通的上班族媽媽，有些是單親媽媽、有些是有男朋友的單親媽媽，但是她們都有個共同點，就是很安穩的過日子，公司上班時間就是周一到周五的 9 點 30 分到下午 5 點 30 分，下班時間都是個人的時間，她們每個人都很會享受生活，花錢從不手軟，每個禮拜都在團購，買了很多海產或是零食，上班時間也不像我以前在學校，有時連飯都來不及吃，她們 11 點 30 分時就會開始搶微波爐微波便當，打電話時都很悠遊自在，若講電話講累了就休息吃個點心、聊個天，這樣一個祥和的生活在我身邊每天都進行著。

這裡也讓我對家庭生活有個不一樣的想法，拿我隔壁的文欹來說吧，她不太喜歡上線打電話，上班時間總是會在聊天、抽菸或是打電動渡過，每天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時尚，午餐拿著一隻叉子就開始到處覓食，她每個月的目標就是達到 15 萬的業績，大概是領 3 萬元的薪水，有一天她終於無法忍受我的穿著，約了周六

下午去她家換裝，當天有機會多聊一些，發現她每個月賺的薪水都是她自己的花費，老公每個月會給她 4 萬元的家用，她還有個姐姐負責照顧生病的媽媽和帶小孩，每一季都會固定買好那一季的全身上下的服裝和鞋子，我說妳老公也太好了吧！所以家用都他支出，妳賺的錢就妳自己花耶！她說如果他沒有這樣做，幹嘛嫁給他，我想想真得很有道理，身為一個大女人主義的我，也都常常覺得如果兩個人在一起不會更進步或變得更好，那幹嘛在一起？所以我也一直都專注在自己的事業上面，沒有想要談戀愛，但是家庭生活的概念我還是被我的原生家庭深深影響著，媽媽是個傳統的女性，而我相信這是會複製的，但我並不想變成像我媽媽那樣的母親，所以我離鄉背井來到台北打拼，不管未來會是一個人或是兩個人，我都要有自己的自主意識！首先就是一定得要經濟獨立，但是當我在學校工作時，我看到的所有家庭都是夫妻雙方一起拿出所有薪水，然後交給某一方管理，當一起扣掉必要的支出後才能買一些自己想要的「奢侈品」，我一直覺得家庭就是這樣的模式，直到今天下午我才真正看見不一樣的家庭生活。

那天我提著兩大包的衣服和鞋子，還有一包因為摩托車載不下還請文欹週一幫忙帶到公司，我在路上微笑著，我一直覺得我是狼狽不堪的逃離那個我很喜愛的地方，那是對我能力和自信的打擊，但現在我找到我離開學校的另一個原因了，住宿中心或是輔導員一定是我很喜愛的工作環境或職位，但不一定適合我，我在大學時代就一直深深的決定我要當輔導員，而我真的有當過輔導員了，那些回憶雖然不完全是美好的，結果也不是那個完美，但是我做過了，雖然我付出了碩士般非常珍貴的兩年休學時間，但現在我不後悔！

第七章、看見自己

第一節、奴化的過程

國小時的時候曾有被排擠的經驗，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那時候班上女生分成兩大派系，而有些人並沒有特別跟那一邊比較友好，被稱為中間派系，而我就是其中一名成員，基本上兩邊成員都沒有特別想要招募中間派系的人，我們算是被遺棄的一個群體，所以也可能都會被兩邊人馬欺負，而我正巧就是那個被欺負的人。

我被排擠的原因我還是不清楚，但多年來我回想那時候的回憶時，大概統整了幾個原因，第一就是那時候的我們年紀都還小，所以有人莫名其妙搞了小團體，然後我剛好不在那些主流小團體中；第二就是我跟班上很多帥氣男孩子一起打籃球，所以因此被嫉妒；第三個可能是因為我很常被老師指名去當成績較差同學的小老師，所以老師也蠻疼愛我的，但是到最後我還是不知道我被排擠的原因為何。

那段時間我過得很不快樂，很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但是被歸類在中間派系的我不知道可以作些甚麼，直到有一天我意外的聽到一個訊息，一邊派系蠻有影響力的小恬說她暑假時要上電腦課，但是家人都不能載她去上，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覺得這真是一個可以進入團體的大好機會，於是自告奮勇的去跟小恬說我可以接送她，她看著我愣了三秒鐘，然後對我微笑說好，在那一刻我覺得我真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了！

連續兩個月，每當是小恬要補習的日子，我都會特別穿著我覺得好看的服裝，下午兩點鐘太陽正毒辣，我騎著一台哥哥淘汰的銀色腳踏車愉悅的出門，經過了車流量很多的路口後，轉進一個小巷內，再爬一個 10 分鐘陡峭的大斜坡，最後再騎個 10 分鐘就抵達小恬家了，此刻我已經是滿身大汗，我總會用衣服把汗水擦掉後，帶著微笑對著房子大喊小恬的名字，此時小恬總會穿著漂亮合身的服裝緩緩從家裡走出來，看到我後對我微微一笑，像個公主般坐在後座，此時我就會奮力的踩著腳踏車，深怕速度慢了會讓她熱到或是遲到，一路上小恬會跟我聊天，我

覺得非常開心，覺得我跟她是朋友了，抵達補習班後，我就會問她今天幾點下課，我會再過來接她，她對我說謝謝然後就走進教室了，這時我總會看著她的背影，覺得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穿著屬於自己的衣服，然後上才藝班就好了。

因為家裡比較窮困，所以我的衣服都是隔壁的哥哥姐姐們淘汰下來的衣服，我似乎從來沒用過新的東西，常常不是不合身就是太男性化；放暑假時不是去打工就是去外婆的芭樂園幫忙，我知道家裡經濟重心全壓在媽媽身上，所以從來不會想買任何新的文具或物品，更不可能對媽媽說我想去上才藝班。

接近下課時間，這時候天氣漸涼，我依舊騎著那台銀色腳踏車提早到才藝班門口，等著小恬出來，鈴聲一響，小恬總會跟幾個朋友開心聊著天走出來，然後優雅的跟其他人道別後，整理一下衣服，再次坐上我的後座，然後她會跟我分享她在才藝班學到的或是聽到的有趣的事情，我一邊奮力的踩著腳踏車，一邊又要仔細的聆聽和回應她，深怕漏聽了一字一句，一路上先在大馬路騎了 10 分鐘後，接著又是長達 10 分鐘的大陸坡，雖然我蠻強壯的，但畢竟也只是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女生載著另外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女生，所以真的是要費盡力氣，有時候小恬會問我要不要她下來用走的，我總是跟她說這樣我可以訓練我的肌耐力，讓她繼續坐著，有幾次看我真的快動不了了，小恬就跳下車子用走的，此時我總是覺得小恬如此貼心。

中間有幾次我不小心因為作家事所以晚到小恬家了，小恬看到我總會跟我抱怨為什麼晚到，這樣遲到她會很丟臉或是沒聽到前半段的課程，我總是覺得很愧疚，一邊用盡全力載她到才藝班，一邊跟她道歉，她生氣的時間長短不一，我總是要等到她對我露出微笑後才覺得放心。

很快的又開學了，我非常期待去學校，因為我覺得我是小恬的朋友了，應該會互成為大團體的一份子了吧！不知道去學校會有甚麼樣的變化，我覺得我的人生充滿希望，開學第一天，我穿著比較合身一點的衣服到了學校，連走去學校的脚步都是輕盈的。

到了教室，小恬已經在跟其他團體內的人開心聊天，分享著暑假的規劃，我特意經過她的身邊跟她打招呼，她對我點點頭後就繼續跟別人聊天了，我雖然有些失落但覺得至少比起以前有些進展，接下來應該會慢慢變好的吧！

一天過去了，今天並沒有發生特別的事情，我覺得有點失望，但我告訴自己不能洩氣，應該要主動出擊，所以我從校門口又走回教室，打算問小恬以後要不要送她回家之類的，接近教室時我聽到小恬的笑聲，我停下腳步打算偷聽她們在說些甚麼，先是聽到一個女生問小恬說她跟我變成朋友了嗎？不然今天早上我怎麼會跟她打招呼，我站在門外，心臟跳動的十分快，很期待她接下來會回應的話，小恬笑了笑說才不是朋友，她跟我打招呼只是因為我暑假兩個月都會接送她上才藝班，總是要有點禮貌罷了，我聽到這邊心都涼了，接著又聽到另一個女生問她為何我要接送她上下才藝班，小恬回答說她也不知道，可能我是個笨蛋之類的話，聽到這邊，我已經非常難過，但是我沒有哭，只是背著我的背包慢慢的往校門口移動，我走得很快很快，因為我害怕會遇見她們，一路上我不懂為什麼我這樣努力，但是她們卻這樣糟蹋我，我不懂我做錯了甚麼，為什麼這樣被拋棄！

回到家中，媽媽還在成衣廠加班，我一個人回到家，放下書包，沒有開燈，眼淚就留了下來，我不敢哭太大聲，因為三合院的隔音沒有很好，我擔心被鄰居聽到我的哭聲會被媽媽知道，這樣她一定也會很難過的。

從那天起，我的立場跟以前一樣，依舊是中間派系，常常都是被忽略的狀態，而我和小恬就像暑假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她繼續當她在小團體內的風雲人物，而我也繼續當個邊緣人物。

到了國中，因為學校不斷的把學生依照入學測驗把我們分班，彼此也被標籤化，甚至認同這樣的標籤，所以看到別班的同學也都會當成對手，所以也不會有班級的朋友；在班上那成績名列前茅的那幾位同學會成為風雲人物，人緣特別好，而我的名次居於中間，對前三名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所以那些同學也不會找我說話，而在我後面名次的同學也不會把我當成模範學習，自然也不會找我說話，

其他名次跟我差不多的同學不是拼命讀書想擠進前十名，就是有時候讀書有時候鬼混一下，所以也不太會深交。

升上高中後，學校為了能夠培育出更多為校爭光的學生，讓我們在入學前就填寫自己要選擇文組還是理組，一般來說通常都是高二才會選擇，那時候的我擅長的科目很明顯的就在文組，但是我很不善於做選擇，而爸媽也因為覺得自己學歷較低，所以說尊重我的選擇，那時候，我不知道該跟誰討論，女生大部分都是選文組，那時候我的成績不算很好，我擔心我選了文組未來沒辦法找到一個好工作，沒辦法賺很多錢就沒辦法讓媽媽過好生活，所以我選填了女生較少的理組。

原本高一的課程不會差別太多，但是很明顯發現師資差了很多，選擇理組的在理科的老師都是屬於比較會教的老師，上課內容活潑生動，以便讓我們學習得更好，文科的老師上課大概就是以課本內容為主，慢慢的我們在成績上也開始有了一些差異。

我的教室位在學校的電腦教室旁邊，因為家裡還沒有電腦所以我常常會在放學後留下來，走到電腦教室用電腦再回家。那一天我也待學校，突然發現一群人往我的教室前廣場聚集，我有點好奇的坐著觀察他們在做甚麼，原來是學校的春暉社在開會和練舞，突然一個眼尖的學長看到我在看著他們，於是就過來跟我聊天，我從來就不是個怕生的人，有些害羞但室也是聊起來了，另外又有個學長認出我每天都會在電腦教室，於是就更熟悉的聊起來了。

那天他們正為了下週的社團招生想策略，於是學姐們就問我用甚麼方法會吸引到高一的學弟妹加入社團，我驚呆了，沒想過會被問到這個問題，但是我也沒想太多就說好玩熱鬧的氣氛吧！學長姐們點點頭覺得這個氣氛就是春暉社的氣氛，就問我要不要加入春暉社，我覺得這裡的人對我很好，所以我就答應了，他們超級開心的，高中第一次，我笑得開懷。

在春暉社的時光非常愉快，但也比別人花上更多時間，因為我們除了社團時間要練習手語、跳帶動跳、雙人舞之外，還要跟著學長姐去掃街和去育幼院服務，

另外春暉社常常會有校外的一些活動，像是反菸酒毒的話劇表演或是去別所學校社團社慶時湊湊熱鬧，不知道是因為我是第一個加入春暉社，或是我都很聽話的學著學長姐教的內容，到了高二我被拔擢成為幹部，那是我第一次覺得我的努力似乎真的被看見了。

幹部真的是很難當，不只每個禮拜要開會討論社務、編舞、練舞和想一些吸引社員的活動，都已經夠忙碌了教官有時還會拋下一個比賽活動要我們參加，所以還要另外騰出時間寫劇本和練習，我們這一屆的幹部人數非常少，而且都是女生，所以常常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在學校待到晚上七、八點才回家，還要騙家人說我們在晚自習，這樣的日子雖然辛苦，但是我很快樂，因為我發現在這邊我的能力逐漸增長，也更被教官重用，另外還交到了一群可以一起笑、一起哭的朋友。

到了卸任的時候，我覺得很捨不得，當其他幹部們都投入學測的奮鬥期時，我還是時常去關心下一屆的幹部們，他們也常抓著我問東問西的，那時候我覺得被依賴的感覺很好，所以還發動了幹部訓練和資料傳承的念頭，找來我們那屆的幹部，希望可以把春暉社以前的資料和紀錄都歸檔，把傳承做好之後的學弟妹才能夠創新，大家雖然還在唸書但是不敵我的嘮叨所以就都答應了，我們往上跟學長姐要過往的劇本和會議紀錄，往下一邊舉辦幹部訓練訓練下一屆的學弟妹，一個暑假我們完成了這個艱鉅的任務，然後學測已經倒數 100 天了。

在三類組的我，因為高中非常用心在春暉社上，本來腦袋的思考邏輯就不太行，加上沒有花時間在課業上面，成績當然一直掉，到了高三要開始念書時發現落後太多了，但那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繼續往春暉社跑。

有一天我終於被導師約談了，因為那一次的月考我考了全班最後一名，我自己也很驚訝有這樣的成績，老師問我對理組有興趣嗎？我說理科對我來說都很難，她問我大學有想念三類組才能考的科系嗎？我說我還沒想到要做甚麼，但是應該不會讀這麼難的科系，也覺得不太適合我，導師給了我一個建議，她問我想不想轉回文組。

那天回家當然被我爸媽念到臭頭，從小到大我爸媽沒有因為成績而念過我，但最後一名是真的蠻誇張的，那天我上樓後，覺得很慌張，就躲在棉被裡面哭了，我不敢讓爸媽發現。

隔天我去找導師，說我想轉回第一類組，導師馬上幫我安排，在高三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從第一類組的3年1班轉到了第三類組的3年13班。

剛轉過去時有點害怕，導師有特別關注我，我開始跟大家一起上課、考試，但是因為兩年來我都在理組上課，加上我沒有用心在學業上，所以原本是我擅長的國文、英文、社會和地理已經跟不太上進度了，而那時候大家都全心在準備學測考試，也沒有多的心思管一個在這個奇怪時間轉班的同學，那時候我覺得很寂寞，所以下課時間常常跑回1班，但是因為課業壓力很重，所以他們也沒有太多時間跟我聊天，加上有些人覺得我已經是13班的人了，就不太會跟我交流了，那時我就像個被拋下的孩子一般，我常在想我到底是1班的人還是13班的人，為什麼我又再一次被拋棄了？

學測考完之後，我的成績名次大概排在中上，我知道我指考一定沒辦法考上理想的學校，於是決定用學測的成績申請學校，我開始找所有有關心理或諮商輔導的科系，因為我覺得我還蠻喜歡跟人聊天的，如果可以一直跟不同的人聊天，又可以幫助他們，外加我又可以賺到錢，不是一箭三雕嗎！我真是太聰明了。

學校安排推甄申請的同學跟輔導老師一對一練習面試，那時我的成績可以申請東吳心理系，我準備好面試資料後，輔導老師看了我的資料問我為何想念心理系，我跟他說我喜歡幫助別人之類的，但覺得心理輔導有一點比較可惜的，就是當個案回到他的生活中時，還是可能沒辦法改變，後來老師突然問我為何不念社工系，因為社工大部分都是在個案的生活環境幫助他們，加上社工又可以拿政府的資源直接幫助個案之類的，我一聽覺得這工作實在太適合我了，當下練習匆促結束，因為當天下午我就得寄出面試資料，所以我借了電腦馬上把所有寫心理的文去改成社工，因為時間很匆促，所以沒時間檢查就寄出了。

時間飛快的到面試前兩天，我決定要提早上台北，連絡好要借住 在一個文化大學唸書的高中學長，還有一個在重考班比較沒事的學長陪我北上，提著一個行李袋準備北上，那一天晚上，我吃完晚餐後就在客廳裡面看電視，接著學長打電話來，跟我確定隔天要搭的統聯班次，確認好一切後，我走到二樓再次確認所有書面資料和相關證件都放進行李袋後，為了避免隔天漏了帶，就把行李袋拿到 1 樓椅子上放，媽媽看到我的行李袋，問我甚麼時候要去，我說明天中午 12 點的車子，然後她停了 3 秒鐘，問我：「妳真的要去台北面試嗎？」我訝異的看著她，心中五味雜陳，我知道她不是捨不得我這次去台北，而是擔心我若成功申請上東吳後，我就要離開家了，從以前到現在，常常都是我們兩個相依為命，雖然現在爸爸回來了，還是希望我可以陪著她吧！但若我真的要改變我們家的命運，我就得改變，不論是我不想成為像媽媽那樣一輩子為家庭付出的女人、或是我希望未來有家庭時，我可以讓我的小孩選擇要不要上才藝班而不是我能不能讓她上才藝班，想到這些，我狠下心來跟媽媽說我一定要去，但是我不忍心看著她的表情，於是邊整理行李邊安慰她說，只是去面試而已又不一定會考上，讓她放心。

到了台北，這個我認為可以讓家族翻身的地方，甚麼事情都是新鮮的，一來到台北車站就迷路，學長循著路標來找我們，愉快的台北半日遊之後，隔天因為睡過頭加上學長飆車帶我匆促下山，到了東吳我已經有點暈頭轉向了，在面試前十分鐘趕到簽到地點，一進到準備室，看到一個穿著西裝的男孩子，在他的桌上一疊像是備審資料的東西，我心一驚，因為書面資料已經先寄上來了，所以我其實甚麼也沒帶；另一邊是個穿著套裝的女孩子，她正在默背英文的自我介紹，真是嚇傻我了，我這樣一個鄉巴佬怎麼跟別人競爭呀！但是在焦慮的同時我告訴我自己，家族的翻身都靠我了，我一定要加油！

輪到我面試時，我看著眼前的兩位和藹的老師，一個是當時的系主任莫黎黎主任，另一位就是萬心蕊老師，她們兩個都當白臉，非常和善，當她們問到備審資料為何有些地方有些奇怪時，我一看發現是在寄出前因為太趕，所以把所有心

裡都改成社工，所以有一句心理的依靠變成社工的依靠了，真是糗大了，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解釋只好老實承認，老師笑了笑；後來問到我為何想念社工系，我除了說明我想助人之外，也說了自己的父母都是輕度肢障者，想為更多殘障人士發聲之類的，面試就在一個這麼和樂融融的氣氛下結束了。

當天晚上我就回到彰化了，媽媽問我面試的如何，我回說普通，但其實我心裡知道，我一定會被選上！是的，我如願的申請上東吳社工系了，從此之後不用準時去上學、考試的時候可以睡覺也不用擔心受怕指考，那段日子真是悠閒自得！

18 歲的我帶著一個行李箱和一個行李袋，自己搭著統聯客運來到台北，我一個人看著學校給的新生資料袋，先到台北來辦進住宿舍的手續，那天真的超級熱的，到了學校之後我看到有很多車子進進出出，我自己爬了一個好長好斜的坡來到第二女生宿舍—柚芳樓，一到門口就有學姐趕來幫我提東西，問我是一個人來的還是跟家人來的，我回她我自己來的，她眼中滿是驚訝，後來我才知道住宿舍都是中南部小孩，大部分的人都是爸爸媽媽開車帶她們來辦報到手續的。

到了宿舍內，學姐們一下倒飲料、一下幫妳搬東西，還不斷的來關心資料是否都會填寫，我突然覺得宿舍真的好溫馨，在學姐的幫助下我很快的處理完入住手續，搬到房間時桌上又有宿舍幹部放在桌上的貼心小禮——一本宿舍介紹的手冊和抹布，我開始慢慢把行李擺上櫃子，完成後我看著眼前的書桌和上面的床舖，我告訴自己要加油，這裡以後就是我的家了。

由於高中參與社團給我很棒的經驗，所以上大學後我參加了宿舍自治團體—柚芳樓生活勵進會，另外還有彰友會和中醫社，我相信大學的社團一定會更棒，果然不出我料想，社團活動花費了我許多時間，但是我甘之如飴，因為我在社團內學到了許多待人處事和團體工作的技巧，另外也因此更了解自己的優缺點，由於我耐操好用，所以雖然也做了很多不是屬於自己分內的事情，但是就如同我的偶像芳姐說的：「做別人的代誌，學家己的功夫。」所以我在社團內也常常成為被依賴的對象。

因為社團經驗豐富，也認識了很多的行政人員，在升大二、大三時，我才有資格參與許多營隊的籌備，包含彰友會的返鄉服務隊、住宿組的暑期幹部培訓、課外活動組的自願服務營和服務學習營，不止是當組長，有時還會當總召，除了老師外都要聽妳指揮，那種被依賴的感覺真的很好，甚至我也因為這樣的經歷，讓我當了東吳大學第一屆國際志工隊長，到印尼服務一個月，回國後，大家都說我為校爭光，還因此到了很多學校作演講，此時我也知道當講師不止有舞台，錢也好好賺，而且所有人都會在那段時間認真聽妳的內容，我覺得真是太棒了！

在大四那年我還當選教育部甄選的全國大專院校服務績優學生的東吳代表，獲頒一個超重的獎牌，那時候的我被很多學弟妹景仰著，被很多老師們誇讚著，甚至被封為一個傳奇，我覺得那時候我真的覺得我成功了！

除了社團界，我在工讀界也被稱為傳奇，上大學前就覺得 18 歲是大人了，所以學費用助學貸款為來自己還之外，生活費一定也要自己賺，於是開學後第二週後，我就找到了學校麵包店的工讀，後來還成了老闆娘的左右手，在大二下學期變成小店長的角色，幫忙排班表和找工讀生，那時老闆娘不僅幫我把時薪 80 元調成 85 元，還讓我在上班時間不一定要站在櫃檯結帳，有時候也交代我清點倉庫務品庫存，這工作可是比站櫃檯輕鬆多了！後來因緣際會之下，也慢慢的兼職了校內行政單位和一些短期的工讀，最巔峰時期我同時兼職了七份工作，那時候每天都狂奔，麵包店一下班後就趕去上課教室，一下課就飛奔到咖啡廳端盤子、洗碗，接著打卡後又跑回教室上課，一下課再飛奔去老師的朋友家陪讀，接著七點半下課再回到咖啡廳作打烊班。

在打工的這段時間，我發現讓同輩的人依賴我，我可以獲得許多人際關係和支持，以及一種被需要的感覺，那是一種心靈上的富足；但是打工之後我發現讓老闆喜歡我、依賴我，我會被加薪，另外在員工餐和福利也會不太一樣，會有實質上的好處，此時我又在某一個商業週刊上面看到：「妳必須成為一個能被利用的人，才有可能被重用」，我回想我整個大學歷程，這句話真是講的太好了！我覺得

我的大學生活會這麼的多采多姿和獲得許多特殊的機會，就是因為我是一個可以被利用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充實自己，這樣出社會之後才能被老闆和公司重用！

時光匆匆，大學畢業後我考上了系上的研究所，我在一年級時，我就下定決心，我的論文絕對要是一篇對社會工作有實質幫助並且有深度的論文，絕對不會是寫自己的故事！所以在念研究所，我上課比較認真，不太打瞌睡；也為了要增加自己的內涵和深度，兼職了東吳社工老中青小秘書一職；再來就是系上有個去美國實習的機會，我也運用了我在東吳的許多人脈和資源，再來就是許多貴人的幫助之下，到了美國實習了 8 週；最後在二年級時，同學們都開始找指導教授了，那時候我早就想好我要找關漢中老師了，除了我本身想走青少年這個專業之外，關老師是最了解我的老師，因為大學四年我都在他身邊學習，包含大一的社會服務課、大二、大三的社區實做課群，最後大四我擔任他課堂上的助教，所以我馬上約了老師，也很順利的讓他成為我的指導教授了！

我選的題目是青少年就業方案，因為我在大學社子島實做課群，有個方案規劃的課程，那時候我自己寫了一個青少年陪讀方案，在大三時，我招募了大一的社會服務課學生到福安國中實施陪讀方案；研究所實習時到美國也是看到自然科學中心的社區據點，他們實施的方案是黑人青少年就業方案；最後在碩二時我的另一個實習單位是國內承接青輔會青少年就業方案，長期做青少年工作的單位—勵友中心，那時候我也是跟著承接青少年就業方案的社工旁邊實習，我現在又找到國內數一數二的青少年專家當指導教授，我覺得這一切真是太完美了。

那時候老師正在研究 Endnote 這個軟體，我是老師的研究生，加上老師也說這個軟體對寫論文有幫助，所以我當然也要幫忙研究了，但是這個軟體的說明書只有英文版本，英文是我最弱的語文，但是老師在所有的研究生中只叫我幫忙研究，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但那時候也不知怎麼搞的，每天要寫第一章或研究軟體時，身體好像就會不太舒服，此時我就會開始做一些雜事，例如：團購資料整理、

開發新的團購商品、吃飯、洗衣服或不小心睡著，我常常都是在跟老師約定好的前一天半夜，慌張的想著，今天該要怎麼跟老師報告最新進度，另外再加上趕第一章的進度，所以往往都是當天早上 5、6 點才趴在桌上小睡一下，到了跟老師約定的時間才出現，然後帶著忐忑的心情跟老師報告進度，有一次我真的覺得沒進度見老師，還跟老師裝病。

我跟老師開了 5、6 次會，其中軟體研究的部分大概在第三次見面時，老師就讓我先停下，讓我回歸到我自己的論文，但是老師每一次都會問我：「為甚麼你特別關注青少年就業方案這個議題？」我每次的回答他似乎都不太滿意，總是讓我要回去繼續寫。

有一天，又到了約定見面的時間，我提早十分鐘到了老師的研究室，給老師我最新寫完的第一章，我反反覆覆的修改了很多遍，我覺得這大概是我寫的比較用心的一篇，老師看了一下，沉默，然後關老師透過他那圓形的眼鏡看著我，我抓緊筆和筆記本，準備記下老師要給的建議，以便再做下一次的修改，老師開口就說：「依青，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說，但是又怕會有些誤會，但是我還是跟你說一下好了。」我點點頭，心虛的想著老師是不是有發現我都沒看書了，他又繼續說：「依青呀，我覺得你寫的東西方向比較像敘事研究，我覺得你可以去找王行老師，跟他聊聊看，然後我可以當你的口委。」我忘了那天我怎麼離開老師的研究室的，當下我也並沒有太多的感覺，只是覺得多找一個老師聊聊也不錯，再加上本來就有打算找王行當口委，也許趁著機會先接觸也好，於是就馬上寫信約了王行老師。

跟老師的第一次見面後，我們聊完他只丟了兩本使用敘事研究的論文給我，讓我回去看看，多了解這樣的研究方法，我應了聲，但每次我要翻開論文時，它就像有千斤重一般，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發生甚麼事、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誰討論，於是我只是繼續團購、玩遊戲，做一些雜事，直到我後來接收到許多同學要提論文計畫書的訊息，我開始很緊張，覺得自己進度真的太慢了，於是趕快寫信約了王行老師。

第二次跟王行老師見面，我因為很焦慮但又束手無策，我只能跟老師說這段時間我甚麼也沒做，然後他常常都在聽我說話，正當我繼續滔滔不絕的講述時，他突然把上半身往前傾，看著我說：「放你自己一馬吧！」我瞬間停住了，我傻傻的看著他，然後四週的氣氛凝結了，覺得當下好安靜、好安靜，然後我的眼淚掉了下來，嚎啕大哭！

後來我並沒有發憤圖強的瘋狂寫論文，老師要我繼續寫我想寫的文本，就像寫日記一般，我常常都是沒有進度的，但有時夜深人靜時，我可能一次寫出 5、6 篇文本，老師沒有跟我約固定的时间，如果有進度想找他就約他，所以我就會在寫完幾篇文本後約他見面，每一次見面他也都是看看我的文本，然後跟我聊聊內容就結束了。

一直到了三年級下學期，我在四月份時，學校的行政學長姐們告訴我學校有一些職缺，其中一個是住宿組的宿舍輔導員，我一聽到真的很興奮，那是一個我從學生時代就很景仰的一份工作呀！我馬上運用我在學校的人脈打聽到一些內部消息，但因為住宿組的資訊還沒這麼明確，而我也覺得既然我寫不出論文，倒不如先去工作，有了一些實務經驗可能會寫得比較順，所以我先後面試了生活輔導組和人事室的職缺，但最後她們都因為我還有論文，覺得我應該做不長久而沒有錄用我，一直到了六月，住宿組的組長找我面談，親口確認有一位輔導員將轉調變外宿行政，所以會空出一個宿舍輔導員的職缺，問我有沒有興趣，當下當然是一口答應，但我也老師跟組長說我最多只會工作兩年，因為我還是希望可以完成論文，所以我會休學兩年工作，組長說世事都是不一定的，未來若當的很好，那也可以再考回學校就好，因為學分也都可以抵掉，我笑了笑，一心一意只想著我可以當輔導員了！

後來我也當了兩年的輔導員了，在那兩年我歷經太多事情，也在這個我理想的工作之中崩潰過，一個我最愛的地方也是傷我最深的地方，最後倉皇狼狽的離開這個我曾經最喜歡的地方。

後來我找到了一分在生物科技公司擔任電話行銷的工作，另外我也回歸了我的網路行銷的事業當中，到現在我的生活如此美好及順遂，在這段期間我也一直都有想要寫論文，但是當我面對這件事情時我總會刻意的逃避，直到有一天我在社群媒體上面遇到王行老師，他問我還有沒有想寫論文，我當然不加思索的回答想要，他問我為什麼想寫，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我直覺性的覺得應該要回答一個老師會支持我寫論文的答案，我說因為論文是第一件我想為我自己做的事情，老師簡單回應，最後的結論他還是不讓我跟他約見面，堅持告訴我等我生產出文本才能約時間，我真的很痛苦也很煎熬，很想問老師說你知不知道只剩下一個月了，你還這麼堅持！

總而言之後來我就急忙生產出「書寫...好難」和「安靜」兩篇文本後，就約老師，然後就有了「對話」，後來我就一直寫一直寫，直到 2015 年 7 月 20 日，老師終於說我可以寫結論了，於是今天我開始寫結論了，然後也重新回顧這段我拼了老命書寫的這些文本和過程。

第二節、主人與奴隸

2015 年 7 月 20 日，我開始寫結論，寫結論前當然要把前面的文章都再看過一次，我看見這是一本述說一個「奴隸」的生命故事。

當在書寫到奴隸與主人的上篇時，我突然覺得我的生命完整了，從國小到目前為止我所印象深刻的回憶大概都寫完了，我沒有想過我竟能辦的到，這些故事都是我常在生活中跟別人分享的，但當這次我自己書寫時卻發現了一個特別的自己，是的，我終於找到為何我如此害怕失能以及寫不出論文的原因了。

你懂被排擠的感覺嗎？那是一個很黑暗的環境，不論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有任何人在乎，或是有時候當你做了某些行為後，感覺別人都在嘲笑你，覺得你很奇怪，沒有人想懂你，沒有人想跟你互動，到最後自己也步步驚心，做任何事情或有任何行為，都仔細觀察著身邊的人事物，深怕一不小心讓別人更不喜歡我，然後可能失去最後那一丁點的希望—那個有機會被大家接受的希望，雖然我從來

不知道，那個希望是否真的存在。

國小被排擠了，為了能夠成為團體的一份子，做了很多希望讓別人喜歡我的事情，但一個家境清寒又沒甚麼特殊才能、一個小學六年級的我，不知道該做些甚麼可以脫離這個被拋棄的感覺，只能就當下我所擁有的資源，去做我能夠做的事情，只要有機會，我就會奮不顧身的努力去做，只要能夠讓她們喜歡我、接受我，由於害怕在度被拋下，從國小開始，甚至可能更早的時候，我就開始訓練自己成為一個「奴隸」。

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所以需要勞動，勞動本身是有自主性的，但是奴隸在勞動過程中，並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在有奴隸制的時代和國家，奴隸視為是主人的財產，可以買賣、強迫奴隸為他們勞動，而奴隸並沒不會有報酬、沒有人身自由。

到了國中，我還是用同樣的方式希望別人能喜歡我，但是那個重視學業成績的環境，都是我的主人，我發現主人喜歡的能力我並沒有，雖然試著努力認真讀書，但是依舊技不如人，只能看著那些名列前茅的那些人，享受著主人賜予的一切美好—老師的疼愛、同學的讚美和吹捧。

接著上了高中，我意外的發現我的本質被開發了，雖然我沒有念書的技能，但是我在社團內，憑藉著熱心助人、耐力十足以及對舞台的渴求，讓我有機會能在社團的主人喜愛著，也因為被教官寵愛、有舞台發展以及讓我找到一群關係十分好的朋友，我更深深覺得我做的事情是對的！如果我能一直持續的被依賴，那我一定能夠永遠擁有那些我所想要的，然後不再被拋下。

在高中我已經學到要成為一個能被主人依賴的奴隸，所以我立志要在大學時，想盡辦法學習更多的技能，甚至要把我已經學會的技能，訓練得更爐火純青，這樣我才能更穩定的擁有主人給我的寵愛。

大學的我，用盡我所擁有的資源—健康的身體、充裕的時間、最愛的家人……等等，讓自己學習到更多元的技能，而我也成功的在群體之間有了立足之地，主

人賜予我良好的人際關係、美麗的舞台以及滿到一直溢出來的成就感，此時我又學到，當妳成為一個被主人寵愛的奴隸，妳擁有其他奴隸沒有的權力和福利時，這時候要更努力工作，這樣主人才會不斷賞識妳；另外，要能夠幫主人照顧那些不得寵的奴隸，一方面讓他們喜歡我，我不僅獲得人際關係，另外更重要的是得到照顧弱小的美名，這時候會有更多的主人看見我並且讚賞我，那會讓我知道我未來的生活可以更加穩定，如果真的不小心被拋棄了，我也有備胎的主人了，對於這樣的情形我洋洋得意，因為這樣可以讓主人有威脅感，他就會更疼愛我。

後來我開始打工，我發現這個主人更加富裕，它不僅給我舞台、成就感和學習的機會，它還給我良好的物質生活，讓我可以去採買更多漂亮的奴隸服裝，以便在主人眼中乾淨舒服，可以加分；我可以去買一些其它奴隸沒辦法擁有的物品，然後在炫耀的同時，又要很謙卑，並且讓大家覺得我是個願意分享的人，看，我又成功的經營了我的人際關係！

我發現打工屆的主人很喜歡勤奮的奴隸，所以我非常勤奮，甚至有時候為了不讓主人煩惱，翹課去打工；我知道主人喜歡餐廳的任何工作都會做的奴隸，所以我認真的學習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要有的專業，而我的努力也被主人看見了，當主人拉拔我當小店長時，雖然要負的責任和工作量變多了，但是我看見更多的是我的薪水和權力也更大了，我知道越能被主人利用的奴隸，可以擁用的最多，而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所以我也常告訴學弟妹們，要培育自己能被利用的價值，不然出社會就沒希望了。

我認為我的人生在大學時是最顛峰的時期了，那時我幾乎成了奴隸屆最「奴隸」的奴隸，此時有很多學弟妹對於未來十分茫然，我都會就我的經驗告訴他們，要怎麼當一個好的奴隸。

考上研究所後，一切依舊是順遂的，不論是同學或是老師，都會依賴我，像是召集所有同學舉辦聚會、擔任老師課堂上的助教、熱心協助秘書舉辦研討會等等，在這個時期，我發現我為了當一流的奴隸，好像也因此認識了更多主人會需

要使用到的資源，像是便宜大碗的外燴廠商、單價低的好吃小餅乾，一流的奴隸眼光要能夠放遠，我現在的地位是從以前的經驗累積而來的，我必須再獨特一些才能讓我持續受寵愛。

我那時候開始整理我從以前到現在累積的資源，從好吃的零食、有名的團購物品、跟著時代流行一時的小物、好吃的餐廳、到我身邊每個朋友的各行各業我都牢記著，於是不管是誰問我問題，我一定能夠給對方一個滿意的答案，是的，我又再次成功了，越來越多人更依賴我、利用我，只要有人問我哪裡可以租房子，我就會動用我在住宿組的資源，給對方相當多的資訊；只要有人問我合適的聚會場所，我就可以馬上找出 5 到 6 間有包廂、沒時間限制加上東西又好吃的餐廳，我身邊的人越來越覺得我是萬能的，我也受到更多主人的注目。

到了研究所二年級下學期，我因為學業要求得寫論文，所以得找一位願意指導我的主人，由於我的表現十分優良，所以也很快的找到了願意接受我的主人，並且找到一個我和主人都滿意的題目，能夠跟新主人有一致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新主人正在研究一個新的軟體，身為一個優秀的奴隸，我是一定要幫忙為主人解惑的，我有信心，我能夠成為一個準時把論文寫出來，另外又讓主人覺得我不只是它的研究生，還是他的得力助手，這樣主人在我提口試時，應該也會盡全力幫助我，讓我順利通過的！

沒想到一切開始在這一刻變得不同，不知發生甚麼事情，不論我多麼想努力去寫論文，就是沒辦法寫出一字一句，不論我多想研究出軟體的使用方式，每次只要一打開軟體系統我就沒辦法專心，我開始陷入恐慌。

主人有一天終於跟我說：「依青呀，我覺得你寫的東西方向比較像敘事研究，我覺得你可以去找王行老師，跟他聊聊看，然後我可以當你的口委。」這句話，那一刻並沒有對我產生任何影響，只覺得主人對我還是很好的，因為為了讓我可以突破自我，他還幫我找資源。

主人一聲令下，我當然快速的依循指令照辦，第一次見到另一位主人，覺得

這個主人人很好、心地善良，馬上就認定他會是我論文的主人之一，主人給也為了幫助我給了我兩本書，讓我可以回家學習，我充滿感激的帶著兩本書回家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了？每次要翻開這兩本書總是覺得千斤重，但是我想，第二為主人包容性很大，應該不會怪我的，所以也就開始幫朋友找她想吃的零食，並且還開了幾場團購，想辦法把零食價錢壓低，我每天還是很有成就。

第二次見第二位新主人，我心中充滿心虛與恐懼，我好怕主人發現我沒有按照命令做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身為一流的奴隸，你得故作鎮定，於是，我在打扮的漂漂亮亮後就赴約了。

今天第二位主人一樣安靜的聽著我說，但今天我因為心虛，說的好多的話、音量也逐漸變大，直到主人對我說：「放妳自己一馬吧！」我看著他，那一瞬間，我的世界崩毀了，所有的權力、福利、舞台和成就，都崩毀了，突然，我看見自己還是一個人，我放聲大哭。

主人告訴我，我得去追求我的人生，我似懂非懂，主人只讓我去做我能做的事情就讓我離開了，回到研究室，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所以我掙扎和煎熬著，最後我逃了，我毅然決然休學去當宿舍輔導員。

這中間讓我最驚訝的是第二位主人的行為，當我鼓起勇氣告訴他，我要去工作了，而且那是個決定，不是個討論，主人聽到後，不是罵我背叛他，也不是誇獎我做的很棒，他叫我把這段時間寫的「日記」都印出來，整理好後先提計畫書，我還記得那時我瞪大著眼睛看著他，我覺得他瘋了。

時間很緊迫，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做準備，加上我自己也不懂我寫的那些日記，要怎麼把它們變成在這個嚴謹的學術界，加上又要對社會工作有貢獻的研究，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著，我很害怕，但是主人一直告訴我，這個是很有意義的，所以我常常都是點點頭，這動作不代表我認同，更多時候只是因為習慣順服，在內心深處也評估著，提計畫書這件事情的確對我有好處，現在有個發瘋的主人要幫我背著這個可能不會通過的黑鍋，我何樂而不為。

真的到了提計畫書的那一天，老實說，我超想逃跑的，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另外兩位老師，我的書面資料根本只是用一堆日記拼湊出來的東西，怎麼發表，我那時也超後悔自做聰明的找的張菁芬老師，這個我從大學時期就特別景仰的人，我開始討厭我的主人，他發瘋就算了，幹嘛把我也拖下水呢！

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我的論文計畫書通過了，到底怎麼通過的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我講完我所有我所能講的東西，然後好像陶蕃瀛老師問了幾個問題、張菁芬老師講了幾個她的看法，然後我結結巴巴回答了幾句，其它的應該都是主人擋下來的，場面沒有我想向的火爆，我以為我會被批鬥到體無完膚，但我竟然通過了！最可怕的是在結束後，兩位老師都用寵滿關愛的眼神要我加油，我的世界又再度崩解了。

當我把所有東西抱回研究室，我想著陶蕃瀛老師最後對我說的那句話：「加油，妳要快點寫，我年紀大了，別讓我等太久。」我覺得他也瘋了，今天是我跟他第一次見面，他不只讓我通過，還鼓勵我，我的文本不只語句不通順，錯字還一堆，我自己都不想再看一次了，但是這三個老師不僅仔細閱讀，每個人給的回饋和問題都打中核心，我覺得我的世界好像在崩壞，然後我放下所有東西，隔天就逃到宿舍輔導員這個工作了。

宿舍輔導員兩年的工作期間，我常常在那種想盡力但卻無力的狀態，好像那時候寫不出論文的感覺，我身邊的主管同事常常告訴我，學生時代的我在這個地方如此的發光發熱，怎麼現在反而績效最差之類的，我只能更努力、當一個更努力的奴隸，我開始為了不成為團隊的麻煩努力、為了證明我是個一流的奴隸而努力，我希望主管和學長能夠看見我的努力，讓他們如同我以前的主人一樣喜歡我、疼愛我，但是不管我多努力，我永遠只是個二流的奴隸，只是個勞動者。

我又逃走了，我用要寫論文的理由逃離這份我最愛的工作，因為我無法在裡面當一流的奴隸，後來我逃到我經營的網路行銷的事業當中，另外也找了一個電話行銷的工作養家活口。

我的人生從天堂掉下地獄，我又是一個人了，孤獨的一個人。

我小心翼翼的躲在新工作中的其他夥伴下，期望著有一天我可以東山再起，於是我想以前怎麼當上一流的奴隸的過程，然後重新再做一次，果不其然，我很快的獲得了一些些被重視的機會，但是此時的我不敢把這機會握的太大力，深怕它會稍縱即逝，我心想著，與其一時的得到寵愛，下一刻就會再次孤獨，倒不如不要擁有，所以我不想成為一流的奴隸了。

這個工作也很奇怪，所有人都悠游自得，連經理都人性化管理，幾乎是沒在管理，她應該是這邊的主人，但是她卻常用鼓勵的方式跟大家說話，這不對呀！那些鼓勵的話語，是我以前得做很多苦力和努力後，偶爾才可以獲得一兩句，怎麼現在經理這麼泛濫使用，我想，這邊的大家一定績效不太好，但是一看業績表，大家業績很不錯耶！這到底怎麼回事？

網路行銷的事業也很特別，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經營網站的方式，我憑藉著以前為了當一流的奴隸時所訓練出來的能力，用自己的一套方式管理網站，沒想到效果出奇的好，開始有更多人會來諮詢我，說真的，我還真的不知道該分享些甚麼，因為我並不覺得我自己很努力，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罷了。

我在電話行銷和網路行銷這兩個世界存活得相當好，而且重點是，我們彼此尊重、照顧，那些人好像都跟我的三個老師一樣發瘋了，以前主人若需要幫忙，我總會奮不顧身的拼命，但現在若他們有困難需要我，如果剛好能夠幫忙時，他們總會很開心的感謝我，如果我無法幫忙時，他們也會笑著跟我說沒關係，最重要的是，之後的日子我並沒有因此被抱怨或被排擠，我沉溺在這樣的環境中。

其實我沒變，變的是制度。

在我以前所處的環境中，主人如此貪婪，所以為了符合主人的需求，我鍛鍊自己的心智及能力，所有的心思和眼光都看著主人，他的一舉一動都牽引著我的心思，為了滿足他，我不斷的變得更強，而在鍛鍊的過程中，更多的主人看見我的努力，不斷的讚賞我，賜予我更多獎賞，我看著別的奴隸，發現他們沒有我這

麼多的獎賞，會有優越感，我認為只要我夠努力，就會一直擁有這樣主人的關愛。

直到後來，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我沒辦法變成一流的奴隸，得不到主人關愛的我，沒有權力、福利和舞台，我看著那些被主人疼愛的奴隸，我覺得自己很悲情，似乎又回到了那個被拋下的我，那個孤獨的我。

我不想讓主人看見我不好的一面，所以我躲起來崩潰、大哭，害怕自己再度被拋棄，我在心中大聲怒斥自己，沒用又愛哭，活該自找的，然後一直哭、一直哭，不敢哭出聲，因為怕被發現，現在的我已經不能再失去任何東西了。

我逃跑了。

這是當我面對每一件事情或是每個環境時，只要我沒有辦法當上一流的奴隸，我就會逃跑，我沒辦法面對那樣的我，害怕變成孤獨的我。

這一次我逃到了一個我未曾接觸過的環境，因為制度的不同，這邊沒有同儕之間的競爭，每個人都被告知要為自己努力，因為主人的營收來自我們每個人自我突破的業績，所以它讓奴隸們和平共處，甚至貼心照顧奴隸們，讓我們只專注在自己的目標，而不花時間和心思相互廝殺。

在這樣的主人管理下，我不僅能擁有同儕之間的人際關係，每個人在主人面前都有自己的舞台和成就，這樣一個和樂的環境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天堂，我閉上眼睛享受著天堂的空氣。

又過了幾個月，有一天我回到彰化老家，家人又再次問起論文，那個我常在生活中一想到就會揪心的東西，回到台北，我不知所措，我現在在天堂中，主人並沒有要求我得更高的學歷，反而它告訴我，花更多的時間再突破自我的目標，它就可以給我更多的薪水、福利和權力。

但是如果我不畢業，我該怎麼對我家人交代？都到了最後一年，應該說只剩下幾個月，如果不畢業似乎會成為一個遺憾，這樣其它的主人可能因為這個部分會唾棄我或是拋棄我，雖然現在我的兩個大主人都對我相當好，但是我知道我身邊還有許多主人觀察著我，一想到這裡我的心跳開始加速，心中萬分焦慮，我不知

所措，這時我腦中浮現了一張臉，那是王行老師。

那次的見面，老師只是聽我說這段時間的經歷，說完他告訴我，現在我是為價值而寫，不是為了價格，我似懂非懂，但是這是我現在唯一可以獲得救贖的機會，我對著老師點點頭，心中又再次認定了這位主人，緊緊抓牢。

那天開始，我又開始日復一日的生活，在天堂的日子過得很愉快，但我總是在我要面對論文時，覺得挫折而逃開，屢試不爽，只要我打開 word 檔，我零亂的房間就會變的非常乾淨。

時間一天一天的在倒數，中間我試著找過很多機會找王行老師，但是他告訴我，除非我寫出文本，不然他不會跟我見面，我用盡一切辦法—在社群媒體對他透露出我的煎熬和痛苦，他不理我；我去參加他負責學會的研討會，讓他覺得我有用心和努力，他還是不理我。

我覺得這個主人發瘋了，雖然早就知道他個性古怪，但是也太奇怪了，這主人放牛吃草，不在乎他的奴隸是否有成就，我知道若我的論文能夠通過，對他的升遷和名聲也會有所助益，如果他願意像之前的主人一樣鞭策我，在我鍛練得很累的時候給我一個微笑，鼓勵我，這樣我一定就可以像以前一樣，竭盡所能的完成論文，這樣他也能得到好處，但是為甚麼老師不讓我們互相利用呢！我不斷的在心中怪罪他，我竟然認了一個不好好當主人的主人，我覺得我前途堪憂。

時間越來越接近，我只好按照主人的指示寫文本，但因為我實在寫不出甚麼深刻的文章，只好草草交了兩篇文章，反正只要跟主人見面，我就可以得到下一步指示了，然後再照著作就可以了，就跟以前一樣。

那一次的見面，主人沒有給我任何指示，他冷漠的看著我，不斷的問我的想法，我越來越緊張、越來越害怕，直到我心中的弦終於不斷繃緊，我的眼眶泛紅，但慣性的不在人前示弱的我，沒有讓眼淚流下來，繼續看著他，我心中默默倒數，就等他告訴我他要拋棄我了。

沒想到這個瘋子沒有說要拋棄我，他說這樣的狀態已經困擾我許久，如果我

願意用釐清和克服的角度去努力，他會用盡所有方法幫助我，我看著他，瞬間我的世界開始崩壞，所有華麗的裝飾都變成樸素的服裝，我嚇的沒時間覺得惋惜，不可置信的看著他，我確定，這個人真的瘋了。

我眼前這個人，先在三年前幫我背了一次黑鍋後，現在在我這種寫不出任何文本的狀態下告訴我，他要再幫我背一次鍋！我不知道他在想甚麼，但是我只知道我害怕的事情沒有發生，他沒有拋棄我，在我現在這麼無能的時候，他沒有拋棄我。

說著也奇怪，自從那天過後，我開始能夠書寫了，雖然也不是一些很有深度、哲理或是很有意義的文章，但是我開始能夠把我的人生慢慢打出來，在書寫的過程中，我腦中一片空白，好像進到另一個世界。

一開始進度很慢很慢，有時候打了1、2個小時後，好像就會醒過來，然後又開始整理房間，直到我整理完房間，又瀏覽了社群媒體朋友們的近況、打個電動後，才又坐下來，開始下一個段落。

一開始一天只能寫一小段，慢慢的開始能寫到兩段、三段，每次回到真實世界的我，看著剛剛我打出來的文字，都是皺著眉，開始回頭去修文法和錯字，覺得實在是太糟了，一邊修改一邊焦慮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入老師們的眼呢？

時間不到一個月了，我的進度非常的慢，加上在書寫的時候，因為腦中一片空白，我的手和鍵盤搭配得天衣無縫，我只是眼睛盯著word檔，然後它們就能夠不斷的打出很多很多的文字，慢慢的我可以越寫越多了。

每一次重新回去閱讀，我都覺得快發瘋了，除了文法和錯字以外，我發現原本設定這一篇要打的是我的現狀，怎麼打著打著變成回顧了呢？天呀！我都快沒時間了，別鬧了吧！但是當我繼續書寫，我的手彷彿有自主意識般不斷的在鍵盤上舞動著。

這段時間只跟老師見了兩次面，我幾乎快要把我的人生故事都寫出來了，我所有腦袋中一生的回憶就是這幾個文章了，有一次老師告訴我，故事很好，但是

閱讀起來很困難，加上閱讀者不是當事人，所以要再加上一些情境的描述，讓人更容易理解。

回到家後，我開始打開寫完的文本，然後手又開始舞動著，不同之前的書寫經驗，這一次我的腦袋開始有工作，為了想起當時的情境，我絞盡腦汁回想當時的狀況，有趣的事情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這些故事我其實很常跟別人分享，但是現在這樣一打出來，竟然讓我發現了我以前從來沒發現的事情，像是在當輔導員時，有段時間一直常常被學長吼叫，所以我其實是害怕進辦公室的，但是潛意識的我常用睡過頭這個方法應對，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害怕。

還有一些有趣的經驗，當我在書寫我去電話行銷公司報到的那一天我的狀態，我邊寫邊笑，直到寫完整段後我大笑不已，覺得自己內心戲實在太多，隔天上班時我還跑去跟經理分享了一小段，她也笑翻了，還好奇的問我到底論文寫了甚麼，我回她說就是寫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後我正在找我為甚麼常常知道該作一些事情，但就是無法去作的原因。

通常這時候大家都會似懂非懂的笑一笑，然後跟我說加油唷！沒想到我的經理突然正經的說，這樣的論文很好，因為寫完之後對我之後的人生很有意義，我看著她，突然明白了那天在督導室，王行老師對我說，如果我是為了要釐清自己為何害怕失能而寫論文，他會用盡所有方法幫助我，原來在那當下，沒有價格、有沒買賣、沒有主人與奴隸。

第二次見面，我跟老師分享了昨天我男朋友朋友車禍去世的消息，一車七個人六人罹難，年紀都跟我差不多，我覺得世事變化難預料，老師原本翻看著我印出來的文本，突然抬頭問我：「如果明天是妳的最後一天，妳覺得寫這些東西有意義嗎？」我馬上脫口而出說當然有，但是我突然停下來，看著老師的眼神，告訴他如果明天是我最後一天，我當然不會寫論文，老師問那我要做甚麼，我說：「當然是回家跟家人在一起。」老師又問我為甚麼，我告訴他我當初來台北就是為了讓家族翻身，為了能夠讓家人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我選擇勇敢獨自北上，但這幾

年，為了成功，我花了很多時間斷練自己，我犧牲了我的健康、時間還有跟她們相處的機會，如果我只剩下一天的時間，當然是陪伴他們。

老師分享了照顧他爸爸外勞的故事，他說外勞的時限快到了，外勞跟他們說他不想回家，因為回家對於改變家中的狀況沒有幫助，我說這是當然的，老師接著說那外勞因為在台灣有很多的社交活動，所以沒有寄很多錢回家，我沉默了。

我了解外勞的心情，也猜想的到他不想回家的原因，但是在這一刻我更明白了，為什麼我在台北快 10 年的時間，每一年我都只會回家 5、6 次，以前我總歸咎於我回彰化就會懶散，我覺得浪費時間，加上回家家人的寵愛總會讓我失去戰鬥能力，這樣家族翻身的時間又會拉長了，所以我不能這樣安逸。

其實不是的，當我每次回家，我爸爸會來火車站接我，然後我騎著他的摩托車載他回家，車子順利的經過一條又一條的大馬路，然後轉進一條又一條的小巷子，我看那個房子了，一個月六千元租的房子，房租是用爸媽輕度肢障的補助金繳交的，然後我進到房子中，樸實而簡單的擺設讓人舒服，我媽媽總會廚房準備晚餐，我整理了一下我的行囊，我看著腳不方便的媽媽爬上樓梯，去二樓收衣服和開瓦斯桶，以便讓全家人準備洗澡。

我回家的那一晚，我一定會威脅我哥哥回家吃飯，他在離家大約騎車 25 分鐘的地方開了一間修車場，他住在那邊，很少回家，所以在我回家前我就會預告他，以便讓他排開所有工作回家中一起吃飯，每次看到他走進家門，我可以看見他的疲勞，為了幫客人改裝車子，他每天等客戶下班吃過晚餐後，他開始一天的工作，因為改裝的工程十分複雜，所以通常都忙到凌晨 3、4 點才能睡覺，有時候假日十分疲勞，但是他也得去朋友、客戶家串串門子。

我通常吃過晚餐後，隔天去探望我外婆，然後拎著外婆給我的芭樂，回家收拾行李，再次回到台北，除了過年，我沒有在家中待超過 2 天，在家中的時間大部分都在睡覺，我一直以為那是因為我回家很放鬆，所以我安心的睡了，現在想想，每一次的從家中回到台北的路上，總會有個聲音會一直問我：「依青呀！妳還

要努力多久才能讓家族翻身呢？還要多久家人才可以不用這麼辛苦呢？還要多久才可以買個房子，才可以讓家人不用住在隨時可能被屋主回收的房子呢？妳還要多久？還要多久？」

我沒辦法回答，我只想快速回到台北，然後快點找到一些事情作，然後把自己弄得疲憊，然後日復一日的在我認定的天堂世界努力，暫時讓自己忘掉那些我無能為力的事情，也忘掉我的家人。

我沒有想到我這一生的故事能被這樣紀錄下來，從寫不出論文開始，提了一個我覺得不夠格的論文計畫書，然後不斷的開始逃跑的過程，最後還是不得不寫論文，然後在一連串的掙扎中，我看見了在哪些處境的我；我看見了那個把自己奴化的我；我看見了那個無能為力、孤獨的我，我看見了我家人。

第三節、回觀我的家

數不清這是第幾次請假了，這一個月我幾乎拋下所有的事情只為了寫論文，以前的我一定不可能作這件事情，因為就算寫完論文，學歷升為碩士，對我業績並不會有影響，更不會加薪或升遷，所以我真的要花這麼多時間寫論文嗎？等到七月底，我完全失去資格，一切就會回歸平靜了。

但是為什麼我還是選擇要寫論文呢？我也不知道，原本只是不甘心以及不知如何對家人交代，但寫到後來越寫越多，越來越投入，不只電話行銷的工作瘋狂請事假、業績差到谷底，連網路行銷的事業都撒手不管，跟夥伴們約定了一個月的承諾，雖然我也知道世事難料，也許一個月回去後一切都要重新再來，但我告訴自己，不論是業績或是事業都可以重新再來，但論文就剩這次機會了，從這時候，我開始義無反顧的書寫。

2015年7月22日，一個火燒屁股的時間點，按照原定計畫應該今天晚上要送印，隔天用限時包裹將論文紙本寄出，而我在下午1點將我的最後一篇文本打完，但是我尚有三篇文本還沒修改、前三章部分也還沒再次檢查、字體、格式都還沒調整、每一篇文本的標題和章節的大標題都沒還訂，在這樣的狀況下，我跟老師

進行第三次見面。

他翻了翻文本，問我媽媽的傷殘是哪個部分，我回答是右腳，是小時候他在背我大舅舅的實後跌倒受傷所致；他又問爸爸的傷殘是哪個部分，我回答是手，因為職業傷害導致，他問我我還剩下多少時間，我說快沒時間了，剩下今天，他說你最後寫到你看見了你的家，但是我們都不知道你的家是甚麼樣子的，你要不要寫寫你的家人？

我以為我聽錯了，跟老師再次確認，他剛剛是要我在寫我的家嗎？他看著我點點頭，我瞬間理智線斷裂，我開始自言自語的碎念，跟他抱怨時間只剩不到 24 小時了，現在我還有三篇文本還沒改、前三章錯字還沒檢查，還有目錄標題和好多篇文本也還沒下標題，現在又要寫家人，這樣真的都來不及啦！再來，我論文題目跟我家人又沒有關係，為甚麼要加這一篇；最後我那時候剛上研究所時，我就發誓我絕對不要寫我自己的故事，最重要的，我絕對不會寫到家人，現在我都已經寫完我的故事，我不懂為什麼還要我寫家人。

老師問我為甚麼這麼不想寫家人，我說：「因為他們是我心中最柔軟、最脆弱的一塊，只要寫了我一定會哭的。」老師說：「他們也是妳最愛的人。」我說：「對，所以我不敢寫。」老師又說：「為甚麼不敢寫呢？」我說：「因為寫了一定會哭呀！我是因為要家族翻身，才到台北來，努力了很久，發現自己一直都沒有成功，所以我才不喜歡回家，因為回家我看見我的爸媽、我哥哥和侄子，我就會覺得我很無能，所以我不想面對這個無能為力真相，所以我一直逃到台北來，然後犧牲了很多跟他們相處的時間，拋下他們自己在台北...」我住口了。

我拋棄了我的家人，我拋棄了我最該守護、最愛的他們，我是如此害怕被拋棄，所以努力不斷變成一個討喜的人，但是我卻拋棄了我的家人，讓他們嚥到跟我一樣孤獨的感受，我拋棄了他們！

我的爸爸

我的家庭有爸爸、媽媽和一位哥哥。

爸爸的左手三個指頭因為在工廠工作時，一個不留神就讓機器給壓斷了，所以很多時候他要靠手掌的幫助，才能完成進食或工作，對爸爸的印象不多，從我有記憶時，我就跟媽媽和哥哥相依為命，那時候我聽大人們說，我的爸爸在監獄裡坐牢，我其實不明白為什麼爸爸會在監獄內，老師說壞人才會被關進監獄，所以我的爸爸是壞人嗎？

媽媽帶我們住在外婆家的三合院，後來外婆另外蓋了新房子，在我國小的時候，外婆就帶著大舅舅和小舅舅兩家人一起搬到新房子了，剩下我和哥哥還有媽媽住在三合院內。

直到有一天，我看見我的爸爸了，他身上穿著一個暗色系的衣服和牛仔褲，剃一個小平頭，臉上沒有笑容，繃著一張臉，看起來很兇，媽媽叫我叫他爸爸，我乖順的叫了，他只有稍微點點頭，那天開始，我們就一起生活了。

爸爸選了一個房間堆放他的工具，那個房間很暗，加上爸爸會抽菸，所以我不會進去房間內，常常聽到爸爸在房間內敲敲打打的聲音，我都快速路過房間，後來爸爸開始做資源回收，他把三合院外的一個空地整理出來，開始堆放一些紙箱、寶特瓶之類的，他每天都在那些髒兮兮的垃圾堆中工作，那個空地是三合院對外唯一的小路，所以大家也都知道那個是我的爸爸。

對於爸爸的工作，我不覺得丟臉，因為那也是一個賺錢的方法，只要能夠賺到錢都是好工作，但因為擔心被他叫去整理那些髒兮兮的東西，所以我下課回家就會走一條捷徑，這樣就不會路過那個空地了，另外不路過那個空地，我就可以少跟他打一次招呼，因為我真的覺得他沒資格當我爸爸。

從小我就沒有爸爸陪伴的記憶，現在回到家中，也只能住在媽媽的娘家，而且明明家裡就沒甚麼錢，他還要抽菸，最令我討厭的，就是他常常會有朋友到家裡來，那時候媽媽通常都還在上班，他們都會聚在那個暗暗的房間，抽著菸聊天，我覺得這些男人，每天在這邊無所事事，一定很沒出息。

後來有一天爸爸又不見了，三合院最厲害的就是左右鄰居的大嬸，在她們身

上甚麼消息都能知道，那天晚上我聽到一個大嬸來找媽媽，我聽到爸爸又入獄了，原因是朋友給了爸爸一台摩托車代步，爸爸還不好意思的給了朋友幾千元，後來當爸爸騎車出門時，被警察臨檢，發現車子是贓車，而爸爸為了兄弟情義，沒有說出贓車是朋友給的，於是就入獄了。

我覺得我爸是個笨蛋，為甚麼不說出實情，而且這擺明了就是那個朋友要栽贓，自己還熱情的跳出來扛罪，男人間的情義有重過家人嗎？他寧願扛罪入獄，也不要就留在家裡，以便有一天有需要他的時候可以保護我們。

原來，我對爸爸總有一種想像，期望他能夠是一家之主，可以保護著這個家。因為從小就沒有爸爸的陪伴，我很快的習慣爸爸不在的日子。

921 大地震過後，因為三合院有些房子因為老舊倒塌，大人們開始商議著要改建成大樓，當案子一確定，我們又搬到外婆蓋的房子，再一次寄人籬下。

國中三年級，爸爸又回來了，他跟我們一起住在外婆家，因為國中開始課業較重，在家的時間也不多，通常見面的時候都是晚上，打個招呼我就回房念書了，沒有太多的交集，只是比陌生人在熟悉一些罷了。

有一天，我晚自習回到家，才剛洗完澡就聽到外面有吵架的聲音，我匆匆忙忙跑到前院去，看到爸爸和大舅舅兩個人在吵架，剛剛可能有打架，兩個人剛好被舅媽和外婆抓住所以只能大罵對方，我看著爸爸，心中滿是疑惑，這是一個爸爸的樣子嗎？為什麼我們都已經寄人籬下了，你還要這樣惹事端？後來我知道這場大亂鬥，似乎跟外婆的財產有關，似乎是大舅媽擔心外婆跟媽媽的關係太好，我們一整家人又住在家裡，難免引人臆測，所以大舅喝了酒，就出事了。

爸爸面子掛不住，一聲令下要去外面找房子，我默默聽著，心中只覺得這個人太不切實際，他剛出獄，全家只有媽媽做衣服賺錢，哪來的錢租房子。

沒想到過了幾天，她們就拿著整理好的行李搬家了，媽媽問我要不要一起過去，因為國中也剩下一學期了，所以我繼續住在外婆家對課業比較有幫助，於是我也一個人繼續住在外婆家。

考上高中後，我搬到員林租屋處，這裡的一切都好陌生，我們開始三個人的同居生活，因為高中的課業和社團關係，我也不常在家，跟爸爸的接觸依舊很少，就這樣一直到了大學，我準備離開家，我跟爸爸一樣話不投機半句多。

大學時期我一樣非常忙碌，很珍惜每次回家的時光，那時候覺得爸爸似乎穩定多了，他找到在黃昏市場賣豬肉的工作，薪水不多也很耗費體力，但是我開始覺得他是個爸爸的樣子了，也比較會主動跟他講話，爸爸似乎也變得開朗一些，有時候我們就會邊看電視邊聊一兩句。

我平常不會打電話回家的，那一天不知怎麼的就撥了通電話回家，家裡沒人接，我開始擔心，因為晚上家裡不可能沒有人，後來我打電話問了哥哥，他說爸爸口腔癌住院了，媽媽在醫院照顧他，我問了是否還好，哥哥只是淡淡的說要開刀，隔天我接到媽媽的電話，知道爸爸的狀況安好，我放心許多。

當然爸爸的癌症讓我有所衝擊，一開始會擔心若爸爸真的就過世了，我會有些遺憾，因為好不容易我們感情比較好了，但時間卻不長，但當下我還是比較擔心媽媽，因為媽媽腳不方便，加上醫院又有很多流程要跑來跑去，她人生第不熟的，不知道她是否有地方能吃飯，睡在醫院必定不好睡，我問媽媽需不需要我請假回去照顧爸爸，這樣她可以回家休息，媽媽說這樣太麻煩了，而且爸爸只會要她照顧，其它人他也不會要的就掛上電話了。

後來我回家看了一下爸爸，手術一切順利，但是因為嘴巴的肉被割掉了，所以臉就變得比較歪斜，吃東西也較不方便，另外我擔心的錢的問題也解決了，因為癌症是重大疾病，所以健保費有補助，我們只負擔了一萬多快的植皮費用，這讓我更是放下心中一塊大石頭。

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大我六歲，年齡的差距加上性別的關係，我們並不會常常膩在一起，我和哥哥簡直不是兄妹，因為他會的我都不會，他遺傳了媽媽的好手藝，腦袋又很靈活，他很不喜歡坐下來安靜讀書，所以成績一直都是班上最後幾名，後來我

偷翻到他的日記，他曾經因為有個老師看不起搬上成績不好的同學，所以開始拼命念書，第一次月考是第 16 名，第二次月考第 5 名，第三次月考成了第一名，有人開始懷疑他作弊，但他不想理會，從那天後他又繼續當班上最後幾名的同學了。

當我們三個人相依為命的日子中，哥哥常常都在半夜才回到家，所以我也遇不到他，聽媽媽說他成績不太好，所以沒有考上高中，那時候電腦剛開始發展，他因為腦袋靈活，所以很會用電腦，後來老師的幫忙之下，讓他用推甄的方式念了高職的學校，但是後來也輟學了。

哥哥跟爸爸一樣，喜歡把東西拆解後再組裝回去，印象中家裡的東西壞掉後，沒請過師傅來修裡過，哥哥輟學後就到台中的機車行當學徒，那時候一年見不到他 5 次。

有一天我回到家，發現他正在拿媽媽放在抽屜的錢，一見到我就威脅我不能跟媽媽說，然後他就走了，我很害怕，媽媽一回來煮完飯就問我，有沒有看到哥哥，我說他回來一下下，媽媽就喔了一聲繼續吃飯了，我想媽媽一定知道的吧！

有一段時間，哥哥搬回家住了，幾乎每天都帶不同的女孩子回家，然後會有一堆染奇怪顏色頭髮的青少年來找他，媽媽有時會碎念他，要他穩定一些，不要一年換 24 個老闆，還換 24 個女朋友之類的，那時候很討厭哥哥，覺得他不念書就算了，還硬要去那麼遠的地方當黑手，現在混不下去就回來住家裡，沒錢就跟媽媽要，以後一定跟爸爸一樣沒出息，看見他我都不太理會，而他也不太理我。

後來我升上國中，哥哥也跟著一起到外婆的房子那邊住，我只有印象哥哥在作跟車子有關的工作，那時他還會在前院放了兩台車子，一台帥氣威風很像法拉利，一台則是破破爛爛的車，我有一次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而且他每天在這兩台車鑽來鑽去的到底在幹嘛，他說他在改裝車子，我問他為何要改裝，他說因為帥！

升上高中後，哥哥沒有跟我們一起搬到員林，他在我升高中前就跑到高雄了，聽說也是當黑手，我跟他沒有太多的交集，若他有回彰化也都是回外婆家睡覺，後來聽說他去當賣車的業務了。

有一天我回家看見他坐在客廳，真是嚇了我一跳，晚餐過後他突然主動跟我說話，又下了我一跳，他請我幫他用電腦申請一個免費的信箱，我傻傻的看著他，確定他不是在開玩笑，然後就開始用家裡那台老舊的電腦，一步一步教他怎麼使用，那天過後，我們開始像個兄妹般的聊天，他很疼我，他說只要有人欺負我，不用跟爸媽說，打電話跟他說就好，他會處理，我突然間覺得他很像男子漢，也真的是個疼愛妹妹的哥哥了。

在我大學時，哥哥搬回彰化，開始籌備開修車行，正確的來說應該是改裝車店，後來我有一天回家去他店內借用電腦，不經意的聊一聊才發現，這個人頭腦真的是很聰明！

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沒辦法乖乖的坐著唸書，於是就決定要發展一技之長，那時候有摩托車真的很帥氣，於是在高職輟學後就透過朋友介紹，到台中當機車行的學徒，學了一段時間後他覺得學了差不多就會換一家學，幾年下來技術也純熟了，為了經濟就先回家休息一陣子，之後又因為朋友開了機車行，於是他就到高雄去幫朋友。

又過了一段時間，他發現若要開店除了技術是行不通的，還要有更多的人脈，所以他找了份汽車業務的工作，在那邊學習更多原廠規格的設定和原廠汽車的維修服務，但是他業績普通，因為他都會介紹客戶買二手車，利潤較多。

最後他賺足了錢，決定回家鄉開展他的夢想，他開了一間改裝車店，而爸爸也很開心，因為這也是爸爸的夢想，所以爸爸幾乎每天都跑到哥哥的店裡，雖然哥哥也不太理會他，但是他就會在哥哥改裝車子的時候，湊到車子旁邊，然後開始討論改裝的技術問題，這話題倒是讓這一對父子感情變好了。

後來哥哥結婚生子，我的大嫂跟我同年，我問他你怎麼忍心！他笑了笑說因為他帥，後來我的侄子誕生了，他是家中的第一個孩子，爸媽當然開心，但是兩年後他們離婚了，孩子歸我們家照顧，但是她們是協議離婚的，而我們的關係並沒有因為他們離婚而有所變化。

我問哥哥到底哪裡有毛病，他說交往過這麼多女孩子，這個是最笨最懶惰的，但是她就剛好在這個他覺得該成家立業的時候懷孕了，所以為了小孩，他就跟她結婚了，之後離婚，是為了讓大嫂有機會去找尋她的真愛，不要在他身上浪費時間，因為他不相信愛情。

我知道是爸媽的婚姻讓哥哥不相信愛情，以前總是會遇到一些全心全意對待哥哥的女生，但是下場通通都是分手，我知道他是因為害怕自己變成爸爸那樣的男人，所以只好讓自己的心思都放在事業上。

我的媽媽

外婆生了四個小孩，媽媽是長女，從小就要幫忙照顧弟妹，有一天她背著大舅舅時跌到了，剛好撞到樓梯的臺階，她的右腳膝蓋扭曲，那時的醫院技術並沒有這麼好，後來簡單的手術後，媽媽的膝蓋從此就一直彎曲著。

從小到大，我和媽媽幾乎是相依為命，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很常搬家，媽媽帶著我和哥哥搬了三次家吧，有時候是房東回收房子、有時候是交不出房租所以搬家，而很多東西也就隨著搬家不斷的遺失一小時候的照片、國小貼滿整片牆壁的獎狀……等等。

到了三合院後，生活比較穩定了，媽媽找了份作成衣的工作，薪水較高，我放學回家外婆能夠準備晚餐，所以她常常都會加班，我知道，我跟別人不同，我是住在媽媽的娘家，有人說這叫作寄人籬下，但我並不覺得丟臉，因為媽媽是外婆的女兒，住在一起可以相互支持，但是我也知道，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媽媽一個女人家帶著我很辛苦，住這邊不用付房租之外，媽媽也不用擔心我沒晚餐，她可以專心工作，所以我要乖巧聽話，讓家裡的人都喜歡我。

那時候我是三合院裡的大孩子，我很快的跟小朋友們混熟，每天回家我寫完功課後，就會開始跟大家一起玩樂，後來發現有幾個小朋友不太喜歡寫作業，我也當起小老師教她們寫功課，所有的婆婆、嬸嬸和阿姨們都說我很聽話，有時候甚至寫的比較晚，她們也會留我在家裡吃飯。

後來外婆她們搬走後，媽媽常常會到大賣場買很多餅乾，讓我放學肚子餓可以吃，但是我常常都是在鄰居家飽餐一頓才回來，媽媽前幾次總是會到別人家道謝，但後來每當媽媽下班後，婆婆們都會帶著一些家常菜或是新鮮的蔬菜到家裡來，稱讚我聰明聽話，還教她們那個不成材的孫子功課，這是我第一個知道的生存之道。

我知道媽媽的辛苦，所以我從來不跟媽媽要東西，不管是文具或是衣服，我知道那些都是奢侈品，那時候原子筆剛發明，班上同學都人手一隻，我一直都沒有讓同學覺得我很奇怪，那時候我每天下課後就會跑去文具店看看原子筆，然後在默默的走回家。

她總是這麼堅強，不管是爸爸回家了還是哥哥偷錢了，她總是跟平常一樣，我沒看過她哭過，而且我們母女倆常常因為一些小事就狂笑不已，家中多了一個人或少了一個人，對我們兩個似乎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媽媽一直都在成衣廠工作，有幾次我有去過成衣廠，那邊有很多的布料，常常噴嚏都會打不停，媽媽的同事們都對我很好，每個人在工作時都是邊聊天邊工作，媽媽很開心。

國中時，爸爸出獄了，那時候我們一起住在外婆蓋的房子裡，有一天發生了爸爸和大舅舅吵架的事件，她就和爸爸一起先搬到員林鎮上租房子了，那段時間媽媽假日都會回外婆家，然後我們會聊聊天。

高中後我搬去和爸爸媽媽住了，爸爸不讓媽媽繼續工作，所以找了份在黃昏市場的工作，媽媽不工作後生活變的很無聊，於是她開始到廟宇念經，在那邊也交了一些朋友。

有一次媽媽因為廟宇辦法會所以比較晚回來，爸爸十分生氣，就不准媽媽跟廟宇的那些人接觸，有一段時間媽媽都待在家裡，我知道她很無聊，但是她並沒有說甚麼。

後來我決定要到台北面試，那天晚上，媽媽問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我知道她

希望我留在中部的大學，這樣我就算不住家裡也可以常回家，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讓家族翻身，我一定得到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地方，否則不可能出人頭地。

直到後來哥哥回到彰化，開了修車廠、結了婚，我們家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媽媽忙著照顧大嫂和孫子，爸爸在黃昏市場的工作也很穩定，他早上總會到哥哥的修車場去掃掃地、收收垃圾，然後回家休息一會，泡了一壺茶水放涼後，就帶著到黃昏市場工作了。

媽媽是我心目中最勇敢、堅強和愛家的女性，一個輕度肢障的女人，帶著兩個孩子在身邊，老公正在獄中服刑，她必須養活一家三口，有時候撐不了的時候，會回到娘家跟她的母親借錢，然後不斷的搬家，最後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娘家，原本覺得一切都平穩時，大兒子叛逆期到了，不念書只想追求流行，甚麼都不顧的跑到外縣市去當學徒，常常回來偷錢，她得把錢分開放，抽屜的錢是生活支出用的，但她總會補足一定的金額，為了讓兒子若回家拿錢時可以應急用，剩下的也不多，除了支付小女兒的學費、學雜費之外，其它的都省著用

沒想到此時天災來了，921 大地震震壞了家園，她只好再度帶著小女兒搬去跟母親一起住，過了幾個月，老公出獄了，但是卻跟自己的弟弟發生口角，為了顧及老公的面子，無法顧及房租和生活費的問題，快速的搬出娘家到外地外租房子，將小女兒留在娘家。

好不容易一切也快要平穩時，老公的大男人主義讓她得放棄工作，雖然不用負擔家計，但是得仔細計算老公微薄的收入，去支撐整個家庭的開銷，但最大的犧牲是放棄身邊的朋友，再也不知道找誰鬥嘴、沒人能夠分享心事，我從沒想過一個女人能夠為了家庭放棄自己的生活。

後來她最疼愛的小女兒毅然決然的到外地念書，她不捨但也不知道該怎麼阻止，只怕一不小心擔誤了小女兒的人生，於是只能偷偷的存一些錢，每個月偷偷存在小女兒的帳戶內。

直到後來大兒子終於回到家鄉，開了店、結了婚，到後來孫子出生，媽媽開

始變的忙碌，但我想她是開心的，因為一成不變生活中於有了變化，有了孫子日子就不無聊了，她常常被孫子逗得開心的笑。

我深深感謝我的媽媽，我覺得她給了我一個完整的家，她犧牲了她的人生、她的一切，這個家庭給她甚麼要求或變化，她都順服的接受並去適應家庭，所以後來等到了爸爸回家，然後等到了哥哥回家。

小女兒甚麼時候回家？

到現在為止，我才發現為何我如此害怕失能，是從我的家庭開始的。

從小我就跟別的同學不一樣，我沒有爸爸陪伴在身邊、沒辦法有新的玩具、沒有合身衣服可以穿、我的哥哥很叛逆，但是我並沒有因此覺得很丟臉，也從不覺得我父媽是肢障者很奇怪。

對於一個貧困的勞動家庭而言，我並沒有被社會的汙名化限制，因為我知道不需要在乎，因為在乎不會賺到錢，也不會因此改善我家的狀況，那何必去在乎那些你沒辦法改變的事實，或是一些人無謂的流言蜚語。

但出生在這樣貧困的勞動家庭，我看見媽媽的辛苦，念了社工系後，我也比較能夠體會爸爸和哥哥的辛苦，我在想，這樣的辛苦是誰決定的？是爸爸、媽媽還是老天爺？但不管是誰決定的，我希望未來他們能夠過上舒服的生活，因為他們為了這個家庭，已經苦了大半輩子了。

我聽說貧窮是會複製的，我從小跟著媽媽，很多的觀念都會跟媽媽相同，這一點其實讓我非常害怕，我擔心我未來也得跟媽媽過一樣的日子，一輩子都要為了另一半或是為了孩子，犧牲掉自己的一生，不論是物質享受、友情或是得在無法生活時低頭跟娘家借錢，我沒辦法想像我未來的人生就要這麼過，我一定要改變這個狀況，所以我一定得離開這個環境，越遠越好。

現在回頭一看，我人生的所有事情都連結起來了，原本它們對我來說只是一段又一段的回憶，沒想到彼此都這麼有關連性。

最重要的是我也找到了為何我如此害怕失能，我怕的是我沒辦法讓家人過上

好日子、沒辦法家族翻身，甚至我的未來會走上跟媽媽一樣的道路，所以當我到了台北後，我自許成為一個新時代女性—獨立、自主、漂亮，未來就算不結婚也可以獨自生活，不只給予家人最好的照顧，還要事業有成，只是在努力的過程中，受制過去害怕孤獨的經驗，不小心讓自己奴化了，也迷失了我的方向，沉溺在討好主人的環境中，卻犧牲了那個我立志保護的家人。

我因為自己害怕失能而拋棄了他們，如果今天真的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天，我一定會遺憾終身，我會非常後悔我沒有多花點時間陪伴他們。

我知道現在不只是媽媽在等我，連同我的爸爸、哥哥都等著我回家，但是我卻一次次的傷害他們，不斷讓他們重覆感受那種被拋下，孤獨的感受。

另一部分，我也找到了我為何寫不出論文的原因了，關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在我念東吳社工系的這段時間，他照顧我，給我許許多多的機會，所以當他答應當我的指導教授時，我覺得無比光榮，但是論文是一個超過我能力太多工作，所以我並沒有辦法在這個領域成為一流的奴隸，我變得不好用，所以當老師為我著想的讓我找王行老師時，那一刻我封閉我自己的心，所以當下聽完我並沒有任何感覺，因為我知道，我要被拋棄了。

已經有很多年我沒有這種被拋棄的感覺了，在我跟關老師這個天造地設的組合中，我認為是我自己不夠努力才會被拋棄，我決定不再碰觸論文，我覺得我一定沒辦法寫出論文，因為每次我被拋棄時，總是悲劇收場。

為了不寫論文，我不斷的逃跑，逃到地獄、逃到天堂後，為了家人的期望我還是回來寫論文，雖然過程中還是努力的逃跑，但是當我到那次跟王行老師在督導室的見面後，我心底萌生一個小小的芽，我問自己要試一次嗎？老師的眼神和支持讓我決定，拼一個月看看，若我真的成功了，我就能弄懂我的狀況，再也不用一直為了別人而活，另外還拿到我原本要放棄的學歷資格；但若我真的失敗了，我相信我除了沒辦法獲得學歷，我要的答案也一定會出現的，我會好好珍藏這本屬於我自己的故事。

參考文獻

- 李育卿(2007)。機構績效管理下的社會工作實踐：自身民族誌的研究取向。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陳則茵(2008)。置身「社工」脈絡中的反思與行動—探究「助人」位置的歷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周平、蔡宏政編(2008)。日常生活的質性研究。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嘉義縣。
- Felipe Fernandez-Armesto(2001)。真實、真相、真理——人類文化的探索之旅。究竟出版社，台灣。

